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尾声

第一章

杜美娟首次带着她在大学的知心好友纪子萍回南部老家玩。

她才一进门，就放开喉咙大喊道：“凯平！快出来见你未来的学姐。”

“学姐？”在她身边的纪子萍不明所以的重复。

“是啊！凯平这家伙今年刚考上我们学校，这个暑假结束他就是你的学弟啦，你可得好好照顾他。”美娟带着微笑说道。

纪子萍皱皱眉头，“美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和男孩子在一块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凯平可是我弟弟，你可不能不卖我这个面子，要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好朋友喔。”美娟陪笑地补上一句。“反正他小你足足三岁，他可不是那种嫩草吃老牛型的。”

纪子萍瞪她一眼。“杜美娟，你未免太过份了吧！什么叫嫩草吃老牛，你以为我多老了……”她蓦然停下话尾，因为她看见一个清清瘦瘦的男孩从屋里跑出来。

他停在美娟面前，好奇的眼光不时溜到子萍脸上打转，但又马上羞赧的低下头去。

“凯平，我来为你介绍你未来的学姐，纪子萍。”美娟得意的站在他们之间介绍道。

“学姐？”

美娟点点头。“是啊！子萍，这可是我的宝贝弟弟凯平，他向来可是很害羞的，你可不能把他给吃了，我相信你也不是老牛吃嫩草那型的吧！”她俏皮的朝子萍眨眨眼，却招来子萍的怒瞪。

“来！凯平，先和你的学姐打声招呼吧！毕竟你以后可是要受人家很大的照顾的。”

“杜美娟！”子萍低声叫道，但她并不想让男孩听到。

男孩略略抬起头，害羞地朝她笑笑。

他清俊的脸上露出一抹崇拜拜的神色。

“纪姐好！”她说道。

那一年，纪子萍年方二十一。

纪子萍无法置信地瞪着摆在她家门前的三大皮箱。

好半晌，她才把眼光移到皮箱的主人身上。“我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吗？杜凯平先生。”

杜凯平保持迷人的笑容回望着她。“加菲，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如果你要我再重复这个已知的事实的话，我也不反对。”

她眨眨眼。“那么你请说吧！”她挡在半掩的大门内，十足不情愿地说道。

他耸耸肩，不在意的回答她：“我的租约到期了。”

“到期了？”她等待他继续下去，但依他紧闭的嘴唇来看，她相信他的话已经说完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杜凯平先生。”

“别这样嘛。加菲，你以前都叫我凯平的，怎么才一个晚上就变得这么客气了？”

“我怀疑你是不是我认识十年的凯平。”她叹口气。“好吧！现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在清晨七点钟把行李搬到我家门前？”

凯平依然好脾气的耸耸肩。“我说过啦，我的租约到期了！”他突然停顿下来，以怪异的眼光盯着她瞧。“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我公寓的租约到期了！”他瞪大眼看她，先前的幽默完全不见了。

她看着他的眼神仿佛他是从神经病院里跑出来的。“凯平，如果我没记错，我们上次见面的时间是在一个月前，我不以为那时候你曾经告诉我关于什么租约的问题。”

“一个月零五天。”他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

他回过神来。“没有。难道昨晚纪伯父没告诉你吗？”他紧张地盯着她。

她叹了口气。“凯平，昨晚我回家的时候，我爸已经睡了。你要他告诉我什么，你就直说好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夜猫子工作者，我早上五点多钟才睡的耶。”

他恍若未闻。“我以为你也赞成的……”“赞成什么？”

蓦地，他提起行李，不待主人邀请，就擅自闯了进去。

好半晌，她被他的举动惊愕住了，只能傻愣愣地看着他大剌剌的走进客厅。

“你在做什么？”她急忙追进来。

他突然停下脚步，放下行李，转身正好扶住差点刹不住身子的子萍。

“这叫做捷足先登。”

“捷足先登？”

他微微一笑。“加菲，我发现似乎一直在重复我的话，看来你真的还没睡醒。”

子萍摔开放在她肩上的手，怒瞪着他。“我不是没睡醒，我是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如果你肯解开我的疑惑或者马上离开这里，我会很感激你的。”

“我选择前者。”凯平不待主人招呼就坐在他平常最喜欢坐的位置上。“我租约到期了！”

她翻翻白眼。“我相信这句古话，我已经听得耳朵都生茧了，你还有其他话吗？”

“美娟昨天去加拿大了。”

子萍愣了愣。“昨天？不是星期五才要去的吗？我还没给她饯行呢！”她失望的表情充分流露在脸上。

“她公司临时做的决定嘛！”他掏出一封信给她。“这是老姐写给你的信，她临走前千交代万交代的，一定要把信交到你手上。”

他透露出怪异的神色，但子萍并未注意到，她忙不迭的收下信来，又归回正题。

“如果你只是为美娟送信来，那么现在你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她开始不顾淑女风度的尖叫道。

他不为所动。“因为美娟去了加拿大，我的伙食没着落，临时要找个公寓也不简单，所以昨晚和纪伯父谈话时，纪伯父力邀我来这里祝在盛情难却之下，我只得来住了。”他流利的说完，丝毫不掩得意之情。

她双眼紧眯。“力邀？依我看，是你在旁煽风点火的吧！”

他做出杜凯平式的无辜神情。“我没有，不信，你可以问纪伯父，我相信他的答案一定会令你满意的。”

她瞪着他，勉强收起怒气。“凯平，你也老大不小了，而且你也有个正当职业，你应该买个房子，找个好女孩娶了算了，不然你将来老了，可就没人要了！”

他深邃的眼光凝视着她，但仅瞬间，他的神情又恢复吊儿啷当的模样。他的眼里充满笑意。“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子萍冷笑一声。“我可跟你不同。你是个男人，理应传宗接代，我可就不同了！就算我一辈子不结婚也没人逼我。”

“还有一个原因，”他轻声说道，换来她的怒瞪，但他仍无畏地继续说下去。“因为你讨厌男人，对不对？”

“这不关你的事，杜凯平！”

他站起身来。“是不关我的事。但这些年来我看了太多，加菲，讨厌一个男人还说得过去，但讨厌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就算有人不小心碰到你，你也忍受不了，这未免太离谱了吧！你要知道这世界上好男人还是很多的……”“可惜至今我尚未碰到过一个。”她冷嘲道。

“在你面前就是一个。”他冲口而出。

她瞪着他愣了会儿，而后低柔的笑了。“是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男人。我也知道将来嫁你的女孩会幸福一辈子的，毕竟我是几乎看你长大的，你是我的凯平弟，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个好男人呢？”

他痴痴呆呆的站了一会，脸上的神情变化多端。许久，他才低下头。“我不是你的凯平弟！”他的声音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怒气。

“凯平？”

他蓦然抬直头。“我只有一个姐姐，那是美娟！纪子萍，我要告诉你多少遍，你才会记得，我不许你叫我弟。”

她耸耸肩。“好吧！不叫就不叫。现在，你可以出去了吧！”

他惊讶地看着她。“出去？加菲，你真要赶我走？难道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她平静的回视他。“我绝对是有同情心的，但那可是因人而异的。”

他扬扬眉。“你认为我连获得你一点点的同情心也不配？”

“我认为你应该找其他的女人，让她们付出她们的同情心。”她补上一句。“现在你到底出不出去？”

“加菲，”他摆出低姿态。“现在大清早的，你要我到哪里找个公寓？难道你要我去睡公园？”

“我才不管你打算睡哪儿，我只知道一大早被人吵醒的滋味不好受。”她生气的抱怨道。

他这才注意到她的穿着。

他的嘴角浮出懒洋洋的微笑，眼睛一直盯着她高领的保守睡衣。

“加菲，你的品味还不错嘛！”他带着笑意说道。

“你别岔开话题！杜凯平先生，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男性’朋友，尤其在你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他们一定非常乐意收容你的。”

“加菲！”

她打开门，一股冷风吹进来。“请吧！”

“加菲，难道你忘了你答应美娟要照顾我？”他使出最后手段，而后有恃无恐地看着她脸上表情的变化。

“我没忘。”她悻悻道。“但那已是十年前的承诺了，现在你都二十七岁了，我相信你应该有能力照顾自己。”

“二十七岁半。”他强调，然后继续说道：“加菲，许下的承诺可是一辈子都要覆行的啵”他得意的看着她的表情。

她眯紧眼。“你真吃定了我？”

他微微一笑。“我还打算吃定你一辈子。”他别有用意的说道。

她并不了解他的话中有话，她皱起眉头。“我爸怎么会答应呢？”

“显然纪伯父比起他的女儿要有同情心太多了。”

她瞪他一眼。“你我都很明白，谁会如此残忍的利用爸这个老好人？”

他耸耸肩。“加菲！你也别再坚持了嘛！反正我会付房租的，你就当我是房客，不就成了吗？”

她看着他半晌，才叹口气。“你要住我这里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他大喜。“什么条件？”

“以美娟回来的那一天为限，你就得收拾行李滚出去了。”

“可以。”他的嘴笑咧得合不拢。

她看着他。“我不懂你为什么费尽心力，就是一定要来我这里住？”

他微笑。“不为什么。不过，待在这里起码三餐有人料理。”

“三餐？谈到三餐，我倒想起一件事来。”

“什么事？”他眉开眼笑的说道。

她懒懒地打了个哈欠，从酒柜上随手拿起钥匙扔给他，就走向她的房间。

“早餐。”她一面打开她的房门，一面回头说道。“你得负责去买早餐，爸吃烧饼油条，子琪吃巷口那家饭团，还有子菱要吃三明治，至于我嘛，随随便便来份煎蛋就行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你的意思是，我除了去买早餐外，还得为你做早餐？”

“没错。如果你不愿意，就请便！”她的眼神里闪着一丝狡黠。

他扬眉。“我没说我不愿意，事实上，我相当的乐意。”

她忍住笑。“那么，回头见啦！”她正要关上门，突然停祝“对了！今天星期日，不到十点钟，我们可是不起来的。”说完，她就关上她的房门。

他死瞪着她的房门的眼神几乎要烧穿它。

他深吸口气。“杜凯平！你要加油，现在虽然是佣人但起码你进来了。一旦你窝进来，很快的，这里就是你的天下了！”他喃喃地为自己打气。

他站在那里许久，直到确定她不再出来理他了，他才叹口气，自觉像个佣人般地拿起钥匙出门去，为纪家的老小买份丰盛的早餐了。

纪子菱趴在床上，侧耳倾听厨房锅子的碰撞声。

她卟哧一笑。“我敢打赌杜大哥穿上围裙的样子，一定很好笑，是不是？子萍姐。”

子萍勉强睁开双眼。“好笑又如何？小菱，我真不懂你一大早就跑进我房里做什么？虽然一张双人床是可以睡两个人的，但我以为一个人睡会更舒服。”她翻过身继续睡她的回笼觉。

子菱不满地摇醒她。“子萍姐，我可是来陪你聊天的耶！你怎么可以睡着？”

“我的好小姐，你昨晚睡够了，现在可是精神饱满，但我可就没这么好命了！”

“说的也是，所以昨晚杜大哥跟爹地说的话，我可是都听得一清二楚，你要不要我转述给你听？”

子萍瞪着她。“我敢打赌你一定连早上我和凯平的对话都听得一字不漏吧！”

子菱好脾气的微笑。“那当然。不过，那是因为你们说得实在太大声了，我想不听都不行呢！不过，子萍姐，你应该要体谅杜大哥这么用心良苦的想尽办法住进来。”

“用心良苦？依我看，他是想白吃白住吧！”

“不！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钓大鱼？这方圆百里内有大鱼让他钓吗？”

子菱翻翻白眼。“姐！你真没情调！”

“姐，你才不过刚满三十岁而已。干嘛把自己弄得像七老八十似的？”

“三十就很老了！”子萍朝她眨眨眼。“起码我们之间差了六岁，快有代沟了。”

“代沟？才不会呢！”子菱眼珠一流转。“不过，我得说你和杜大哥之间可能有些代沟了！”

子萍想了想，点点头。“你说得没错。最近几年，我愈来愈不了解凯平了！”

“姐！其实只要你脑子里的一根神经通了，你就什么事都了解啦！”

子萍瞪她一眼。“你说得好像你都很了解似的。”

“当然。”子菱眨眨眼。“我是未卜先知嘛！”她说完，就听见敲门声，随之而来的是杜凯平的大嗓门。

“加菲！该起床了，你要我准备的早餐我都一样不漏的顺你的意准备好了！”他的声音透露一丝讽刺。

子萍看了眼钟。

准十点。看样子，她今天是睡不了觉了！

子菱吐吐笑。“你妹妹现在可要先去大快朵颐一番啦！”她看看子萍一身睡衣，“姐，你要我等你吗？”

子萍摇摇头。“你先去吃！我可能待会儿再去。”

子菱微笑的点点头，跳下床，一跛一跛的走出去。

子萍叹口气，想起美娟的信尚未拆开。她撇撇嘴，拿起放在枕旁的信打开看，这就是她十多年的好友，一走了之然后把弟弟丢给她照顾。不过话说回来，凯平都二十好几了，还需要人照顾吗？……蓦地，她思绪停了下来，瞪大眼看着信的内容。凯平是如此的正常，他怎么可能会……她不信地再把信从头到尾细细咀嚼一次。没错！信的确是美娟写的，但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虽然她并不十分了解凯平，但她相信凯平的为人，他是绝对不可能……莫非是受了她的影响？不！虽说她是不喜欢男人，但总不至于带给凯平那种观念，甚至让他……她实在无法想下去了，既然凯平变成如此，她身为美娟的好友，起码也该在美娟不在的时候为她尽份心力。

她暗下决心。“好吧！美娟，你就安心地去加拿大吧。至于凯平，你就交给我！”

她喃喃对自己说道。

杜凯平困惑极了。

至少当他对上子萍看着他的怪异眼神时，他感到非常的困惑。

他甚至不了解为什么在短短的几个钟头内，她会突然变成这副模样……就好像他是别的世界里跑来的人类……不！这还不足以形容他的感觉，正确的说，应该是她看他的眼神，就好像他是罪人，而她就是拯救他的神似的……“凯平，你怎么不吃早餐呢？”两鬓白发的纪家老父纪儒文坐在凯平对面亲切地问道。

凯平回过神来，注意餐桌上注视他的三双眼睛，尤其是子萍瞧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怜悯。他清清喉咙。“我吃不下。”他随口答道。

“吃不下？杜大哥，你早上做了那么多的劳动工作还不饿呀？”子菱打趣道。

他一听见子菱谈及工作，他就忍不住转头瞪着子萍。“我就是做了太多的劳动工作才吃不下去。”

子萍耸耸肩。“那总比好吃懒做要好得多。”

“好吃懒做？加菲，虽然我杜凯平称不上什么勤劳的人，但好吃懒做四个字我还沾不上边。”他停顿一会，“再说，我从来不知道身为一个寄宿者还须为房东卖命工作。”

“我可没强迫你住下来，如果你受不了，请自便。这里可没一个人会留你。”

“纪子萍！”他低吼道。

“做什么？”她无畏地回视他。

“爸，也许我们应该换个地方继续吃我们的早餐，以免被火花喷到。”子菱来回的看着他们的表情。

纪儒文笑了笑。“没事的，这两个孩子就是喜欢吵，吵过了就没事了。”

子菱吐吐笑，端起她和子琪的早点。“既然如此，我还是回房去陪子琪吃。我想，我还是远离战区比较完全。”她摇摇头就跳着走了。

“这孩子真是的。”纪儒文看着他们两人。“你们慢慢吃吧！我要到公园走走。”他站起来。

“纪伯父，我陪你。”凯平也跟着站起来。

纪儒文笑着摇摇头。“不泌了！你就待在这里陪陪子萍也好。”他转向子萍。“子萍，这里你年纪最大，凯平又是我们的客人，你就让着他一些。”

子萍嘴一撇。“知道了！”

“我不在乎。”凯平突然说道。“我是男人，‘让’这个字应该是我做才对。年纪的大小没什么关系。”

她睁大眼看他。“你是什么意思？你是男人，所以你应该让我？你说得好像这世界男人最伟大似的，那么我请问你，我们这些女人要摆在哪里？”

他耸耸肩。“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保护的。”

“保护？听你的口气，似乎把女人当花瓶了？”

“我可没这意思。不过，如果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没话可说。”

“杜凯平！”

“做什么？”他保持笑容道。

在一旁的纪儒文微笑地摇摇头，自行先走了。

她忍住气，想起她许下的诺言。“我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我绝对知无不言，言无不荆”“你有没有男……呃，女朋友？”她突然没头没脑的问道。

他看着她的眼神仿如钟楼怪人。“你……怎么突然问这种事情？”

她把他一切的表情尽收眼底。

她不得不承认美娟信上所写的，果然是真的。先前她还有所怀疑，但看了凯平这副模样，她恐怕不得不承认她的凯平弟真如美娟所言……不！只要有她纪子萍在的一天，她就绝对不准她的凯平弟沦落到那种地步。

他注意到她多变的脸色。“加菲，怎么啦？不舒服吗？”

她摇摇头。“我没有。凯平，我想再问你一件事。”

他小心翼翼的直盯着她，仿佛担心她随时会有惊人之举。“什么事？”

“你今年几岁了？”

他松口气。“二十七岁半。”

“二十七岁啦！那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才是，哪天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吧。”她保持僵硬的笑容说道。

“女朋友？我没有。”他大而化之的说道，同时坐回他的座位吃他未完的早餐。

“没有？怎么可能？你都已经老大不小了。”

“是老大不小了。可惜的是我喜欢的，人家不喜欢啊！”他似乎别有用意的盯着她。

“不可能吧！你杜凯平堂堂一表人才，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你呢？”她停顿了会。“你没骗我吧？”

“骗你？”他失笑，并未注意到她奇特的表情。“你看我像是会骗人吗？再说，我可以马上拿出证据来。”

“证据？”

“就像你？”他正色道。

她大惊。“我？”

他点点头。“是的。虽然我杜凯平如你所说的一表人才，但你从未喜欢过我。”他的语气之中带着淡淡的哀伤。

她怀疑地看着他。“那是当然的。我起码大你三岁，我是绝不会喜欢比我小的男人。”

“不对！”他吼道。“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根本不愿意去喜欢男人，包括认识了十年的我。你只知道躲在你自己的象牙塔里！”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他。“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有没有女朋友，也不关你事。”他高傲的说道。

“那不一样。”她耐住性子，就像是在跟个孩子说话。“美娟托我照顾你，我也答应了，我就会覆行我的承诺。”

他略略惊讶。“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耸耸肩。“我只是想问你，你到底有没有知心女友？”

“知心女友没有，不过倒是有一个管家婆。”他讽刺道。

她微微一笑，并不介意。“我替你介绍一个。”

他愣了会，随即恢复。“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是说，你怎么突然心血来潮想为我介绍女朋友？出了什么事吗？”

她摇摇头。“没一。难道你不觉得你都二十七岁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嘲笑似的看着她。“只要你不觉得自己奇怪，我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

“我奇怪？”

“当然。加菲，打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一直没有男朋友，你都不会觉得奇怪了，我又算什么呢？”

她气恼地瞪着他。“杜凯平！”

“什么事？纪子萍！”

她拼命的忍住气。她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美娟的托付。

她勉强自己挤出微笑，使得凯平十分惊讶。

“加菲，我很难得看你修养这么好呢！”

“我的修养本来就高人一等。”她一字一句的吐出来。“倒是你，凯平，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可以为你介绍。”

他凝视她良久。“什么动机让你如此热心的想为我介绍一个女孩？要是我没记错，过去十年来你从未关心过我的感情生活，怎么今天变得这么多？”

她不在意的耸肩。“凡事都有第一次的嘛！杜凯平，你到底说不说？”

“我的条件也不多，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能了解我。”

“了解？那起码也得等认识之后才行呀！”

他得意的耸肩。“所以啦！没有一个女孩适合我。”

她默默的不吭一声，心思飞快似的转动。

凯平当然会这样说，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女孩，难怪刚才他会跟她推托这么久，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不过，她纪子萍是不会这么快就被打倒的，就算不为美娟这个好友，也为她这个认识多年的凯平弟。既然她已知道了这个事实，她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误入岐途”。

凯平皱皱眉，关心的看着她多变的表情。“加菲，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有事的是你。”她喃喃道。

“我？”他心思快速转运。“加菲……是不是美娟在信上跟你说了什么？”他小心的盯着她瞧。

“美娟？当然没有。你怎么会突然这么认为？”她也以同样的态度小心的回盯着他。

突然之间，她觉得他们似乎在玩谍对谍的游戏。

他勉强笑笑。“没什么。我……只是想知道美娟是不是在信上写了些……我该知道的事？”他的眼神转为急切。

“你该知道的事？”她重复道，同时心底想起美娟那段要她保密的文字。“你认为你该知道什么事？”她反问。

他的眼神迅速转为警觉。“我就是不知道才问你。”

“难道你有什么不该让人或让我知道的事吗？”她逼问。

他吓出一身冷汗。难道美娟当真出卖了他吗?

“凯平？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他强迫自己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我该有什么事不让人知道的吗？”

“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她低声道。

他细细搜寻她的表情。“加菲，今天你似乎不太对劲，工作不顺心吗？”

“没有。你少咒我。倒是你，凯平，你真的没事要跟我讲吗?虽然我们常常吵嘴，但我相信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

他温柔的笑笑。“我当然知道。”

“所以？”她期待的等着他接下去。

“所以？”他茫然地重复。

她耐住性子。“所以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他停顿许久，才缓缓开口：“加菲，美娟的信上到底写些什么？”

看来，凯平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承认了，子萍想道。

她突然抬起头来直勾勾的望着他。

“凯平？”他吓了跳。“做什么？”他不以为他再有足够的心跳能负荷她突来的问题。

“今晚有空吗？”

“今晚？”

“当然。你到底有没有空？”

“有，当然有。”他迟疑的答道。

她微微一笑。“今晚爸有事，子琪和小菱全都不在家，所以史剩我们两人在家啦。”

他心一跳。“然后？”

“你愿意今晚与我共进晚餐吗？”

他愣了愣，马上大喜道：“当然愿意。我怎么会不愿意呢？”

她满意的点点头，开始盘算如何套出凯平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丝毫未注意到她的凯平弟过于兴奋的表情。

第二章

当天上午，凯平一路吹着口哨进公司。

他的喜悦表露无遗，他的同事兼好友朱扬走过来问道。

“凯平，什么事能让你那么兴奋啊？”

凯平随便瞄了他一眼，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喜悦里。“今晚有人请我吃饭。”

“吃饭？”朱扬微笑。“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对方是个女人。”

“你答对了！”凯平掩不住笑意。

“你也真是的，才不过一个女人请吃饭就这么开心，要是哪天有个女人说爱你，你心脏不就停了吗？”他拿烟递给凯平。

“那可不一样。”他轻轻补上一句。“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你说什么？”

他耸耸肩。“没什么。今天下午我要早点走。”

“早点走？”朱扬开始打量他。“这回你是认真的吧！”

凯平微微一笑。“这顿晚餐我可是盼了很久，我甚至可以用手指算出在这十年里她主动邀请过我几次。”

朱扬摇摇头。“要我早放弃啦！”他注意到刚进来的男人，示意他过来。“我来为你介绍个人。”

“谁？”他才问完，就看见一个左脸有道长疤的男人走过来。

朱扬替他们介绍。“凯平，这是新进公司的美术设计师，他叫叶天杰，很有美术天份的。至于这位老大，叫杜凯平，咱们杂志社里的记者老大，只要他出马，没有采访不到的新闻。”他话没说完，就被凯平狠狠地瞪了一眼。

“你好，别听这小子胡说。我叫杜凯平。”他伸出手。

叶天杰礼貌的回握他。“叶天杰。”他简洁地说道。

“都自己人，何必那么客气呢！其实要不是凯平今天有事，我们三个单身男人就可以去喝喝酒什么的，现在恐怕只有我跟叶天杰去

了！”朱扬笑道。“可怜的凯平兄，对方真的像你脸上的表情所形容的，很难缠吗？”

“岂止难缠。我费了十年的苦工辛辛苦苦搭起的桥梁，她连看一眼都不看。”凯平喃喃抱怨道。

“或许你该考虑换一个才对。”

“也或许她不是连看一眼都不看，而是根本没看到。”叶天杰突然说道。

凯平惊讶的挑起眉。“你怎么知道？”

他笑一笑，脸上柔和不少。“只是猜的。”

凯平露出苦笑。“你完全猜对了！她是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可惜她看不见摆在她面前的珍宝。”

“也许你该试着把她眼前重重的烟雾拨开？”

凯平心思转动。“你的意思是……拨云见日？”

“可以这么说。”

朱扬看看凯平，又看看叶天杰。“我能请问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吗？”

叶天杰微微一笑，转身离去继续做他的工作去了。

朱扬看着他的背影。“我说，凯平老大，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你们在玩什么把戏？”

“没什么！不过……你带来的这个人，我得说虽然他的外貌足以吓走女孩，但他的智慧可是一般女孩所倾慕的。”

“但，老大，如果没有基本的容貌吸引女孩，那么她又怎么能知道他肚子里有些什么呢？”

凯平看了他一眼。“总有一天，会有个女孩无视于他的外貌而爱上他的。”正如他的加菲终有一天会对他改观的，他相信。

“除非老天有眼。”朱扬顺口接下去。

凯平撇撇嘴。“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不过，今天我还是要先走，你就替我顶一下吧！”

“我能说不吗？”

“那就先谢了！”凯平的心思早已不在上头，他开始专心计划今晚的晚餐。

当晚，子萍一进家门就被家中的摆设吓了一跳。

她眼巴巴地瞧着眼前的景象，好半晌说不出话来。她不得不承认这种景象非但她三十年来都没遇过一次，就连在梦中也没见过。

“怎样？漂亮吧？这可是我精心布置的，你满意吗？”凯平从阴影中走出来，一脸的表情似乎像是个极欲得到赞美的孩子似的。

她好不容易转移视线。“是很好看，但我从不知道吃个晚餐要弄得这么……这么……”她实在不知该如何形容它。

“罗曼蒂克？”他好心的替她接下话。

她犹豫的点头。“你跟美娟在家吃饭都是这样……”她看看四周。“要关灯、点蜡烛还摆上鲜花吗？”

凯平好玩的看着她的困惑。“没有。但偶尔来一次也不错。你认为呢？”

“我认为？”她撇嘴。“我认为在我走到饭桌前就已经先撞上椅角了！这么暗，你要我怎么走？”

他马上走到她身边。“我扶你？”他伸出手想握她，却被她避开。

“我可以自己走。”说完，她就一路摸索着走过去。

凯平看看他伸在半空中的手良久，才脸色黯然地跟过去。

子萍坐在饭桌前，眼睛还直瞅着摆在饭桌上的蜡烛。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招应该用来对付其他的女孩子。”

“其他女孩？为什么不包括你呢？加菲，我以为女孩子一看到这些都会感动，而不是坐在那里，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跟着坐下去，恢复了原先的好心情。

她眯眼看他，对他这么郑重其事准备晚餐，又调侃她的轻浮态度感到好气又好笑。事实上若不是她告诉自己，将来眼前这个得意的大男孩会感激她感激到跪下来的地步，她一定会狠狠的打他一巴掌……想到这里，她突然恍然大悟。

“凯平？”

“嗯？”他好心的替她的牛排洒上了杜家特制的调味料。

这令子萍气消了一半，虽然她口不承认，但她真的很喜欢凯平他们家祖传的口味，每次只要她到他们家吃饭时，凯平一定会加上这独特的调味料。但这仍不能改变她的意志。

“我说，加菲，这一整天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回过神看他。“呃……我是想问你，该不会是把我当实验品了吧？”她小心翼翼的开口。起码她已经认为她很小心。

“实验品？”他的叉子停在半空中。“什么实验品？”

“你认为呢？”她旁敲侧击道。

“我认为？”他惊异的看着她。“加菲，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早上说什么女朋友，现在又冒出了实验品。”

看来凯平是抵死不认了，子萍郁郁地想道。

“加菲？”

“嗯？”她食不知味的吃了一口。

他看了眼她的盘子。“加菲，这不是你最爱吃的杜凯平牛排吗？怎么不吃？”他关心地看着她。

她当然吃不下去。在证实了美娟的话后，叫她如何吃得下去？她很疑惑，以前她所认识的凯平是如此的正常，难道真是受了她的影响吗？但她只是讨厌男人，又不是……“加菲？”他连叫数声。

她回过神。“什么？”

“什么？”他学她的语气，而后严肃起来。“加菲，你今天是怎么了？打从我进你们家大门后，你就变得怪里怪气的，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你可以直说嘛。”

“你岂止是做错了，简直是大错特错。”她咕哝道。

“什么？”

她摇头。“没什么。不过，凯平，我要你知道我和美娟都很关心你的。”

“我当然知道。所以？”

“所以，”她顿了会儿，直视他深邃的眼眸。“你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哪怕是天大地大的事，我和美娟都会想办法替你解决的。”

凯平笑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她略为吃惊。“知道我的意思。”

他点点头，眼神柔了不少。“可是我现在不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子了，有什么事我会自己解决，不用你和美娟跟在后头替我收烂摊

子了。”

“不用了？”她愣愣地看着他。

“当然。毕竟我已经是个男人，应该轮到我为你们服务了。”他眼神迅速为了下来。“更何况，有些事情不是你所能替我解决的。”

她马上抓住语玻“你的意思……真有其事？”她的眼睛已经睁得跟铜铃一般大校凯平完全迷糊了。“加菲，为什么我老觉得今天我们彼此之间在打哑谜，你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你也不了解。”

“也许我们该坦诚布公的谈谈？”子萍建议，却马上换来凯平的强烈否决。

“不行！”凯平大声道。

“为什么？凯平，这并没有什么好羞于见人的，更何况我们是好朋友呀。”

“不！”凯平力持镇定。“我根本没有什么羞于见人的事情。倒是你，加菲，你确定你没有事要告诉我吗？”

她一副无辜的表情看着他。“有吗？如果你有，我就有。如果你没有，我当然不用说啦。”

“加菲！”

她急忙举起高脚杯，挡住他的询问。“凯平，我们来干一杯。祝……”“祝什么？”他跟着举起杯子，好笑的看着她拼命寻找理由。

“祝……”她的眼珠流转几圈。“祝你趁早找到安身之所。”

“如果是庆祝这个，我宁愿不干这杯。”凯平笑道。“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真有点不想搬呢！”他打起道。

但子萍完全没有理会他，因为她正想到一个问题。她绝对得在凯平离开这里以前，摆平美娟托她之事，总之，只要她的凯平弟在她的地盘之内，她就能保护他不受“外在”的侵犯。必要时，她甚至能让他永远住在这里，只要能革除他那种不良的“嗜好”。

是的，只要有她纪子萍在的一天，她就绝不容许任何人毁了她的凯平弟。

“加菲！”他突然来到她身前，用手探她的前额。

她吓了一跳，直觉地拍开他的手。

他瞪着她，她也回瞪他。

一时之间，他们全愣住了。

久久，他终于开口：“我是想看看你发烧了没？”

她尴尬地笑笑。“我知道。”她忍不住的站起来。“我想，我该休息了，谢谢你的晚餐……还有你……呃，罗曼蒂克的摆设，晚安。”一说完话，她头也不回的冲上楼，确定她的凯平弟没跟上来，才跑进浴室拼命的搓洗她的额头。

那时候，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也许她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度过了。

第二天，子萍破天荒的一大早就爬起床。

她一走进饭厅，就看见子菱在吃她的早饭。

“姐！早啊！”子菱含着三明治，模糊不清的说道。

“你怎么在家？你不是去同学家住一晚吗？凯平呢？他还没起来？”

“没起来怎么准备你的早餐？”她指指桌上的煎蛋。“至于我这么早回家，主要是因为安仪她老爸老妈昨晚闹婚变，他们终于要离婚啦！”她开始喝起鲜奶。

“离婚？”子萍坐下。“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姐，你又不认识安仪父母，你怎么知道？”子菱问道。

“那还不简单！只要结婚了，就是离婚的开始。”她吃一口煎蛋。“凯平呢？”

“上班去啦！”她注意到子萍明显的松口气。“姐，你和杜大哥发生什么事呀？早上看他的脸色似乎不太好唷！”

“不太好？”

“是啊！整个脸像是人家欠了他几百万似的。”她别有深意的看着子萍。“我怀疑你就是那个欠了他几百万的人。”

“你看我像吗？”子萍满不在乎的说道。

“像极了。姐，是不是有什么罗曼史正在发展？”

子萍翻翻白眼。“有。有一个叫任伟凡的正和我小妹在发展罗曼史。谈到伟凡，他最近怎么都没来找你呢？”她巧妙的转移话题。

事实上，她并不想再谈和凯平有关的事情，虽说那是她的错，但她何尝愿意呢？不过话说回来，她讨厌男人的事实，凯平也一

清二楚，既是如此，他也有错才是。这怎能全怪她呢？要怪就怪……大家都有错算了！

“姐！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子萍回过神，她摆出笑容。“有。只要你再说一次，我一定会听得一字不漏。”

子菱嘴角噘起。“我就知道。昨晚你一定和杜大哥发生什么事了？”她眼一转。“难道你不说给我听，是因为儿童不宜？”

子萍失笑。“你在说什么话？小菱，就算我要结婚也不会找上凯平，我认识他十年，对我、对他而言，我们就像是姐弟一样；再说，我是不会结婚的。”

子菱正色。“姐，结婚有什么不好，如果你遇上你喜欢的人，结婚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什么你老反对它呢？”

子萍无奈的叹气。“我们一定要谈它吗？我记得我们为了这事，不知道谈了几百回了。”

“姐！你的思想太偏激了，我当然得帮你纠正过来。”

“我的思想不偏激，是你们还小，把爱情当做童话看。像你同学安仪的父母就是最好的见证，不是吗？”

“姐，那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嘛！”

子萍淡淡一笑。“像你，不也很痛苦吗？”

“我？”子菱苦笑。“姐，暗恋和相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暗恋是一种痛苦，但相爱却是一种幸福。”

“小菱，”子萍安慰她。“伟凡也爱你呀！”

“爱我？”子菱的表情出现属于她这年纪所不该有的成熟。“那是同情及罪恶感。”

“小菱！”

“我说得没错！他只是为他在年少时所犯下的错误在赎罪。”她俯头低视着自己的左脚。“如果……只是如果，今天我的腿跟常人一样能跑能跳，他可能连看我一眼都不屑看。”

“小菱……”

子菱突地露出微笑。“姐，其实我觉得杜大哥人也不错，再加上你认识他也快十年了，你应该了解他的为人的。他人真的不坏……”“可惜我只把他当弟弟看待。”她顺口接下去。

“姐！你眼睛一定有问题。”

“彼此彼此。”她站起来。“待会我有事要出去，你一个人在家没问题吧？”

子菱恢复好精神。“当然，子琪下午就回来了。姐，我还以为你这么早起来是为了找杜大哥赔罪呢？”

“赔罪？”子萍笑出声。“那还轮不到我纪子萍呢。”

“是吗？”

“当然。论年纪，我比他大，论辈份，我比他高，应该是他向我赔罪，哪有我向他赔罪之理？”

子菱皱起眉头。“这么说，你们昨晚真的吵架了？”

“没有。”

“没有？难道刚才‘赔罪’两字是空想的？”

子萍微微一笑。“你没空想。昨晚我们也没吵架，只是发生一点小问题。”

子菱好奇地看着她。“我有这个荣幸知道整个经过吗？”

她摇摇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的语气显示她不愿多谈。

子菱只好吐吐舌。“不谈就算了，反正这是私人事情，也和我无关嘛？”但她心底开始盘算如何才能攫取更多的情报以满足她的好奇心。

她津津有味的吃起未完的早点。

凯平沮丧极了。

在经过昨晚加菲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后，他几乎敢肯定他是没望了。他原以为加菲对他有一丝好感的，但……就算有，现在也完全烟消云散了……“喂！咱们伟大的凯平兄昨晚可有达成目的？”朱扬带着满脸笑意走到他的桌前。

凯平并不答话，只是抽着烟无聊的翻着桌上的档案。

“我敢打赌光看你那张臭脸，就知道你昨晚是乘兴而回，败兴而眠吧？”朱扬得意的说道。

凯平狠狠瞪他一眼。“这不关你的事。”

“是不关我的事。但兄弟，我不过是想安慰你嘛！不如今晚我们去喝喝酒什么的，顺便安慰你这个失恋人，如何？”

凯平猛地推倒椅子站起来，引起不少同事注目。

“我没有失恋！”他抓起朱扬的衣领。“我没有失恋！”他一字一句大声重复。

“老大，你到底怎么啦？失恋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凯平的眼睛充满怒火。“我说我没失恋，你没听懂吗？”

朱扬困惑的看着他。“老大……”

“别说了。”叶天杰从人群里走过来。“杜凯平，放开你的手吧，阿扬是无意的。”他平静地扳开凯平紧抓不放的拳头。

朱扬一得自由，马上溜之大吉。

“好家伙，下回再让我看见你就没这么简单的！”凯平恨恨地朝朱扬跑的方向骂道，叶天杰转身对他。“我们出去谈谈吧？”

“没这必要。我很好！”凯平试图平息怒气。

“很好就不会招来这么多人奇怪的眼神了。”他侧开身子，让凯平看见公司同事的注目。

他闭上眼深吸口气。“我不是有意的。”他低声说道，声音里带着歉意。

“需要出去走走吗？我陪你。”

他点点头，率先走了出去。

随后，他们就一直沉默而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

过了许久，凯平才开口说第一句话：“你不问我吗？”他的声音明显的放松了。

“如果你想说，你就会说了。”叶天杰平静的回答他。

凯平侧身看了他一眼。“虽然我认识你不深，但感觉上你是一个值得一交的好朋友。”

“谢啦！如果女孩看了我之后，也能像你这么说就成啦！”叶天杰深思的说道，同时手不自觉的摸着他有疤的半边脸。

“你放心。迟早有一天会有个女孩不计较你的脸而爱上你的。”凯平故意轻松的补上一句。“我这可不是在安慰你。”

叶天杰微微一笑。“事实上，有一个女孩的确是不在乎我外表。”

“真的？”凯平为他高兴。“哪天为我介绍？”

天杰摇摇头。“我话还没说完呢！她的确是不在乎我的外表，但我怀疑她有深度近视。”

“深度近视？”

天杰耸耸肩，停在贩卖机前。“你知道的。当你看见一个人脸上有着一道足以吓人的丑陋疤痕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尖叫、愣住，要不就是撇过头去不看那丑陋的一面，但她不一样。”

“不一样？”原本凯平只是想转移对加菲的心思，但这会儿他可对眼前的男人起了大大的好奇心了。“有什么不一样？难不成那女孩昏倒了？”

“昏倒还说得过去。问题是，她根本当做没看见它。”他的眼神有些柔和。“我从没看过这样的女孩子。”

凯平微笑，注意到叶天杰发呆的表情。“那么我得说，这个女孩做戏的工夫的确是一流的。”他故意说道。

“不！”叶天杰急忙道。“她不是在作戏，她……她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一个正常人似的。”

凯平皱眉。“你本来就是正常人。”

叶天杰耸耸肩。“不谈这个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凯平迟疑的点头，接受他的转移话题。“我想我得谢谢你。我真不知道刚才在公司是发了什么神经了？回头我还得向阿扬道歉。”

“恋爱中的男人都是如此。”

“是呀！但加菲可不这么认为。”凯平轻声补上一句。

“加菲？”叶天杰笑了。“这就是你女朋友的名字？”

凯平略为得意的看着他。“这是我为她取的小名。”他顿了顿，脸上得意的神色淡了下来。“但她还不是我女朋友。在她眼里，我就像个长不大的弟弟……”隔了一会，叶天杰才缓缓开口：“看来，你我都有一些烦恼要解决……”他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凯平的注意力完全被安全岛上的人给吸引过去了。

他顺着凯平的眼光看去，只看见一男一女站在安全岛上说话。那个男的似乎似曾相识。

“凯平？”

“该死！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讨厌男人的吗？”凯平喃喃自语，不待绿灯初亮，他就冲过马路，直奔安全岛。

叶天杰本欲追幸运，但同时，他看见在另一个转角上，一个中年男人抢了一个女孩的皮包……是她。

他不作二想，反身追过去。

混蛋！该死！凯平把所有能咒骂的字眼一一骂在心底。他原以为她是讨厌男人的，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第三者的出现。但现在，他不敢确定了。不敢确定加菲，不敢确定自己，更不敢确定加菲是否对他真有一丝丝的情意，尤其是在眼前可能是情敌的男人出现后，他什么都不确定了……他使尽了所有的力气，跑上安全岛。无论如何，他是绝不会轻言放弃加菲的。

“加菲！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来不及喘气就挡在她与男人之间。

“凯平？”子萍瞪大眼看他。“你怎么在这里？”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话。”凯平瞪着眼前充满斯文气息的男人。“你为什么在这里？还有，他是谁？”

当子萍躲过子菱重重拷问，逃出家里缴了预定的儿童画稿后，并没有回家的打算，因为她不想在面对子菱好奇的脸孔之下思考该如何解决凯平的问题。

她该如何解决呢？她并不想让凯平身处那种事情之中而无法自拔，毕竟在她短短三十年的生命之中，凯平已占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她不愿也舍不得让她可怜的凯平弟落入那种下场，好么她又该如何做才能挽回他呢？她自嘲的笑了笑。说来好笑，向来讨厌男人的纪子萍如今竟然在为一个男人流浪街头，就只为了苦思帮他之策，如果说给美娟听，她也不信吧？但现在她的确是站在这里，因为凯平对她而言是无害的，就像是可爱的弟弟一样，而在她的眼里，弟跟妹是一样的，再者，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弃他于不顾吧！毕竟他是她好友之弟……刹车声及时在她身边刹住，磨擦的声音让她吓了一跳。

她这才注意到她的身边停了辆计程车，而她正站在马路中央。

“喂！小姐，你没看见现在是红灯呀？”计程车里的司机探出头来吼道。

她惊吓一跳，抬头一望路灯标志。“对不起，我没注意到。”她尴尬的退回安全岛。

她并未注意到计程车后座的男人一直盯着他瞧，她只顾在心底咒骂凯平。若不是为他，她岂会失神，接而出了个大丑……“小姐，

你没事吧？”她侧身响起男性低沉的声音。

她又吃惊一次，直觉转过身去。

面对她的是足足高她一个头有余的英俊男人。

他微微一笑，笑容里满是书卷味。“你似乎很容易被吓到？”

惊吓过后，只剩满脸的怒气。

子萍略略抬起下巴，高傲的看着他。“不是我容易被吓到，是有人很喜欢吓人。”

他耸耸肩，并不在意她莫名的怒气。“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只是想问你还好吧？”他的眼睛直瞧着她。

“什么意思？”她充满敌意的问题。

他保持好笑容。“没什么意思。只是刚才坐在车里看见你差点被撞，好心地问一问罢了，”他犹豫会儿，开口：“你讨厌男性？”

她皱眉。“这不关你的事吧？”

“是不关我的事。”他温吞吞的说道。“但如果你是讨厌男人的小唐妮，那可能就关我的事了，你是唐妮吗？”他多余的问了最后一句，因为她的表情早已告诉了他答案。

她震惊的看着他。“你到底是谁？我不认为我认识你。”

他柔声笑了。“你现在是不认识我，但十岁以前的你是认识我呢！”

“十岁？”她睁大眼看着他似曾相识的面容。“你是……”她话未说完，就看见凯平对着她招手，朝这里跑过来。而且他的脸色似乎还不是很友善，难道他还在怪罪昨晚的事情吗？

“加菲！”凯平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口里问着她，眼睛却离也不离的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同时以他高大的身躯挡在她与陌生男人之间。

“散步。”她简单的对着他的背后答道。

“那么，这个男人又是谁？”他以充满敌意的眼神瞪着他。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答案。”她话一出，凯平就迅速的转过身面对她。

“你是说，你是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之下，找他搭讪？”他无法置信地问道。

子萍以耐性的眼光回看他。“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

“他找你？”凯平重复道。

“显然是。还有，据我所知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你怎么会站在这里？”

凯平眨眨眼，一时间回复不过来。

“显然你跷班了。”子萍替他回答。

“我没有！”他赶紧说话。他不以为在她讨厌男人的情况下，再给她一个坏印象，对他而言会有什么好处……想到这里，他才发现到先前的男人一直面带微笑的听着他们的对答。

他看向男人。“你是谁？为什么找上加菲？”

“加菲？唐妮，你改了名字吗？”

“唐妮？”凯平重复，随即答道：“你认错人了。她不是唐妮。”

“我是。”子萍平静地答道。

“你是？”凯平吃惊地望着她。“加菲，你还好吧？”

子萍笑了。“我当然没事。”她继而严肃地看向男人。“你是谁？我不认为我认识你。”

“你忘了何介文吗？”他柔声道。

“何介文？”

他叹口气。“我以为你还记得我呢！起码我就不曾忘过你。”

她眯眼，试图搜寻一闪而逝的影子。“你是那个……常常欺负我的小子？”

何介文笑了，笑容中带着调皮的味道。“我还真以为你忘了我呢！”

子萍撇撇嘴。“想忘都忘不了。”

在一旁的凯平早已听不见来往如梭的车声，他发呆似的站在原地听着他们俩的一问一答。突然间，他有一个很可悲的预感，他将失去他爱恋多年的加菲。

“对了！你还没介绍挡在我们之间的仁兄是谁呢？”何介文打趣道。

“他是杜凯平，我好朋友的弟弟。”

“仅此而已？”何介文打量着也回视他的凯平，眼里闪过一丝光芒。

子萍想了想。“当然不止。”她并未注意到凯平脸上一阵窃喜，她继续说道：“凯平也算是我的好朋友，是不是？凯平！”

凯平略略失望，但仍强打起笑容。“你说是就是。加菲，午餐吃了没？”

“没。做什么？”

他朝何介文挑战的笑一笑，“我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你不打算上班了？”

凯平清清喉咙，临时编了个借口。“事实上，我今天请假了。”

“请假？我昨晚怎么没听你说？”子萍关心的看着他。“你还好吗？是不是不舒服？”

凯平暗地得意一笑。但他仍做出平板的表情。“我没有不舒服，但我有点事想找你谈。”

“有事？”子萍怀疑的看着他。

凯平再度清清喉咙。“是……呃，一些我不便开口的事。”他胡乱答道。目前只要能把加菲从这个男人的身边带走，要他做什么都行。

不便开口？难道……是美娟在信上所写之事？子萍勉强沉住气。她暗地警告自己千万不可自乱阵脚，她必须以旁观者的身份去帮助凯平，千万不能让他误以为她有任何鄙视他的举动。

她突然露出笑容，让凯平吓了一跳。“凯平？”

“什么？”他紧张的看着她。

“你想到哪里吃饭？”

凯平愣了会，随即开心起来。“你答应了？”

“当然。有这么奇怪吗？”

“没。当然没。”凯平得意的看向那修睚称何介文的男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平日根本不理他邀请的加菲是吃错了什么药，但他还是很开心。起码目前加菲是跟他在一块，而不是这个叫什么东南西北的男人在一块。

“看来我们得改日再连张了。你愿意将你的地址给我吗？”何介文颇有风度的说道。

子萍皱着眉想了想。“也许……”

“不用了！”凯平小声的替她回答。

子萍瞪他一眼，转身礼貌地回答何介文。“我想没必要……”“也许你想知道院长的近况？”他说道。

“院长？”子萍眼睛亮了起来。“你知道院长目前的情况吗？”

何介文笑着点点头。“这几年我和院长都保持着联系，如果你想知道，我当然会告诉你。不过，”他看了眼凯平。“你现在似乎没空，或许你留下电话和地址，过几天我找你？”

子萍想了想，点点头，随手抄下地址递给他，同时小心的不让手指触到对方。

凯平满意的注意到她的举动。

何介文看看凯平，再看看她。“那么再联络了？”他柔声说道。

凯平不待子萍点头，就趁着绿灯初亮，强拉着她的手走了。

“我说加菲，我只不过碰你一下，没必要擦这么久吧！”凯平盯着打从进餐厅以来就一直拿着面巾擦着手腕的子萍，不满的说道。

子萍瞪他一眼。“我高兴！”

“可是加菲，我又不是故意的。”他略为心疼的看着她擦着发红的手腕。“看你都擦破皮了。”

“这又是谁害的呢？”她闷闷的补上一句。“我连话都还没说完就拉着我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忌讳的就是男人碰我。”

“我也不例外？”他大叹口气。“加菲，你这样下去不行的。迟早有一天你会结婚的。到时候你老公怎么办？也不准他碰你？”他眼珠一转。“加菲，也许我可以当实验品？”

“实验品？”她困惑道。

他点头。“没错。也许我可以先充当你的老公……”她不等他说完，就不耐的打断他。“免谈。再说，我不以为我们待在这里是谈这种无聊的话题，我以为我们是要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是无聊的话题。”他抗议。“事实上，我认为它满重要的。”

“如果你坚持要谈它，或许你可以找另一个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我要走了。”她拿起皮包，做势欲走。

“等等，加菲！”他想拉她，却及时收回手。“你说要谈什么就谈什么嘛！”他可怜的说道。

子萍这才满意的坐回去。“这可是你说的。现在，说吧！”

他茫然的看着她。“说吧？”

子萍点头。“对。你忘了你说有些……难以启口的话要告诉我吗？”她停了会，“难道你后悔了？”

“没。我当然没后悔。”他迅速的转动脑子。“但，加菲……”他舔舔唇。“在此之前，我可以先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你能原谅我吗？”他充满歉意的看着她。

“原谅？”她困惑的说道。

他点点头。“是的，我为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不该吓到你的。你能原谅我吗？”

子萍恍然大悟。她笑了。“我根本早已经忘了一干二净了。”

“真的？”

“我纪子萍像是个会记恨的女人吗？”

谈到她的名字，凯平就想起先前在街上的男人。

“加菲？”

“嗯？”

“除了我，有谁曾替你取过小名吗？”凯平旁敲侧击的说道。他的表情写满紧张。

“什么？”子萍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是说，呃，我是想问，”他干脆一股脑的全说出来。“我是问，那个男人到底是谁，我怎么从没见过他？”

子萍看了他一眼。“你有兴趣知道？”

“没兴趣我就不会问了！”他生气的看着面带笑意的她。“你在吊我胃口？”

“我没有。不过，我倒是满惊讶你对我的事也会感兴趣。”

凯平的脸色迅速的黯淡下来。“你惊讶的事还不止这些呢！”他咕哝道。

“凯平，你说什么？”

“没什么。加菲，那个男人到底是谁？还有院长？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认识以前的你？唐妮又是谁？”他问了一大堆他急欲解答的问题。

子萍耸耸肩。“简单的说，他是我在孤儿院认识的朋友。而唐妮是我在孤儿院的名字，也就是我的本名。至于他所说的院长自然就是扶养我们的人啦。”

凯平思绪停了会儿。他曾听美娟谈过子萍在被纪伯父领养前是待在孤儿院的，难道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那个男人知道他所不曾了解的子萍……他所不了解的子萍……“凯平，你不舒服吗？脸色这么难看？要不要回去休息会儿？”子萍关心的看着他。

凯平发呆似的回看着她。他暗恋加菲有十年之久，他原以为只要他有足够的耐性与信心，终有一天加菲会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但现在半途杀出个程咬金，而且还是对加菲极为熟识的男人，而她对他又似乎不是很厌恶……“凯平，你怎么了？你想吓我吗？”子萍皱着眉盯着他瞧。

他回过神来。“加菲，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难过吗？”他突然轻声问道。

子萍怔了会儿。“你在说什么呀？凯平，你今天怎么尽说些没头没脑的话？”

“在那个何什么文和我之间，你会选谁？”他紧张的问道。

她再度怔住了，过了会儿，她忍不住低声叫道：“凯平，你是发什么神经？还是吃错了药？”

凯平摇摇头。“我没事，对不起，加菲……我一时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他闭上眼，说道：“对不起。”

子萍担心的皱起眉头。“凯平，有什么事你直说，只要是我可以帮你的，我一定帮你。”

凯平挤出微笑。“我没事的。只是……加菲，我们认识十年了，我一直很想知道你对我抱着什么看法？”他既期待又害怕的看着她。

“看法？”

他迫切的点头。“是呀！加菲，在这十年里你把我看作什么？”

子萍虽不知他真正的意思，但仍毫无保留的回答他。“对我而言，你就像是我的弟弟一样。”

“弟弟？”凯平脸上血色尽失。“你不再想想？”

子萍茫然的看着他。“你要我想什么？”

“加菲，难道相处十年间，你除了当我是弟弟外，就没有其他感觉了吗？”

“你想要我有什么感觉？”子萍困惑问道。“毕竟你小了我足足三岁。”

他突然站起来，引起餐厅其他客人的注意。但他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他没相到十年的感情竟被她一句话给否决了。他更没料到她的答案会让他如此心痛。他原以为他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

“凯平？”

“我对你而言，就像你弟弟，但你知不知道你对我而言，你就像谁？”他一怒而走，留下个问号。

子萍发呆似的看着他离去。许久，她才喃喃开口：“当然是姐姐啊！要不然还会是什么？”

第三章

“加菲！”

她从大老远听到这个名字，就忍不住笑了，同时还讷闷是谁取这么好玩的名字，好像是卡通里的加菲猫，可想而知被叫的人一定有着一张很可爱的BABY脸……但为什么开口叫的人愈来愈接近她，更奇怪的是那个人怎么可能是凯平？她瞪大眼看着她的学弟兼凯平弟朝她跑来。

“我大老远就叫你了，你没听见吗？”他看起来气喘吁吁的样子。

子萍愣了会儿。“你是在叫我吗？你忘了我的名字吧！我不叫加菲，我是纪子萍。”她耐住性子说道。“你是不是卡通看太多了？”她注意到四周的人都为这个名字发出笑声。

“我决定从今天起，改口叫你加菲。”他很慎重的对她说，同时抢走她新买的手帕，拿去擦汗。

她皱皱眉。曾几何时，她的凯平弟对她如此无礼了？

但她还是勉强笑笑。“凯平，你以前都叫我纪姐的，怎么？今天发神经了。”

“不是。我说我要叫你加菲，我不要再叫你姐了，而且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你吗？”他期待肯定的表情让她不忍拒绝。

她微叹口气。“你今天一定是被球打到了。我从来就不觉得篮球有什么好玩。”

“我才没有被球打到！不过下个礼拜，我们校队有一场篮球赛，你来不来？”

“不来。”她无聊的望着他，还有她报销的手帕。“那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跟我有关系。加菲，我是其中的一员。你到底来不来？你要不来，我也要叫美娟把你拖来。到时候赢了，我请你们。”他兴奋的说道。

子萍纳闷的看着他。不过才短短几天的功夫，她的凯平弟怎么连礼貌都忘了？

“加菲？”

她还是一句老话。“不来。到时候你要输了，就轮到我和美娟请客了。我才不花这个冤枉钱呢！”她转身就走。

他马上追上来，脸上的失望明显可见。“加菲，来嘛！你来，我一定不会输。就算我输了，我也请你，好不好？”

“我讨厌人多的地方。”

“我以为你只讨厌男人。”他喃喃着说，遭来她一记白眼。

“好吧！加菲，如果你来的话，今晚还有以后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吃我杜凯平的特制牛排，我绝对做给你吃。”

她听了后不禁有点心动。老实说，她不知道她的小老弟是有天赋还是什么，他煮的菜非但比她煮的好吃，就连他的牛排都让她难以抗拒，每次一想到他的牛排，总是令她忘了减肥计划。

“到底如何？”他仿佛早已胜券在握的样子。

“好吧！”她只要一想到它，就令她忘了一切。

“好极了！”他转过身去，对着大楼不知第几层的窗户喊道：“加菲答应了，记得多留一个位置。”

“老天！你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还有别忘了美娟也可能会去，你不为她预留个位置吗？”

他眨眨眼，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我并不确定美娟会不会去啊？”他的样子仿佛早已决定美娟是不可能去了。

而事实上，美娟并没有去。至于她呢？则度过难过的一天，凯平一大堆的球员只要一不小心擦到她，她就猛跑化妆室，那一天她跑了将近三十多次。她想那是她对那件事印象最深的地方，另外还有凯平那天似乎很开心她在他身旁分享他的荣誉。

那一年，她二十三岁，而他刚满二十……她张开眼，意识到天已经亮了，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真奇怪，那早已是近十年前的生育事了，而她竟然还记记得住那一点一滴。她甚至还记得比赛完后几天，美娟曾偷偷告诉她，几天前有女孩向凯平表白，但被他拒绝了，差不多就是他开始叫她加菲的那几天。也许是她很早就认识他的关系，她并不觉得凯平有任何魅力，也不认为他已是个长大的男孩，所以她对有人向他表白一事有着大大的惊讶。不过也从那一次起，凯平不再叫她姐，也不准她叫他弟。她忍不住叹息，或许她之所以梦到往事是因为昨晚，最近的凯平就像是一团难解之谜，再加上美娟临走

时神来一笔，她真不知道该用什么面目面对凯平了，也许她该什么都不理，然后任由凯平自生自灭？不！她纪子萍绝不是这种人，但她要如何才能帮助凯平呢？

她摇摇头，暂时丢弃一切烦恼。

等到她进客厅时，已经是一个钟头后的事情了。她看见凯平和子琪坐在沙发上谈话。

突然间，一个想法闪过她的脑际。

子琪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而她和凯平看起来是如此的登对……她的心蓦地烦躁起来。

“姐！早点在饭厅。”子琪轻柔的声音在这个早晨听来似乎特别悦耳，同时也让子萍格外嫉妒。

“姐，你不舒服吗？”子琪担心道。

子萍摇摇头。“不！我很好。”她注意到凯平漠视她的眼光，心情更是一落千丈。

“当然很好啦！毕竟遇到熟人了嘛！”凯平突然说道。

“熟人？谁？”子琪茫然的问道。

“没什么。”子萍瞪了眼凯平，就走进饭厅。

隔一会儿，凯平才缓缓说道：“子琪，我是不是太意气用事了？”

“恋爱中的男人不都如此吗？”

“恋爱？”凯平冷哼道：“暗恋或许还比较贴切，她根本不曾把我放在眼里。”

“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你的心意的。”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那可不用。”子琪对上凯平困惑的眼光。“你知道的，姐向来都是知后知觉，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她发觉你不再是她的凯平弟了。”

“这谈何容易？”

“谁说难了？”子琪狡黠的美目露出笑意。“譬如说有一天姐的凯平弟多了个女友刺激她，你想她会怎么想？”

凯平大喜，但随即又忧心起来。“那必须在加菲对我有一丝的感情之下才有可能。”

“你不试试如何知道姐对你有没有感觉？”子琪顿了一下。“再说，如果姐对你真没感觉，杜大哥，你还是放弃姐，另寻其他女孩吧！”她劝他。

要他放弃十年的感情谈何容易……但凯平并未说出来。无论如何他仍感谢子琪的主意，毕竟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杜大哥？”子琪皱起眉头望着他，担心自己方才的话说得太重了。

凯平朝自己鼓励的笑了笑。“没事的。谢谢你，子琪。你真不愧是纪家的第一号军师。”他一时冲动的握住她的双手，正巧被从饭厅出来的子萍看个一清二楚。

她清咳一声。“呃……我不知道你们……”“加菲！”凯平一看到她，着急地站起来想解释。

“姐，凯平哥下午要和我去看电影，你去不去？”子琪跟着站起来勾住凯平的双臂。

子萍怔了下。“不！”她挤出一个让凯平看来似乎很高兴的微笑。“我有事，你们去就行了，祝你们玩得开心。”说完，她就转身入房。

凯平颓丧地坐下，双手抱头。“你看见了吧！感情？哼！她连我付的千分之一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杜大哥，现在谈这些还言之过早。”

“言之过早？难道你没看见她还带着笑容祝我们玩得愉快吗？”凯平难过透顶的表情让子琪十分不忍。

她强露微笑。“你的意思是我们下午真的不去看电影了？我本人可是十分期待呢！”

凯平抬头看她。“刚才我们只是在作戏而已。”

“作戏也要有始有终嘛！今天是礼拜天，难不成你有约了？”

“我没有。”他瞄了眼子萍的房门。“至少我想的人没来约我。”

子琪笑了笑。“那你只好退而求其之，跟我去看电影啦！起码这是开头，姐还反应不过来！我们再加把劲就是了。”

“只怕到头来，我是自作多情了……”凯平喃喃道。

凯平配子琪？

这是她再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事，当子萍坐在餐厅里，对面坐着何介文时，忍不住想着。她从未想过她的凯平弟会喜欢上她的妹妹……不过话说回来，凯平堂堂一表人才配上娇柔漂亮的子琪看起来的确是天作之合，尤其是子琪竟然能为了凯平勉强自己去看她最痛恨的电影，看来子琪对凯平是付出不少了。而凯平……她的凯平弟竟也有谈恋爱的一天，为什么她的心似乎有一股若有所失的惆怅呢？凯平都已经是快三十的大男人，他是该好好谈个恋爱了，毕竟在她认识他之后就不曾看过他对哪个女孩有过特殊的好感，这次他能认真的为自己打算，那当然是最好也不过的事了，但为什么她的心仿佛有种刺痛的感觉？她轻叹口气，至少美娟可以放心了，子琪是个女孩……她的思绪停了好半晌，终于想起事件事不对劲的地方子。

凯平根本不能谈恋爱，至少对异性而言，那么他怎么会跟子琪在一块……难道他想要蒙骗世人？不！不可能。凯平不是这种人。那他为何又跟子琪在一块儿呢/子琪知道凯平的问题吗？万一子琪不知道，那岂不毁了子琪的一生？

一时间，子萍的脸色千变万化，不能自己。

“小妮，你怎么了？”坐在她对面的何介文拉回她的思绪。

她看着他，心底则想赶快回家拷问杜凯平。

“小妮，说实话，你比以前变了很多呢！”他温和的开口。

“我？有吗？”子萍敷衍道。

“当然。你比以前漂亮许多，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子萍心平气和的啜了口咖啡。她知道自己的容貌称不上漂亮，但她并未反驳他。不过她倒不知道她幼时认识的小玩伴长大之后会变得如此甜言蜜语。

她突然想念起凯平来。

“小妮，你话很少？还是跟我在一块才话少？”他停了会儿，继续道：“你跟那个叫凯平的一定就谈得很愉快吧！”

子萍笑了笑。“有吗？或许是你我彼此之间太生疏的关系？”她的脑海里不由自主的想起凯平不矫饰的言谈，时而逗她的妙语，不由地笑了。

“小妮，我们之间还会生疏吗？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了……”他想握她摆在桌上的手，刀子一惊马上避开了。

何介文耸耸肩，抽回他的手。“看来，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讨厌天底下所有的男性。”

“是的。”她毫不避讳的承认。“我是讨厌所有的男性，但我不以为今天你约我出来是为了讨论这件事，我以为你要告诉我院长的近况？”

他恍然大悟的笑笑。“我差点忘了呢！其实院长身体还不错，你绝没想到她都快七十好几的人了还健壮不减当年。小妮，或许有时间我们去看场电影？”

“看电影？”她想起凯平和子琪。“不了！既然你也知道我素来对男性没什么好感，我想我也不必再说抱歉。”

“你不喜欢我？”

“谈不上什么喜不喜欢。毕竟我们认识的程度不超过十岁以后。”

何介文皱眉。“是因为那个叫凯平的吗？”

“凯平？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小妮，你似乎在他面前才会表露出你的喜怒哀乐，而你面对我却永远是一副平静的表情。他对你而言很重要？甚至连你进孤儿院就讨厌男性的个性也被他治好了？”他的脸带着紧张。

子萍愣愣的盯着他。她从未想过她在凯平的面前是这个样子的……“小妮？”

她回过神来。“我不再是唐妮了。我现在叫纪子萍。”

“你打算抛弃你原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姓名？”他别有所指的问道。

子萍毫不犹豫的回答他：“原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除了痛苦还是痛苦，既然如此我再留着它还有何用呢？再说，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幸福。”她带着平淡的微笑面对他。“倒不如说现在的纪子萍过得很快乐。”

“你丝毫不留恋？你可知道在你被领养后，我曾偷哭了好几个晚上，只因我失去了个小对头？”他的语气中充满着感情。

“何先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她突然极欲想见凯平。

“小妮……”

她看看表，站起来。“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如果你没事，我想先走了。”

他马上跟着站起来。“小妮……子萍，我约你出来不只是为了要告诉你院长的近况。”

她皱皱眉头，隐约的知道他想说什么。

“何介文，我们对彼此的记忆不到十岁以后。”她提出警告。

“但却在我心底留下永恒。”他流利的接道。

子萍失笑。“我倒不知相隔二十年，我的容貌还会留在你心底。”

“的确。”他正色道。“子萍，无论你如何不信，我还是要说……”她不耐的举起手示意他住嘴。“你说的我都知道。如果你没事，我要先走了。”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下辈子吧！但子萍并未说出来。

她耸肩。“再说吧！”不等他回答，她就拿起皮包迫不及待的先走了。

她并未注意到她出餐厅之后，何介文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她更没发现一个脸上有着长疤的男人经过她时，打量她的眼光。

她只想赶快回去见她的凯平弟。

子萍一到家，就看见子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姐，你回来啦？还早嘛！”子菱瞄一眼她，又继续看她的电视长片。

“凯平呢？”

“和琪姐去看电影啦！”小菱特地补上一句。“他们可能会玩得满晚的啵”“是吗？”早上的烦躁又回到她的胸口。“爸呢？怎么没看见他？”

“他跟任伯父玩棋去了。”

“只剩下你？任伟凡呢？”

子菱耸耸肩。“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

“小菱，是不是又吵架了？”

“没的事。我们现在是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各不相干。”

子萍暂时忘记自己的事，她关心的坐下来。“你们又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子菱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说道：“我只是突然觉悟了。”

“觉悟了？”

子菱用力的点头。“没错。我现在发现没有任伟凡这个人的存在我也能过活，我才不需要他的烂同情才能生存，我现在过得也很快乐逍遥，是不是？”

“这么说来最可怜的还是伟凡了。”子萍喃道。

“姐，你是什么意思？”

“显然他又会因为你的什么重大发现而遭殃了。”

“姐，你说这话就太过份了。我这也是为了他着想，我这是叫他不必负责任耶。”

“小菱，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伟凡他不是负责任，他是真心爱你。”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子菱叹气地摇摇头。“爸知道，琪姐和你也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伟凡会接近我还不是因为我这只腿。姐，我不希望他因为罪恶感而接近我。”

“小菱……”

子菱重露笑容。“姐，不谈我的事了！听说你今天是赴一个男人的约？”

“谁说的？”

子菱耸肩。“早上我起得太晚了，碰上杜大哥，是他说的，不过他的脸色不太好啵”她故意说道。

子萍撇撇嘴。“那当然。毕竟那通电话来的不是时候。”她想起一早何介文来的电话正好打断他和子琪的谈情说爱。

“是吗？姐，那你今天到底如何？”

“什么如何？”

“约会呀！”子菱脸上挂满笑意。“这可是我头一次看你赴男人的约唷！到底如何，你可要从实招来，要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子萍忍不住轻笑。“你误会了！那根本和你现在脑子所想的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你得赶紧解释解释，要不然我就会以我的意思去跟所有的人宣传。”她打趣道。

子萍笑着摇摇头。“其实也没什么，只是跟一个旧识的人见个面而已。”

“旧识？我不记得你曾跟哪个男人特别有交往，当然除了杜大哥外。”

“是孤儿院的朋友。”子萍轻描淡写的说道。

“孤儿院？”子菱吓了一跳，小心的问道：“他找你做什么？”

“他想告诉我院长的近况。”她简单答道。

“然后？”

“然后？”子萍困惑道。“还有然后吗？”

“当然。要不然你不会闷闷不乐的回答，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子萍笑了。“你少胡思乱想。根本没什么的。”只是为凯平而烦心，她默默想道。

“真的？”子菱不死心的问道。

“小菱，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锲而不舍的追问问题过，要是你在课堂上也这么用功的话，我相当当初你考一流大学是绝对没问题的。”她取笑道。

子菱的眼光专注起来。“不！我只是很怕像小时候一样。”

“小时候一样？”

子菱点点头。“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我和琪姐每天晚上都紧抱着你不放。”

子萍温柔的笑了。“我记起来了！那时候你和小琪就像两只八爪章鱼，连睡觉也紧缠着我不放。”

子菱孩子气地看着她。“因为我和琪姐怕一醒来，你就不见了。这么想很呆，是不是？可是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怕失去你。”她低声道。

子萍眨眨眼，眨回突来的泪水。“小菱。”她抱住她的妹妹。“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们的。”

“真的？”子菱挣脱她的怀抱。“即使以前的人再来找你？”

“即使以前的人再来找我。”她承诺道。

子菱笑了，松了一口气似地，随即突然想到一件事。“姐？”

“什么事？”

“你喜欢那个男人吗？”

“什么男人？”

“就是下午约你的男人啊？”

“何介文？你怎么突然问起他？”

子菱耸耸肩。“没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和他可不可能谱一首爱之曲。”她状似无辜的问道。

“爱之曲？”子萍大笑。“子菱，我到今天才发现你的想像力非常丰富。”

“我才没有呢！我说的是实话。姐，你可别随便搪塞我，我只是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做我姐夫？还有他够不够格？”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跟他之间完全不可能。别忘了我讨厌男人，当然他也免不了。”

“真的不可能？例如旧情复燃之类的？”子菱追问道。

子萍坚定的摇摇头。“我跟他没旧情，哪里来的复燃可言。”她停顿一会。“再说，我对他并没什么好感。”

“杜大哥这下子可以放心了。”子菱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

“没什么。姐，如果杜大哥跟那个何某人比的话，你会喜欢谁？”

子萍愣了会，随即失笑。“小菱，你在开玩笑吗？”

“我才没开玩笑。”她噘噘嘴。“我说的是正经的。虽然我不清楚那个何某某的为人如何，但我敢肯定杜大哥的人品是一流的，如果你要选，你也会选杜大哥，对不对？”子菱期待的看着她。

“小菱，看你的长片吧！”子萍站起来。

“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没什么好回答的。再说，我一向把凯平当弟弟看待，这怎么比较？”再说，凯平现在似乎很喜欢小琪了，她心里默默想着。

“姐！你的意思是杜大哥可以做你弟弟，却当不上你的情人，而那个何某人完全没有这层顾忌了？”

“小菱，你在说什么？这是两码子的事。”

“我才不管是不是两码子的事情，我只想知道杜大哥在你心底占有什么分量？那个何某人又占多少？”

子萍叹口气。“看来我不说清楚，你是不放过我了？”

子菱点点头，电视长片已吸引不了她。“姐，你一定得老老实实回答我。”

子萍想了想。“我只能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对一个在十岁以前认识，而相隔二十年后才见面的男人感兴趣的。”

“你的意思是？”

“意思就是说我百分之百对你所谓的何某人没兴趣。”

“但杜大哥说他长得不错耶！又高又满斯文的。”

“原来是他说的。”子萍嗤之以鼻，“小菱，永远不要只看一个男人的外表，纵然他看起来是全天下最完美的男人。”

子菱为凯平松口气。“显然他有某方面激怒了你，使你不满。”

“我讨厌男人，更讨厌花言巧语的男人。尤其他还说他把十岁以前的我永留心底，我在孤儿院根本待不上两年。再说，我不认为一个男人会对一个二十年前的小孩子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子菱满意的笑了。“这代表你真的没对他有好感？”

“我重复这句话已经好几次了。我想我可以回房睡回笼觉了吧！天知道我向来是个夜猫子工作者，而这几天我简直日夜不分了。”子萍转身想回房。

“姐！再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子菱干脆跪在沙发上。

“问吧！大小姐，不过这可是最后一个问题唷！”

“绝对。”子菱舔舔唇，想了想，问道：“姐，既然你对一个记忆只有十岁以前，而相隔二十年的男人没兴趣，那么如果是一个相识十年，对你暗恋已久的男人呢？我先声明他的仪表绝不比杜大哥差，你会爱上他吗？”

子萍懒懒地打了个哈欠。“我不认为我会爱上他。毕竟他暗恋是他家的事，再说我讨厌男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但，姐，你总不能独身一辈子吧！”

“谁说不能？小菱，如果没事，我想回房了。”

“姐！你怎能这么绝情，要是真有其人的话，他一定伤心难过透顶了！”

“小菱，爱情不是施舍。再说，要真有人暗恋的话，他暗恋的会是小琪或你。你们两个是纪家的漂亮宝贝。”

“姐，别忘了你说的话。看一个人千万别看他的外表。再说，这世界上不全是坏男人，一定有好男人的，就像杜大哥。”

“是。是有好男人，就像凯平。但很可惜，他已经名花有主了。”

“名花有主？”

“是的。”子萍别有深意的说道。“他甚至想玩双花记呢！我想我得好好找他谈谈。”

“姐，你要找杜大哥谈什么？”

“你看你的长片吧！”子萍转身回房。

“姐！”

子萍转过身，朝她眨眼。“你别忘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总不想你老姐因为睡眠不足，而变成熊猫吧！还有，今晚别叫我起来吃晚餐了，我可能一觉到天明呢！”她又打了个哈欠慢慢踱回房去。

子菱将视线移向电视，但她的心思已不在上头。她当然是很赞同子琪姐的方法来刺激一下麻木不仁的子萍姐，但姐说的双花记？难道杜大哥真的另有名花？不可能吧！杜大哥爱姐的事实除了姐不知道外，纪家老小全一清二楚，难不成是姐搞错了？

她耸耸肩。无论如何，她已经尽力了。起码她挖到了今天姐赴约的内幕消息，杜大哥听了一定开心极了。不过，对于纠正姐的想法，她可就无能为力了。

这一切就得靠杜大哥一个人了。

第四章

一阵饥饿唤醒了子萍。

她抬头看看钟。不过半夜三点钟，正是夜深人静之时。

她起身随便披了件衣服，就走到厨房找些吃的。

一走进厨房，就看见流理台上的微波炉里为她预留的卤面。

她想了想，这正是跟凯平谈清楚而又不惊动大家的好时机。不过，凯平现在可能早就睡了，但她还是决定去吵醒他。毕竟下午他玩得这么开心，晚上来受点罪也不过份。更何况她觉得若再不解决美娟信上所写之事，她很难安心做她的工作。

她捧着热呼呼的面，走到凯平的房门前轻敲。

良久，她才听到从凯平房里传出来跌撞的声音。

“谁？”凯平睡眼惺忪的打开门，看得出来他身上的睡衣是仓促之间胡乱套上去的。

“是我。”子萍朝他一笑，轻轻的推开他，自己捧着面进去。

凯平完全地清醒了。“加菲？”他低声叫道，同时注意到自己的服装不整。他边拉好衣服跟上她。

“是我。想吃宵夜吗？”子萍把面放在他的书桌上。

凯平愣了会，看看钟。“你半夜三点钟来我房里，就是问我要不要吃宵夜？”

“不止。事实上我还有点事想跟你谈谈，你很想睡吗？”

他抹抹脸，让神智清醒。“不。我一点都不想睡。你呢？子菱说你很累的样子，怎么？我看你的眼睛还好，没变成熊猫嘛！”

子萍撇撇嘴。“显然子菱这个多嘴婆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了。”

“没。起码她没告诉我何某人是如何的不得你欢心。”凯平逗她，还拉了把椅子坐在她书桌对面。“你有什么事急到不顾淑女风范跑到我房里来？”

她瞪他一眼。“你今天是过得太愉快了，所以得寸进尺？”

“过得太愉快？我不以为今天我哪里过得好了？”他停顿了会，而后恍然大悟。“莫非你是在说下午和子琪去看电影的事？”

“难道还有其他事吗？算你运气好，子琪人又温柔又漂亮，是个难得一见的好女孩……”“只除了她不喜欢看电影。”他替她接完。

“是的。只除了她不喜欢看电影。”子萍舔舔唇，不知该如何启口。

凯平看看她。“加菲，你有事要说是不是？”

“没事不能找你吗？”

“在半夜三点钟？”他露出笑意。

“你不欢迎？”

“不！”他急忙道。“事实上我相当的欢迎，只要是你想找我，什么时候都可以。”他温柔的说道。

“包括子琪？”她急欲想知道这个答案，虽然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凝视她良久，才缓缓开口：“只有你。”

蓦地，子萍几乎潮红了脸庞，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一个男人的话感到尴尬。

但她立刻想起她深夜来此的使命。

她清清喉咙。“凯平？”

“嗯？”

她玩弄着手上紧紧握住的筷子。“我一直很想跟你确定一件事，如果我问你，你会毫不保留的告诉我吗？”

他愣了会，随即警惕起来。“什么事？”

她困难的咬了咬唇，“呃……就是有关美娟信上写的……”惊讶写满在他脸上。他的一颗心突然卟通卟通的活跃起来。

难道美娟真答应了他的请求，在信上为他写了些好话？

“凯平，你在听我说话吗？”

“有。当然有。”他粗哑的声音难辨。难道加菲了解他十年情意，今晚特来告诉他答案？突然间，他冷汗直流。

“凯平，你没事吧？你脸色似乎不太好，还是我改天再找你谈好了。”

“不！”他尖声叫道，换来子萍更奇特的眼光。

他勉强朝她笑笑。“我没事的。”他耙耙头发。“我只是，呃，不太适应半夜爬起来吧！美娟……在信上说些什么？”他一直盯着她看，满是期待的眼光。

子萍垂下睫毛。“凯平，这件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美娟也要我隐藏不说，但我想两人坦诚布公的谈，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说是不是？”

凯平的一颗心浮沉不定。“加菲，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绝对尊重你的意见。”他略为痛苦的补上最后一句话。

“真的？你真的会听我的？”子萍等他迟疑的点头后，才露出欣喜放心的微笑。“那太好了！先前我还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但现在听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不少了。”

凯平一惊。难道加菲是特来婉拒他的爱，而又不想伤他的心吗？

子萍继续说：“凯平，我认识你也快十年了，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正常而诚直的好男人，但我从没想到你会这样一头载下去……”她难过的说着。

“我是身不由己。”凯平柔柔的说道。

“难道你就没想过我会怎么想吗？”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加菲，”他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态仿如年少时一般。“我一直很想知道你对这件事还有对我的观感如何？你能接受吗？”

子萍面对他柔情似水的脸孔说不出话来。她不想伤她凯平弟的心，但事已至此，她也已经知道凯平的想法，她绝不能再让他堕落下去。

“加菲，短短几句话也让你难以启齿吗？”他紧张的语气让子萍心悸。凯平真已投入这么深了？

凯平愈等愈心惊，看着她不忍的神色。难道她真是来拒绝他的？难道她不知道他的爱有多深吗？

“加菲？”他的声音微发颤。

子萍狠下心。“凯平，我无法接受。”她低沉但清楚的声音传入凯平耳里。

一时间，凯平脸色血色尽失。整个人像是受不住打击而呆立在当常子萍着急的看着他。“凯平，你没事吧？我就知道我不该说话这么直接的，对不起，凯平，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缓慢的将呆滞的眼光移向她。“直不直接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还不是一样。”他苦涩的回答她。

她心疼又担心的蹲在他面前。“凯平，天下何处无芳草，你又何必单恋一枝不该单恋的花呢？”

凯平猛地站起来，不顾翻倒的椅子。“但我就是单恋了，而且单恋十年。”他吼道。“现在你叫我放弃？这谈何容易！”他悲伤的用拳击墙。

子萍急忙跟在他身边，但始终都未碰到他。“凯平，只要你肯尝试，一定会成功。天底下好女孩这么多，不怕没有适合你的。嗯？”

“我偏不喜欢。你以为十年的感情说放弃就放弃吗？如果是你，你能吗？你能吗？”他朝她吼道。

他隐忍了十年，今天他要把一切积压在他心底的苦闷全吼出来。

子萍困惑的看着他。“你是说，差不多从我认识你的那段时间里，你就已经放下你所有的感情了？”

凯平愈想愈伤心。“美娟在信上不都写得一清二楚了吗？加菲，难道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只要跟我说，我还有希望，哪怕一是丁点，我都能满意足，好不好？加菲！”

子萍咬住下唇，摇头拒绝他。“凯平，这根本是没有希望。如果我说有希望是骗人。”

“我不相信你这么狠心。”他不顾子萍惊吓，蓦地抓住她的手。“加莫，难道你是因为下午我和子琪去看电影，所以才这样对我？你完全误会了，我和子琪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我去叫子琪来。”他拉着她想出房门。

子萍急忙阻止他。她勉强忍住用力推开他的欲望。她努力告诉自己，这全是为她的凯平弟之故。若不是为此，她何必在这里苦苦劝他呢？

“凯平！”她低声喝道。“难道你想让她们全知道你不正常的性格？”

“他们全都知道了！”

子萍瞪大眼。“你说什么？”

凯平伤心欲绝的望着她。不明白她如此狠心，而自己却仍爱着她。

“凯平，你说他们都知道了？没骗我？”她小心的抽出自己的手。

“我杜凯平从不骗人。是的，纪家老少全都知道了，只除了你以外。”他低吼道。

子萍傻愣愣的站在原地，不久，她才开口：“你的意思是从头自尾，只有我蒙在鼓里？”

“显然如此。不过他们没你这么狠心，他们还很好心的协助我、帮我！”他恨恨瞪她一眼。

“协助你？”她失去控制的大叫。“你说他们还协助你？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在害你吗？”

“害我？”他心灰意冷的笑着。“我不以为他们是在害我，害我的是你。若不是当初认识你，我也不会搞成今天这副模样了，如果你肯给我一丝机会，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种下场了。”

“凯平，我说过好几次了，我这完全是为你好。”她突然喃喃自语。“明天我一定要找爸他们好好谈谈，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这样害你。”

“有事我一个人承担，你不必找他们。算我瞎了眼，喜欢上这样一个人。”他生气道。

子萍盯着他看。“你还知道你瞎了眼，喜欢错人了。凯平，我真不懂为什么你会把感情错放……”“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他顿了顿，看着她的眼神里充满伤心及深不可及的莫名情感。“就算今天你不愿意，我仍然坚持我的感情。谁叫我已经爱上了呢！”

“不！”子萍坚定的否决他。“就算你愿意让自己深陷泥沼，就算美娟点头，我也不愿意。凯平，从明天起，我会为你介绍一些好女孩，总有一个一定会适合你的。”

“我说过我不要的。”凯平又气愤起来。“就算你不愿意，你也不能这样待我……”“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希望……”“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我要说几遍……”“我的凯平弟得AIDS……”“彼此的年龄没有关系，更何况我差你只二年零七……”他蓦然停下，看着子萍充满疑惑的眼神。

许久，凯平才打破沉寂。“我没听错吧？”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的确没听错。凯平，我真的是希望你是个正常人，但事到如今，我只希望你能放弃那段不正常的感情，我就很心满意足了……”“等等！”凯平插进她的话。“为什么我会得AIDS？”他一字一句的轻吐出来。

子萍的眼神转为严肃。“凯平，我们都心知肚明，难道你真要我说出来？”

凯平坚决的点头。“是的，我想我们彼此之间似乎有点误会。”

“我们之间会有什么误会？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凯平，虽然你一直瞒着我，但美娟在信上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了。”

“她到底告诉你什么？”

“你是同性恋。”

好久好久的时间，凯平只能呆呆的、傻傻的睁大着眼睛盯着子萍看。

他根本说不出半句话来，因为他所受的震惊太大。

子萍担心的看着他，自从她进凯平房里，凯平似乎就一直不太对劲的模样，尤其是现在，整个人好像都成了木头人似的。

“凯平，你没事吧？”他担忧的问道。

凯平依旧是盯着她瞧。

她慌张的手足无措。“凯平，我知道我话不该说得那么清楚的，那一定很让你尴尬。但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她见他仍无动静，决定向外求救。“凯平，我去找爸他们来，也许我应该找救护车来才对。”

她转身向外。

“等等，加菲！”凯平好不容易吐出细小的声音。

她赶紧靠过来。“凯平，你没事了？你汗流得这么多，真没事吗？”

“加菲，”他缓缓问她。“美娟信上到底写些什么？”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想再确定一下。”他仍轻声问着，仿佛力气早已用尽似的。

子萍皱皱眉，回答他的问题。“美娟说你是同性恋。”她好心的补上一句。“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歧视你的。”

“谢了！美娟只说这而已吗？”他小心的问道。

她困惑的看着他。“除了这个以外，还应该有些什么吗？”

“那么你所谓不正常的感情就是指同性恋了？”

“那当然。要不然还会有什么？”

“而你所谓的不接受，也是指同性恋？”他带着期盼眼神看着她。

子萍完全被他弄糊涂了。“当然是同性恋。我绝不会让你变成同性恋的，当然更不愿意你得爱滋病，你到底是怎么了？”

“而你一进门所说的话全是关于我变成同性恋的事？”

她瞪他。“不然，你还以为是什么呢？”

她话一说完，凯平就开始大笑起来。他笑倒在床上，泪流不止。

子萍皱着眉，看着他的举动。难不成同性恋也会有这种怪异行为吗？

凯平简直开心的像飞上天空。他原以为十年单恋被加菲断然拒绝，他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但如今，他的心像是放下一颗大石似的，他绝没想到他托美娟帮他写上几句好话竟然会是这个结局，不过话说回来，美娟写他是同性恋又是何用意？难道她是报复他过去缠她助他一臂之力？不太可能吧！无论如何，他的一颗心现在才算是真正放松下来。毕竟加菲不是拒绝他的爱，但如果他真对她说呢？她会不会像刚才那样……他不以为他承受再一次的打击。

子萍看他一忽儿忧忧愁愁，一忽儿开心，现在又沉思起来，她发现她愈来愈不懂凯平的心思了，不过无论如何她是一定要拉凯平一把的。

“凯平？”

他抬起头来，眼神已不若先前那般痛苦了。

子萍清清喉咙。“凯平，我要你知道我绝不会因为你是同性恋就远离你的。”

“我知道。”凯平温柔笑道。“我也知道你难得说这么感人的话。”

她眯眼。“你的意思是我平日对你刻薄？”

“我没这个意思。不过，加菲，我们和平相处不也很好吗？”

她耸耸肩。“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即使为了我，也不行？”他严肃问道。

她蹙眉。“凯平，同性恋都是如此吗？”

“什么？”

“情绪变化多端。”

他眨眨眼。“可是我不是……”

她打断他的话。“凯平，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成为同性恋的，但我想这可能跟我有些关系。”她有些后悔的说道。

他发现自己又愣住了。“跟你有些关系？”他重复道，但马上大悟。“加菲，难道你是同性恋？”他既痛苦又震惊的看着她。

“我？”她失笑，同时抽出桌上的面纸擦拭被凯平握过的手。这一切全都落在凯平眼里。

“加菲，你不回答我，就是默认了？”他干哑声着声音道。

“我不回答你，是因为这太好笑了。我现在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我不是同性恋。”

“但你刚才说……”

“我的意思是，”她带些歉意看着他。“这些年来你常跟我在一块，自然我也在不知不觉中灌输你一些我讨厌异性的观念，你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也变得跟我一样。但凯平，我还是得先声明，讨厌异性不等于就是同性恋。”

“但加菲，我……”他张口想辩解，但又被她打断了。

“凯平，在过去任何人谈什么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我都不管，我也不反对，毕竟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权利。但唯有你，我的凯平弟，我无法眼睁睁的看着你陷下去。”

“我不是你的凯平弟，你要我说几次，你才明白，我……”“好！我不叫你弟了，但凯平，我要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当然我也不会让你成为同性恋。”

“我不是……”他一直想找机会解释，但仍被她的话打断。

“所以，凯平，我决定替你物色几个好女孩。”她心平气和的说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你一直没有碰到适合的女孩，我相信……”他终于坚决而大声的开口反对：“我不要什么好女孩。”

“但，凯平，唯有这个办法你才能脱身出来。”

凯平生气的瞪着她。“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什么女孩最适合我？”

“你可以多交往几个，我知道刚开始是很困难的，但我想只要你有心……”“我不是花心大萝卜。”他大叫道，同时扯掉她的第四张面纸。“你再擦下去，就流血了！”他气道。

子萍勉强忍祝“好吧。我听你的，但你也得听我的，凯平，我真的不希望你变成同性恋。”

他气消一半。“因为你关心我？”

“是的。”

“还有呢？”

“还有？”她困惑的看着他。“还有什么？”

“除关心外，你对我还有什么感情？”他突然问道。

她愣了愣，随即恢复神情。“凯平，我不以为我们谈话的重点是这个。”她顿了顿，蓦地想起下午的事。“凯平？”

“做什么？”他有些沮丧。

“你对子琪是否有好感？”

“子琪？”他看着她。“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别管，先回答我的问题。”

他耸耸肩。“是又怎么样？”事实上，他对纪家老少都有好感。

子萍又喜又怅然，虽然她并不知何来的怅然。

她面带笑容的看着他。“我想我们找到办法了。”

“找到办法？加菲，在这种时候你还跟我打哑谜？”

“我没打哑谜。我是在为你着想。凯平，既然你对子琪有好感，我想使你恢复的就只有子琪了。其实子琪也是个好女孩。”

凯平不耐的回答她，气她的不解风情。“我说过我不是同性……”他停了下来，因为一个计划迅速在他心底成形。

“加菲？”他沉思起来。

“做什么？”

“你是说要找一个我对她颇有好感的女孩跟我交往，以断绝我有同性恋的倾向？”

“是啊！”

凯平缓缓浮出再得意不过的微笑了。“但加菲，除了子琪之后，我心里还有一个更具好感的女孩，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她协助？”

“那当然，这样成功率大嘛！她是谁？”

“你真想知道？”他神秘的问道，眼神闪烁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她翻翻白眼。“她到底是谁？”

“你。”他正视她。

她的不耐消失了，只留下瞪得跟铜铃一般大小的眼睛。

她的食指回指自己。“我？”她哑声道。

凯平点头。“你。”他的眼里充满笑意。

子萍想了想，看着他。“你在开玩笑。”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他勉强保持正经的样子看着她。

“像。像极了。”她气恼道。“凯平，在这种时候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不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平静的说道，换来子萍无法置信的瞪视。

“你没骗我？”

“没。”

“可是……”子萍像是突然变哑了似的，说不出话来。“可是，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就像我是同性恋一样的不可能？”

“没错。”

“但我现在就是同性恋。”凯平得意的说道。

她怒瞪他一眼。“你似乎很开心的样子。”

“我可没有。加菲，是你自己说要找一个我能接受的女孩，你可不能反悔。”

“你在整我！”她指控他。

他举起手。“我发誓我没有。加菲，你该不会想临阵脱逃吧！”

子萍心慌起来。“但这根本不可能。子琪是这么的漂亮……”“我杜凯平看的可不是外表。加菲，这不是你的借口。事实上，我们相处也快十年了，我对你喜欢的程度高于子琪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可是……你知道我讨厌男人的。”

凯平大叹口气。“原来我杜凯平比不过你讨厌异性的个性。也许你该任我自生自灭了。其实当同性恋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

他眼一亮。“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我没说我答应了。”她悻然道。

“那么你真要我自生自灭？只因为你不肯帮我忙？”他装出可怜无比的语调。“我不会逗你的，虽然你曾答应美娟要照顾我的。”说着说着，他又叹口气，眼角不时瞄她一眼。

子萍犹豫许久。“我们只是假戏假做，只要等你对女性不排斥后，就成了？”

“那当然。”但最后结果如何，可就没人知道了，凯平暗暗心喜。

“你得答应不准再随便摸我了。”

“你说得好像我是色狼似的，我只不过是碰你的手罢了。再说有哪对情侣要相隔一尺以上的。”他抱怨道。

“我们又不是真情侣，要不是为了扶你一把，说什么我也不做这种事。你到底答不答应？”

凯平叹息。“不答应行吗？”

“那好极了！对，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没错。你还得答应我，不能再跟你喜欢的同性见面了，否则美娟回来我无法交代。”

“没问题。”他立刻直爽的答应下来，引来她奇怪的注视。他故做潇洒状。“我答应你的事，我应该兑现。再说，你这么帮我，我自己还留恋以前，那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子萍满意的点头，接受他的解释。虽然她不知道要他跟以前同性恋人分开，为何他还笑得如此开心。仿佛占了什么便宜似的。

“事不宜迟，明天我们就来第一个约会吧！”凯平兴奋的说道。

“约会？”子萍呆住了。

“是啊！”他理所当然的看着她。“你不以为一对情侣却没有约会，这不是很奇怪吗？”

“但我们只是假情侣。”

“加菲，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为了我，情愿暂时作我的情人，就应该付出一点实质的行动。难道你认为空挂情侣之名，却毫无行动，这对我的同性恋倾向有帮助吗？我可不认为。也许我应该回头找我的同性恋人，他还愿意和我谈谈恋爱什么的。”

“不！”她急忙阻止他，她好不容易才把凯平拉回来，她怎能再让他回去！

她舔舔唇，痛下决心。“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约会就约会，但明天你不是要上班吗？”

“请假！”他满意地笑道。“反正为了我自己嘛！”

她挣扎许久，终于答道：“好！但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OK！没问题，明天下午我回来接你？”

子萍叹口气。“好吧！”她看看钟，感觉自己好像经过一场大战似的，全身早已虚脱。不过这倒也有代价，起码她的凯平弟有希望是异性恋者了。这下她可对得起美娟了吧！

“我看我也不用睡了！都已经五点钟了。”她咕哝道。

凯平掩不住笑意。“不！加菲，我看你还是去睡一会儿，要不下午你可就没精神应付你的第一场约会了。”

她睁大眼。“你是说还有第二场？”

“第三尝第四场直到我对异性有兴趣为止。”运气好的话，可能一辈子，但凯平没说出口。“不过，你要真睡不着的话，你可以陪我去慢跑，我们可以再聊聊。”

“我不以为你还有多余的精力去慢跑。你自己去吧！我现在得去补足我的睡眠。”她转身开门。

“加菲？”他叫住她。

“做什么？”

“这不是梦吧！等你醒来后，你不会后悔吧？”他担忧的问道。

她回过身看他。“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是。再说，我纪子萍从来不轻言允诺做不到的事。”

凯平放松的笑了。

等她离去后，凯平开始计划要如何获得她的心，他应该感谢美娟才对，若不是美娟为他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跟子萍成为情侣，即使是假的。虽然这只是暂时性的，但只要子萍肯让他追求，他十年的单恋一定会有希望的，他暗暗鼓励自己，毕竟机会来到他手上，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他自己了。

他得意的睡不着觉。

第五章

“老大，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睡眠不足的人还能笑得这么开心。”朱扬趁着采访新闻回来后，找个空档跟凯平聊天。

凯平咧嘴。“现在你见到了！”他打了个哈欠。“睡眠不够倒是不要紧，不过下午我要请假，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交给我？老大，你太没天良了吧！上回你早跑还是我替你顶着，现在你又要牺牲我，这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他大声抱怨着。

凯平略为歉疚的拍着他的肩。“等下回你谈恋爱时，我替你顶着，这总可以了吧！”

“谈恋爱？跟女人玩玩是可以，至于谈恋爱就免了！”朱扬答道。“光看你这些日子的神魂颠倒就让我怕一辈子了。”他摇摇头，去做他的工作了。

凯平完全没听到他说的话。他的一颗心完全被喜悦所占满，这是他跟加菲十年来第一次的约会，他怎能不开心，也许他该买一束……“光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有一个男声在他面前响起。

凯平回过神，看见叶天杰正以有趣的眼神打量着他。

他清清喉咙。“有事吗？”

“没事。只是看你今天似乎快乐得要飞上天了，想来沾沾你的喜气。”叶天杰微笑的说道。

凯平掩不住笑意。“喜气还谈不上，但希望正在萌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有希望。”他突然停下来，因为他看见叶天杰的左手绑着层层绷带。“你受伤了？这是怎么回事？你还好吧？”他关心道。

叶天杰笑着摇摇头。“没什么。只是上回为救一个女孩的皮包被划了一刀。”

“看不出来你还是英雄救美型的。”

叶天杰似乎有些害羞起来。“那个女孩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把我当正常人看待的女孩。”

凯平眼一亮。“那么说，你也有希望了？”

“希望谈不上。倒是你，我想跟你谈一件事。”

“什么事？”凯平倒了杯水喝。

“是关于那天你看见一男一女在安全岛上的事。”

凯平略略惊讶。“加菲？”他不自觉溜口而出。

“那个女人就是加菲？”叶天杰仿佛在意料之中的样子。

“没错。天杰，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见到他和你的女朋友在一块。而那个男人是另一家杂志社的记者。”

凯平看着他。“你的意思是……”

“别忘了最近他们和我们杂志社正在调查同一件内幕消息。而你就是负责调查的记者。”

“你的意思是……”他怒气陡生，“他在利用加菲。”

准二点整。

这是子萍第十二次不耐地望向墙上的钟。自从她答应了凯平的约会后，她就一直浮躁不安，也许是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与所痛恨的异性约会，也许是因为睡眠不够的关系，但此刻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凯平尚未回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她想着想着就冒出了冷汗。

“子萍，你不先坐下来吗？打从我一进门开始，我就看着你一直在我面前踱来踱去，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坐在沙发上的成熟男人问道。

“我没事。事实上，我好得很，倒是你应该担心自己的事。”

“我？”男人苦笑，不自觉的抹上一股忧郁的气质。“我天天都在担心我自己，还有她变化多端的心思。”

“是呀！她前几天还跟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你的存在，她依然活得快乐。”她颇为同情的看着他。

“是吗？也许下回她就会向世界宣布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事实上，她已经这么说过了。”

他的脸色更难看了。“她说了，我可没答应……”他话未说完，就听见门铃声响了起来。

子萍几乎是跳起来地跑去开门。这让他暂时抛弃烦恼，好奇来人是谁，毕竟他跟子萍相识十多年之久，他从未看过她如此着急

过。

“凯平，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子萍一开门就骂道，但她很快就发现她是对着一束玫瑰花骂。

凯平笑着从花后头露出脸来。“加菲，我又不是故意迟到的。”他想把花束交给她。

但她并未接过来。“我不喜欢花。”她简单明了地说道。“而且我不以为你有送花的必要。”

“不喜欢异性、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也不喜欢花。”他不满的咕哝道，换来她的白眼。

凯平耸耸肩，硬把花塞到她的怀里。“加菲，当一个男人送花给一个女人的时候，她应该表现出非常快乐的样子，尤其对方送的是玫瑰的时候。”

“为什么我应该表现出快乐的样子？我痛恨人迟到，你是想收买我吗？”

凯平笑着摇摇头。“玫瑰代表爱情，不代表收买。而且我对于我的迟到也道过歉了！”

她瞪着怀里的花。“我们之间不是爱情。”她直接了当的说道。

凯平的眼神里有一瞬间黯淡下来，但他马上又振作起来。

“加菲，演戏就要演得真，难道你希望我把花送给我同性的恋人？”他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如果你不愿帮我，我只好……”“我没有说我不帮你。”她大声打断他。

凯平浮起一个得意的笑容。“所以？”

她瞪着他，半晌她才勉为其难的开口：“谢谢你的花，我很高兴，尤其送的还是玫瑰呢！”最后一句话她忍不住讥讽。

凯平不在意她的嘲笑，他依然用懒洋洋的态度面对她。“还有呢？”

“还有？”她睁大眼。“你还想要什么？”

“一个吻。”

“一个吻？”她尖声叫。“你在说笑。”

“我没有。加菲，一对正常的爱侣偶尔来一个吻也是非常正常的。”他颇具耐性的说。

她看着他。“杜凯平，你似乎很了解一对正常的情侣应该会有什么举动，或许我们之间的协定应该告一个段落。”

他谨慎地不让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加菲，我是很了解正常的情侣应该会有什么举动，因为我，呃，你也是知道的，虽然我很了解，但我毕竟还是不正常，如果你不拉我一把，我可能，呃，后果你也猜到了吧！”

她忍住气。“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被人耍了呢？”

凯平眨眨眼，以示他的无辜。“加菲，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帮我了？”

“我没有！”她尖声道。不知曾几何时，她的凯平弟变得如此滑溜。

他立刻脸露微笑。“那么，你想到哪里去玩？也许你应该把花先插在花瓶里。”

“我知道。”她悻悻然的离开门边，才让凯平发现客厅里赫然还坐着另一个男人。

他几乎是用冲的跑进去。“你是谁？”他大吼道，醋意明显的表露在他脸上。

加菲立刻奔回客厅。“怎么了？”她不明所以的看着客厅的两个男人，她还以为发生什么大地震之类的恐慌呢！

凯平勉强抑止住妒意。“加菲，他是谁？为什么和你独处一室？”他咬牙的问道。想当初他要进纪家大门一步还得费尽心思，而这个国人未免太容易就进来了吧！

坐在沙发上的男人举起手表示和平。“别误会。我跟你的加菲纯粹朋友关系。我之所以待在这里是为了等小菱子回来。”

“我不是他的加菲！”子萍抗议。“还有，他是任伟凡，记得吗？小菱的男朋友。”

凯平呆了会儿，才想起。“我记起来了。我们见过几次面。”他暗暗松口气。

任伟凡笑了笑。“我还以为这里差点就要发生流血事件呢！”

凯平不好意思的跟着笑了。“对不起，我太冲动了！”

“关心你的加菲才会这么冲动吧！”他颇具深意的说道。

“我说过，我不是他的加菲，而且我讨厌中菲这个绰号。”她瞪了任伟凡一眼。“如果你希望我在小菱面前帮你说好话，你就给我闭嘴。”

伟凡只好耸耸肩，不吭一声了。但他的眼神充满好笑的味道。

“我们可以出去了吧！”凯平带着殷勤的微笑。

子萍瞪他一眼，突然注意到他的手腕缠着绷带。

她惊叫一声。“凯平，你的手怎么了？”

“一点小伤而已。加菲，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顾左右而言他。“小伤会缠着绷带？”她追根究底。

“加菲，你是在担心我吗？”

“不是。”她快速的回答。“我是怕有仇家找上门来。”

凯平看了伟凡一眼，懒道：“加菲，我不以为这里是讨论的好地方。再说如果你要再继续说下去，我们的第一场约会就泡汤了！”

“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她喃喃道。

“加菲！”

她耸耸肩，率先走向门口。“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没和你约会就没办法拉你一把，你可能就永远是那副样子了！”她先走出去。

“子萍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你是什么样子？”伟凡好奇的问道。

凯平微微一笑。“她以为我是同性恋。”

说完，就留下伟凡惊讶的目光，追子萍去了。

当天黄昏，他们吃过饭后，凯平半强迫的带着子萍来到海边，当海潮的湿味随着微风一阵阵飘到子萍面前时她迫不及待地解开安全带，走出车门深吸口气。

凯平满脸笑意的跟在她身后。“加菲，我准备这个余兴节目还不错吧？”他欣赏着她的乌黑长发随风飞扬。

她想瞪他一眼，但却不由自主的挂满笑意。“尚可。”她的声音跟着风飘向四周。

“只有尚可而已吗？”他接近她一些。“我记得在餐厅里还有人很不满意我强行带她来这里呢！”

她皱皱眉，看向他，几丝发丝跟着飞到她脸颊前。“你是想跟我吵架吗？”

“我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很喜欢我带你来这里。”

“你现在知道啦！”她向前走几步，海浪像蝴蝶一般扑打着岸边。

他跟着她走。“我想听你亲口说。”

“好吧！我是很喜欢这里。”她不情不愿的说道。

“所以？”他的脸上挂着特大的满足笑容。

“谢谢你。但我可先声明没有吻。”她有趣的看着她身后走出的一对对沙滩脚樱“意料之中。不过，这种事得慢慢来。”他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她转过身面对他。“我听得一清二楚。凯平，我愈来愈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如美娟所说的一样，或许是你和美娟开了我一个大玩笑。”

他慌张的看着她。“你不相信我？”

“我没有。”她偏着头打量他。“但你似乎对女人很有一套，同性恋对女人不是敬而远之的吗？”

他清清喉咙。“加菲，你不是同性中人，你当然没法子了解。也许我带个男人回家，你就会相信了？”

“不！”她马上否决。“你要敢带你的同性恋人回家，你就会发现你和你的行李会让我丢在纪家门外。”

他柔柔一笑。“加菲，你还是担心我的，是不是？”他想伸手拂去飘在她脸颊上的长发，她警觉地后退一步。

一股尴尬蔓延在他们之间。

许久，只有海浪声围绕在他们身边。

子萍只能低着头看着脚边浸湿的沙子。

“加菲，”凯平首先打破沉默。“或许你会认为我旧话重提，但我还是必须说出来。加菲，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嘴一撇。“这不关你的事。”

他挡在她面前。“加菲，这当然关我的事。”

她直视他。“哦？为什么我都看不出来呢？”

“因为……”他舔舔唇。“加菲，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

“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就不会找我帮你了。”她一笑置之。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些手足无措。这令子萍吃惊，她很少看过凯平这副模样，自从他大学毕业后。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顺着他的意问道。

“我的意思是，呃，如果我说我爱你呢？”他一口气快速的说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

“你爱我？”她下意识的重复，注意到凯平的专注，她忍不住失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有些恼羞成怒。

她笑着摇摇头。“凯平，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他严肃中带有淡淡悲伤。

她并未注意到。“对！如果你能爱上一个异性，那不就代表你已经恢复了吗？不过，那未免也太快些了吧！”她回头走向车。

“加菲！”他追在她身后。“我是说，如果！如果今天我不是同性恋，而我爱上了你，你会怎么办？”他迎着风喊道。

她停下来，回首看他。“你想要我怎么办？”

“你会为了我而放弃你那套不成调的理论吗？”他期盼的凝视她。

她首次注视到她的凯平弟已经成长为一个大男人了。

“加菲？”

她转身看海。“不会。”

“为什么？”他痛苦的语调飘向漫无边际的天空。

“不为什么。”她始终背对着他。

“不！这一定有原因的。加菲，难道你不能告诉我吗？”

她的眼光飘浮不定。“我不想说。”

凯平伤心极了，但他并不愿她见到。“难道是为了那个何介文吗？”

“何介文？”

“对！”他蒙蔽在自己的妒火之中。“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你，他认识我所不认识的你，他甚至比我还要早十年认识你，我怀疑你喜欢他的程度甚于我。”

子萍困惑的转向他。“你介意？”

“是的。我非常介意。过去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是最接近你的男人，但现在我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他甚至还私心的以为只要她不喜欢其他男人，总有一天他还是有希望的，但现在……“那么你现在还是可以继续认为下去。”她突然说道。

他愣了会。“你说什么？”

她的笑容带着苦涩。“我是说，凯平你会爱上一个仅有几面之缘，而后相隔二十年才见面的女孩子吗？”

“不会。”他答道，但他却会爱上一个十年来朝夕相处的女子，他涩涩想道。

“这不就对了！何介文在我生命中还称不上一个章节，他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而你，凯平，我虽然讨厌异性，但你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是唯一的。”她柔柔道。

凯平先是惊讶的张开嘴，而后他的心像是被快乐给塞满似的。

“你是说真的？”他忍不住问道。

“你看过我骗人吗？”

凯平喜悦的咧嘴大笑。“那么我做的总算没白费了。”他看着他偶尔发疼的手腕，觉得换来她的这么一句话真是值得极了。

“什么没有白费？”

他只是笑着猛摇头，并没多做解释。

事实上，他今天之所以迟到全是为了加菲。自从上午天杰告诉他姓何的事情后，他和天杰一起找上机会拦堵那个姓何的，而当他证实天杰的话没错后，他狠狠的给了姓何的几拳，威胁他不得再找加菲。但他自己的手腕也被玻璃划了一刀，还马不停蹄的赶回纪家赴约，但他认为这一切都值得。只要加菲对他有好感，哪怕再来几刀，他都不怕。

子萍皱着眉。“凯平，我认为你最近愈来愈奇怪了，告诉我，同性恋的人都这么奇怪吗？”

“或许。加菲，你真只把我看做好朋友吗？”

“怎么？有异议？”

“如果我要你把我看作是比好朋友还要高一层的朋友呢？”他两眼闪烁的看着她。

子萍盯着他。“不可能。”

“为什么？”凯平不放弃的问道。“你不能这么笃定。也许你明天、后天甚至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就这么的爱上了我呢！”

“例子有一个就够了。”她淡淡说道。

“例子？”凯平大惊。“加菲，你谈过恋爱？不可能。我认识你有十年，你不可能……”她打断他的话。“不是我。是我父母。”她的眼睛飘向遥远的地方。“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伟大的父亲抛下生病的母亲还有我，去追寻他所谓的梦想。”她的语气中带着隐约的惶恐。“你绝对无法想像才八岁的我，什么也不懂也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母亲的生命力一点一滴的在我面前消失殆尽，而我伟大的父亲却不知道在哪个国家享受他的梦想。”她满脸嘲笑的看着震惊的凯平。“这就是爱情，我的父亲因为爱情不顾家人的反对私奔，但最后呢？有好结果吗？剩下的只不过就是负心汉三个字。”

“加菲，”他轻唤道。“我很难过。”

“这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子萍的眼睛蒙上一层雾气。“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所以我讨厌男人，不相信爱情，毕竟爱情在我眼里并不能代表面包。”

“但你父亲并不能代表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薄情寡义的。加菲，你不能一视同仁的。起码给我……其他男人一个机会，好吗？”

子萍只是垂下睫毛。“天快黑了，我们应该回去了。”

他闭上眼睛，暂时放过这个话题。“加菲，下次我还能约你出来吗？”他轻声问道。

她看着他，再看看海。“再说吧！”

他们回家的一路上只有沉默。

第六章

黑暗笼罩整个客厅，烟雾像是一阵阵薄云从凯平的半截香烟里飘出来，这就是纪家的大家长，纪儒文半夜出来所看见的情景。他看见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失恋的男人正孤独而忧郁的坐在沙发上，而凯平所失恋的对象就是他的女儿，他怎能不上前安慰安慰他！

他长长叹口气，走到凯平身边。“还是看开点吧！”

凯平抬头，他的眼里充满血丝还有苦恼。“纪伯父！”他让开他身边的位置。

纪儒文坐下。“你又在为子萍的事烦恼了？”

他苦笑，但不答话。

“凯平，人的一生有时候不能只追求一次恋情。既然子萍这孩子无法接受你的感情，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如果我要放弃在十年前我就放弃了，也不会等到现在。”

纪儒文叹口气。“子萍这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十分了解她。她的个性实在太偏激了，凯平，如果你下定决心非追她不可的话，那么我希望你多包容她，她曾受过伤……”凯平被他的话吸引祝“伯父，子萍曾告诉过我她父母的事。但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到纪家的？”

纪儒文略略惊讶的看着他。“子萍告诉过你？”他的嘴角露出一个笑容。“她从没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她的过去还有她父母的事，都还是孤儿院院长告诉我的。那时候我事业非常忙碌，没时间照顾子琪还有子菱，只得任由她们在附近的孤儿院和孩子们玩，结果有一天我提早回家经过孤儿院，想把子琪她们接回去，没想到这两个小家伙紧抱着子萍不放，我和院长怎么分开她们都没办法，只得先让子萍这孩子到家里住几天，结果这三个孩子的感情愈变愈好，所以啦，到最后干脆领养子萍这孩子了。不过，凯平，子萍她肯把她父母的事告诉你，这表示你在她心里的地位不低，你可得好好加油。”

凯平只有苦笑的份，他并不认为他的地位在加菲心里占有多崇高的份量。毕竟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这辈子是绝不可能以他为对象的。那么……他该怎么办呢？谁能告诉他，他该怎么办？

一连数日，子萍对凯平的唯一的看法是，她的凯平弟几乎快变成隐形人了。

虽然她并不知道为什么，但她明显的感觉到凯平似乎为某一个问题而烦恼，她并不敢自告奋勇的帮他解决，因为每当她想跟凯平说话时，他总是以令人心悸的眼神看着她，要不就根本不理她。这到底算什么？她好心的想帮助他恢复正常人之身，而他却理也不理她，有时还以深思的眼光看着她，否则就整天锁在他的房间里许久不出来，甚至连他的第二尝第三场的约会都不见了！她开始怀疑她的凯平弟是着了什么魔了，要不就是那天在海边的话影响了他。她忘不了那天凯平说爱她的时候，眼里所带着的神情，难道他真的……不！她的凯平弟当然是在开玩笑……不！她不能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她可能会真以为……铃声让她的神智暂时恢复清醒。

她急急忙忙的跑去开门，虽然一大早起来实在有违她的原则，但要让子菱她们爬起来开门，根本不可能，更遑论凯平了。

她打开门。

一个高高大大，左边脸上有道长疤的男人对着她露出迟疑的笑容。

她皱皱眉。也许她流年不利，碰上个神经玻他开口。“我找凯平。你不介意吧！他请了好几天的病假，我来看看他。”

她心一惊，蓦地想起美娟的话，想起她允诺之事。这个男人该不会和凯平有什么……“我可以进去吗？凯平在吧？”

她并没回答，因为她的心理正猛想着该如何赶走他？

“我当然在。进来吧！”凯平突然出现在她身后补充。“加菲，让他进来吧，他是我的同事，叶天杰。”

好朋友？在他们心目中，好朋友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她忍不住想道，但她还是不动声色的让他进去。

“说实话，我一直担心是不是那天的伤让你大病一场，不过今日一看，似乎没什么嘛！”天杰说道。

凯平耸耸肩。“是没什么。”他先坐在沙发上，天杰也跟着要坐他身边。

子萍见状，赶紧像风一样的抢先占了他的位子。换言之，叶天杰恐怕得另寻他位了。

这两个男人对看一眼，然后叶天杰还算有风度的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至少在子萍眼里还称得上是风度。

“加菲，麻烦你泡茶……”

“茶没了。”她流利的回答，眼睛连眨都不眨。

“那么咖啡呢？”

“送人了。”她绝不会让他们两个大男人独处。

“送人？”他瞪大眼。“你什么时候送人了？昨晚我明明还看到它……”“不巧的很，就在我应门之前，我刚送给隔壁的邻居了。”她颇得意的回答。

“那么……白开水如何？”他迟疑的问道。

她眨眨眼。“如果叶先生想喝自来水的话，我还没烧水呢！”

“加菲！”

凯平的语气中似乎惊讶成份大于生气。那是当然的，她这辈子都还不曾做过这么好笑的事，他没笑出来，她才奇怪呢！

但是她还是回答。“还有什么事？”

“你不去画图吗？”

她保持甜美的微笑。“我的工作是从晚上开始。”

“那么你可以去睡了！”

她耸耸肩。“我睡不着。我想你们应该不介意我坐在这里，”她顿了会。“你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题吧？”她状似无意的说道。

凯平瞪大眼。“加菲！”他无法理解她的举动，难道才不过几天的时间，他的加菲就变了样了？

叶天杰只是以有趣的眼光看着他们两人。

她想他虽然脸上有道丑陋的疤痕，但很明显的他比凯平要有风度许多。不过要不是碍于家丑不可外扬，她还真想大骂这个不知耻的男人，竟然敢勾引她的凯平弟。

“纪小姐，如果你想听，那倒也无妨。我是专程来探望凯平的玻”她冷眼看着他。“叶先生，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个男人来探望凯平，而不是一个女人呢？”

凯平倒抽一口气。“加菲！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他关心的眼光让她动容。

她朝他甜美的笑一笑，让凯平惊呆住了。

“我好得很，你们继续聊！”

过于吃惊的凯平只能愣愣的看着她。难道最近出了什么事吗？为什么加菲变得如此温顺……温顺的让人不敢相信！

子萍看着他们两人，尤其是凯平一脸惊讶的表情。她敢肯定这个叶天杰很明显的就是凯平同性的恋人，否则凯平脸色不会如此怪异。

叶天杰首度打破沉默。“凯平，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好通知阿扬他们，他们还打算给你庆祝庆祝呢！”

子萍瞪大眼。原来凯平还不只有一个同性恋人！

她赶紧抢在凯平面前开口：“庆祝？有什么好庆祝的？凯平好得很，如果可能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去上班了！”她大声宣布道，同时暗下决心绝不让凯平回到那个同性恋的大本营里。

“加菲！”凯平大叫道：“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她实在是再也忍不住了。“难道你真要我当着大家的面说破吗？”

“没错。”凯平看她的眼光颇有深意，仿佛已下定决心。“我想我们之间的确是需要好好坦诚布公一番。”

“即使是当着外人的面？”一个念头迅速成形，她决心快刀斩乱麻。

凯平点点头，但她下一个举动却使他终生难忘。

她突然整个人靠在凯平怀里，紧紧的勾住他的脖子。她想他一定是完全的呆住了，所以一动也不动。不过，这也好，正合她的需要。

她得意的看着天杰。“看到了？叶先生，不瞒你说，我和凯平是真正的未婚夫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考虑婚姻，我也愿意不介意凯平以前的荒唐事，所以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放弃凯平。”

叶天杰特地看了眼完完全全惊得已说不出话的凯平。“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我改日再来好了。”

“不必了！”她抢先回答。“凯平不再是同性恋了，你不必再来了。纪家大门也不欢迎你。”

她话一说完，就感到气氛变了。

叶天杰似笑非笑的看着她。

凯平轻轻的推开她。“加菲，你认为天杰与我，呃，同性恋人？”

“没错。凯平，你答应我要走向正途的，为什么你还和这些人藕断丝连？”

凯平抓住机会。“加菲，如果我现在发誓不再做同性恋，你也会放弃那些不正常的思想吗？”他期待的望着她。

“凯平，我不以为这可以在外人面前讨论，尤其是你的同性恋人。”她死瞪着叶天杰，就像在瞪一个仇人般。

叶天杰有自知之明的站起来。“凯平，我看我先走好了。”

凯平点点头。“下次……”他看了子萍警告的眼神，改口道：“再说吧！”

等子萍送走了叶天杰之后。凯平才缓缓开口：“加菲，你还没回答我呢！”

她靠在门边。“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根本是两码子的事情。”

“你不愿意？即使为了我？”

一时间过去和凯平的记忆一一在她脑中掠过。她不愿意吗？她能忍心让她几乎看到大的凯平就这样一头栽下去？答案很明显的就浮现在她心里。

“加菲？”

“我愿意。”她简单而严肃的回答他。

瞬间，凯平的眼神抹上了希望的光芒。

“加菲，我不是同性恋。”

她微微张嘴，显然是被吓倒了。“不是？但……”“在我告诉你事情的始末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件事。”凯平的心扑通的跳着。

“什么事情？”

“加菲，你刚才抱我，你知道吗？这是你第一次没冲上楼去。”他的话充满着兴奋。

她皱眉。“我当然知道，刚才那是情非得已。”但她并未提及她真的没有冲上楼的欲望。她觉得好困惑，为什么在她心底，凯平的重要性突然高过于她厌恶男人的个性？

凯平深吸口气。“好！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我已经熬了十年，我不能再忍了。”他决定坦白一切。

“十年？”她惊讶的回望着紧张的他，心里隐约的知道他所要说的话。

他突然变得很镇定。

他深情的凝视着她。

“我爱你。”

第七章

她才一进杜家大门，她的凯平弟马上冲过来。

“你怎么这么晚来？你害我担心死了，你知不知道？在这一个钟头里，我不知道想了多少坏结果，你清不清楚啊？”他一口气快速的说完。

她却慢条丝理的回答他。“我的车爆胎了。所以我一路拖它走过来。”她指的是她那一辆老旧的机车。

“你可以叫凯平去接你嘛！”美娟站在门槛边，似笑非笑的望着她。

“但是我想还是不要麻烦你们。说实话，我饿死了，我香喷喷的牛排好了没？”

一谈到牛排，凯平才飞也似的冲进去，口里还一直喃喃的抱怨着。

美娟笑着摇摇头，带她进去。

“凯平听到你要来，很高兴呢！”

“很高兴？有什么好高兴的？一次我才陪他参加校队的庆功宴，没吃死他，算他好运啦！”子萍舒服的坐下来。天知道她刚才拖着那辆车走过好几条街呢！

“你不知道吗？”美娟跟着她坐下来。“前几天有个大一的女孩向他表白。”

“我知道。就在比赛的前几天嘛，你告诉过我的。”

“是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拒绝她吗？”

“显然是我们的帅哥弟弟眼光太高了。”子萍随意道。

“不是。是他有心仪的女孩了。”

“真的？是谁？”她很好奇是哪一个女孩能得到她凯平弟的青睐。

美娟眨眨眼。“秘密。我只能告诉你，他认识她的时间跟认识你的时间几乎一样长。”

“真的？待会凯平出来，我要好好戏弄他一下。”

美娟马上紧张起来。“别说，别说。要是让他知道我告诉你，非杀了我不可。”

“有这么严重？那我不说就是了。”

美娟这才松口气。“子萍？”

“嗯？”

“如果，我只是个假设，如果凯平喜欢的是你，你会怎样？”她似乎又开始紧张起来。

子萍大笑。“怎么可能？我比他大。”

“大三岁而已嘛！如果是真的，你到底会怎样？”

子萍想了想，以开玩笑的口气回答她。“也许我会接受他也不一定。毕竟我唯一喜欢的男性就只有凯平嘛！”

……

子萍难受的睁开眼，不明白自己何以会突然会作近十年前往事的梦了，也许是因为跟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想到这里，她就忍不住长声叹息。她最近所受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先是美娟告诉她凯平有同性恋，而昨晚凯平又说了些她意想不到的话。他真的爱她？这怎么可能？这十年来他们就像是一对好姐弟，有什么好事就一起分享，坏事一起承受。她回想起昨晚凯平的话，他说他爱她长达十年之久，但因她讨厌男人，所以他一直不敢说，怕连弟弟也做不成了，但一直到最近，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拜托美娟无论用什么方法，且一定要暗示她，他要开始他的追求，也因此美娟才会编出一个同性恋的故事。上帝！她真佩服美娟的想像力，还真让她出了不少丑！她长叹口气，但现在她该怎么办呢？她该如何解决这次的问题？她纪子萍向来是纪家最冷静的一个，但现在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凯平一直就像是她的好弟弟，但她却不得不承认最近他们的关系似乎起了微许的变化，凯平在她心底的地位似乎远高过于她愤世忌俗的看法，难道她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她一直认为的凯平弟吗？

现在的情况就好像一团分不出头绪的乱丝。窗外阴沉沉的天气就仿佛她目前心境的写照，她昏沉沉的想着，也许她该抛弃以前的想法，但凯平值得她放弃二十年坚信不移的想法吗？她才想站起来，却又倒了下去。

她张开眼。首先看到的就是白白一片的天花板，但紧接着就是站在窗边的男人。

“凯平？”她的声音就像历经过一场战争似的。

他欣喜的转过身来。“加菲！你醒了！觉得如何？”

“好多了！但我想我是感冒了！”

“显然是。”他拿来药和水。“把这吃下去。”

她二话不说的马上吞下去。

凯平这才安心的找个椅子坐下。

“加菲？”就在她快入睡之际，她又听见他在叫她。

“做什么？”

“你……想过我昨晚说的话了吗？”

她看着天花板。“想过。”

“然后？”

“然后？我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是吗？”他苦苦一笑。“加菲，你有没有想过你讨厌男人讨厌一辈子的下场是什么？就这样过完你的一生，没有儿孙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这样做对吗？就因为你亲生父亲的行为？”

“我不想讨论这个。我想睡了。”

“你睡你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算你不回答，我也不在乎。就因为你父亲那种行为，你就认为天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我父母？你也见过他们的，相知相爱一生。这完全跟你父亲不一样，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再说，你真狠得下心，把我们十年的感情全付之一炬吗？你真狠得下心，不再见我？”

她干脆蒙头大睡。

直到下午，趁着凯平到厨房去煮些他所谓的“营养食品”时，子菱和子琪大刺刺的走了进来。

“小菱，小声点，姐还在睡呢！”子萍听见子琪小声的说道。

“她才没在睡呢！杜大哥说她是故意的，以为装睡就可以蒙混过去，是不是啊？姐？”子菱一蹦一跳的走到床边。

子萍不情不愿的睁开眼睛。“你们不知道病人至上吗？”

“我们只知道爱情至上。”子菱坐在床边。

“你们是来做说客的？”

“算是，也算不是。我们只是来陈述一件事实。”子菱俏皮道。

“我想睡了！”

“姐！”子琪开口：“杜大哥很爱你的，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我不喜欢老调重弹。”子萍喃道。

“姐，如果今天你爱上其他男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今天你如果只以讨厌男人的借口来拒绝杜大哥，杜大哥就太可怜了。”子琪停了半晌继续道：“你知道当初杜大哥为什么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留在国内做一个小小杂志社的记者？你知道杜大哥左臂的伤是从哪里来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杜大哥在过去十年来这么关心你的喜怒哀乐，你喜他喜，你怒他怒，你哀他哀，你乐他也跟着快乐起来。这全是因为他爱上你了！姐，放开你的心胸，给杜大哥一个机会吧！”

接下来的几天，子萍都在床上度过，完全是凯平细心的在照顾着她。

在这段时间，她也想了很多，想凯平，想自己。她是不想就这样过完她未来的日子，但她更不想失去凯平。过去她一直以为凯平就像是她共患难的弟弟，但如今呢？随着他的告白还有子琪所说她以前所没发现的事，她困惑了。在她心目中，凯平的重量到底有多重？她又想起叶天杰那天来的时候，她竟然能做到紧紧抱住凯平而丝毫没有冲上楼的地步。难道她重视凯平的地步当真大于严厉男人的个性吗？也许这一辈子除凯平外，她再也喜欢不了其他男人了，但她真需要其他男人吗？她想起从前她曾想过替凯平做媒，但一想到他结了婚，她就不能再尝到他的杜氏牛排，也不能再随时随地的找他谈天，现在她想起来，是不是她在妒忌？尤其是最近……她发现她的心逐渐在动摇，凯平似乎占满了她的心，这是爱吗？从未谈过恋爱的她根本无法分辨，但她也该做个决定了，她不能再让凯平再这么沮丧下去了，至少她该有个交代吧！所以光是这个交代，她足足想了三天之久，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她也适合凯平的？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终于，她冥顽不灵二十年的脑袋开通了。

所以今天凯平一进来，她马上开口，不再像过去那般沉默。

“凯平，你爱我吗？”

他愣了一会。“当然，我爱你。”他立刻补上一句。

她笑笑，想来她这个决定的确两人受益良多。至少以后她可以常常看到凯平对这种事呆住的模样。

“凯平，给我们两年的考验期，好吗？”她正经道。

“什么？”他差点没把手里的杯子摔破，只能傻愣愣的看着她。“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趁这两年赶紧看清你到底有没有弄错自己的感情，而我呢？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爱你，如果我爱你，两年后我们结婚。当然在这两年里，你可以后悔的。”

凯平一直无法置信的瞪着她。“你的意思是……”他舔舔唇，简直不知该如何说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没爱上我，我必须在这两年内让你爱上我就是了。”突然间，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加菲？”

“做什么？”她不情不愿的回答。

“为什么你突然改变了主意？”

“……一定要回答吗？”

“当然。”他充满期盼的眼光一直盯着她看。

“就算是我不想让这十年的感情消失了吧！”

“还有吧？”他似乎开始有自信起来了。

她瞪他一眼。“就当做我无法忍受见不到你的日子，可以了吧？”

她产暗咒骂他强迫她说出真心话，所以她特意补上一句。“你不要笑得这么开心，也许我是骗你的。”

凯平笑着摇摇头。“不！加菲，你唯一的优点就是对重大事情从不说谎。”

他笑得开心极了，活像个偷吃到糖的孩子。

她呢？她能怎么办？

她说的的的确确都是实话。

突然之间，她有一个预感，她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与阳光。

因为她未来的日子里将有凯平的参与。

而她所做的抉择在她的未来里，从没让她后悔过。

第八章

纪子琪，柳似的眼眉，笑起来像半月形的迷蒙眼眸里充满淡淡的忧愁，小巧而高挺的鼻子再配上细致的瓜子脸，是个十足的美女，尤其再加上她乌黑如子星的微卷秀发更为她赢得校园里漂亮宝贝的美名。

曾有多少个男孩着魔于她的外貌，而展开热烈追求；但她不屑一顾。更甚者，她连一个微笑都不曾施过他们。她拒绝鲜花、拒绝热情如火的情书，因而她获得了另一个封号——“冰山美人”，而此刻的她正坐在校园附近的冰里店里，嘴里啜着冰凉透澈的柳橙汁，耳朵听着她的死党爱伦和诗玫大谈所谓男与女的无聊事，她的神智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因为她对于这些事她根本没有兴趣，她甚至不知道是怎么被拖到这儿来的，她怀疑她当初怎么会选这两个小女人做死党的。

“喂！我的好小姐，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爱伦伸出手指在她面前晃着。

子琪回过神，看见两张盯着她瞧的眼光。她微微叹口气。“有。我当然有。”

“那么，我们刚才在说什么呢？”诗玫开口，看着她的眼神似乎笃定她根本说不出来。

事实上，她的确是说不出来。她只花了一秒钟回想在她神游之际她们所说的话，她看看她们，马上笑着投降：“我放弃。”

爱伦大嗤一声，但为顾及自己的淑女形象马上收敛起来。

“真不知道怎么搞的，跟你在一块就老忘记自己是个淑女。”她喃这会儿，轮到子琪大笑一声，她倒不顾忌旁人的眼光。“我倒不知道我面前的女孩们那位曾经是淑女。”

诗玫瞪她一眼，眼角还不住的瞄瞄其他桌。“小琪，说实话，难道你从头到尾都没注意到吗？”她煞有其事的低声道。

“注意到什么？”子琪毫不在乎的继续吸着她的果汁。

“第三桌呀！”爱伦忍不住插上一嘴。“你没看见那群男孩频频望过来吗？”她特意放低声音，带着一丝神秘。

但子琪连回头看他们一眼都不看。

“小琪，你到底听到我说话了没？”爱伦低叫道。

“听到了！你叶大小姐的话我纪子琪怎敢不听呢？”子琪不耐的答道。

“然后呢？”诗玫期待的看着她。

“然后？还有然后吗？”子琪不明所以的看着眼前的女孩们。

爱伦翻翻白眼，她瞪着子琪。“你是故意装糊涂还是不知道？那群男孩是在看你，我们的漂亮宝贝，纪子琪小姐。”

子琪失笑，她摇摇头。“爱伦，我开始怀疑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了，更无聊的是，我开始以为我快变成橱窗里的展示品了。”

“你永远都是展示品。”诗玫带着微许的忌妒口吻突然说道：“要是我有这副足以吸引人的漂亮脸孔，我绝不会像你一样糟蹋它。”

爱伦急忙在一旁点头附和。

子琪耐性的看着她们，重复她不知几遍的真理。“小玫，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喜欢一个人只看她的外表，我得说他可是自盘古开天以来最肤浅的男人了。”

爱伦终于不顾淑女形象地撇撇嘴。“那是因为你生来就得天独厚，你当然不了解我们平凡女孩的心态。”她补上一句。“其实，当初跟你作朋友我还颇有压力呢！”

子琪皱皱眉，她并不知道爱伦她们的心态会是如此。

“小琪，你生气啦？”

她摇摇头。“我不生气，我只是觉得美貌会有老去的一天，”她指指自己的脑子。“但这里的东西可不会老去。男人如果喜欢的是女人脑子里的东西，这表示那女人有福了！但只注重外表的男人，我不屑一顾。”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才会坐在这里，是不是？”爱伦朝诗玫眨眨眼然后相视而笑。“要不是当初我们发现你脑子里装的不只是豆腐渣，还有些别的东西，我们才不会理你呢！是不是？小玫。”

诗玫微笑着点点头。“爱伦说的没错。不过，我们再待下去，就恐怕第三桌的男孩们决定要来认识你了。”

子琪马上放下话题。“那还等什么？我们走吧！”

“走了？”爱伦装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以为我们是来这里聊聊天，拢络一下我们之间伟大的感情，而现在你竟为了几个毛头小子就要散场了？”

子琪挑挑眉，好笑的看着唱作俱佳的爱伦。“拢络感情？我发现你会说话的眼睛似乎跟你说的话完全背道而驰，我开始怀疑你约我们到学生最容易聚集的冰果店是有阴谋的，也许你不甘寂寞，决定自动当饵，来让那些愿者上勾？”

“冤枉呀！”爱伦的脸微微红了起来。“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很像。”子琪和诗玫异口同声道。

诗玫的眼角瞄到一个男孩终于在其他人的怂恿下朝她们走来。

她低低叫了一声。“这是这学期校外第三十二个男孩赌上他的运气。”诗玫道。

“而我敢打赌这是校外第三十二个男孩被冷漠的拒绝。”爱伦紧张得一直猛喝她的本瓜牛奶。

“如果你输了呢？”子琪连回头都不愿回头。

“我输？”爱伦睁圆眼瞪她，而后终于确定她在耍噱头。“不！我不会输。要我输了，这学期我任你差遣。”

子琪微微一笑，脸上带着得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输了。”她站起来。“因为我不会拒绝他，我会在他还没到之前走掉，如果你们想继续待在这里，我也不反对。再见啦！朋友们！”她赶紧朝另一个门走去，留下发呆的爱伦她们。

“小琪！”爱伦恢复过来，不顾淑女风范的大叫，引来许多注目。她的脸突地胀红，心底喃喃开始咒骂。

“和你做朋友愈久，我愈发现我被骗了。”爱伦低声咕哝，拿着钥匙开门。

自子琪一离开冰果室之后，爱伦她们也马上跟着溜了，她们根本没想到子琪就在门外等着她们，还笑着跟她们说。“她早知道她们会因为友情而跟着追出来”。她真是气极了，但一看见子琪那张足以让任何人包括女孩原谅的脸孔，她只好放弃生气，但她没想到子琪这个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竟然还逼着她履行诺言，要她带着这位大小姐去她家玩，诗玫这个小女人一见不妙早逃之夭夭了。叶爱伦现在才有点后悔，不知道她这辈子倒了什么楣，交上小琪这种朋友。

“我听到了。”子琪的嘴角露出笑意，她跟着爱伦进去。“我从头到尾所说的话全是真的，我看不出来哪里有骗你的地方。”她走进屋子里，就感觉到一股清凉回荡在屋里。

“我是说你的外表和你的内心完全相反，你想喝什么？”爱伦走进厨房。

“我不喝了，在冰果室你还喝得不多吗？我想吃东西。也许你这位未来的贤妻良母愿意在此时此刻展现你的厨技？”子琪开始她的探险。她首先挑了一间看似书房的房间走进去，但她把门打开以便和爱伦说话。

“你真把我当佣人了，是不是？”爱伦不满的发出锅子碰撞的声音。“我真不懂你，外头的男孩你不感兴趣，光来找我们这些女孩，难道你也被你姐洗脑了吗？”

“爱伦，你家只有你一个人在啊？”子琪被书桌上散开的素描本给吸引住了。她忍不住翻阅。

“目前只有一个人在。”爱伦大声答道，在家里她根本不顾淑女守则。“你也知道我是从南部来念书的嘛，这里是我哥哥住的地方，为了节省租房子的费用，我和他一起住这儿。”

“你哥哥？他现在不在吗？我们来这里之前，你不是曾打过电话回家过？”她愈看愈着迷，索性不理爱伦，事实上她也并没注意到爱伦突然的沉默。

她看着墙上一幅巨大的素描。那是一个女孩，画得十分传神，但看得出来笔法还不如原本她看的素描本上所画的那般成熟，事实上，这幅画像的每一笔可以称上粗糙拙劣，但仍依旧吸引着她，因为这幅画的笔法虽颇为生涩，但却看得出作画的人所注下的感情有多深。

“爱伦，我忘了拿钱了。对不起，我马上就走。”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从她身后小声响起。

子琪惊了一跳，迅速的回转过身去。

她看见一个高瘦的男人正惊愕地瞪着她，而他的脸和爱伦有几分相似，很明显的他是爱伦的哥哥。

子琪礼貌的露出笑容。“你好，我是爱伦的朋友，子琪。你是爱伦的哥哥吧！”她伸出手。

男人似乎紧张起来，他把他左边的脸转向另一个方向，小心的不让她看见。

他勉为其难地回握她的手，立刻就放开了。

“叶大哥！”子琪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紧张。“我可以叫你叶大哥吗？”

他挤出一个对子琪说来不算笑容的笑容。“什么？呃，当然可以，如果没事了，我……我先走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前方，不转向她这里。

子琪皱皱眉，看不出来这么活泼的爱伦竟然会有这么一个古怪的哥哥。

但她仍保持微笑。“当然。”她想起一件事。“叶大哥？”

“什么？”男人似乎像是受惊小兔一样。

子琪露出个真心的微笑，她指着桌上的素描本。“叶大哥，我想请你教我画画，可不可以？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我这辈子可能只能做个欣赏家，可是我一直不死心。你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教我？”她纪子琪的好个性之一就是向来不知害羞为何物。

“呃，再说吧！我要走了。”他不安的退向门口。

“叶大哥！”

“哥！”爱伦尖叫的声音传遍整个屋子，差点没把子琪的耳膜震破。

爱伦迅速的冲进来，把她哥哥推出书房，“你怎么回来呢？”

“我忘了拿钱……”

“爱伦，你哥哥不留下来吃饭吗？”困惑的声音在爱伦身后响起，爱伦才发现子琪不知何时跟在他们身后走出来。

男人立刻转过头去，让子琪看不清楚他。

爱伦着急的推着子琪。“小琪，你先回书房去，待会就开饭了。”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吗？”子琪看着爱伦极欲发狂的脸孔。“需要我帮忙吗？”她开心道。

“不需要，我哥马上就要走了。是不是？哥！”爱伦的声音显得高亢。

这让子琪很不解。她不明白的看着这对兄妹。难道爱伦和她哥哥彼此之间有心结？

她决定当和事佬。毕竟她们是好朋友！

她走过去，拉住惊讶的男人，朝爱伦吐吐舌。“爱伦，你太不讲道理了吧！外头太阳这么大，你忍心让你哥哥到外头受太阳的毒打吗？”

“小琪！”爱伦似乎真的要昏倒了似的。“小琪，我哥……我哥他要到同事家去吃饭，是不是？哥！”

“是。我马上就走。”男人想拉出他的手臂，但子琪注意到他始终将他的左脸背对着她，不想让她看见。但这又有什么好隐藏的？在他走进书房时，他们就打过正面的照面，不是吗？

虽然这一切都让她不解，但她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爱伦在强迫她哥哥离开他自己的房子。而这种行为让她看不惯。

“哥！快走呀！”

“不！他不走。”子琪勾住他的手臂，不让他离开。“叶大哥今天要在他自己的家里吃午饭。”她总结道，换来这对兄妹更惊讶的表情。

“小琪！你不知道……”

“不！”她举起手示意爱伦停嘴。“我知道，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我还真不敢相信我的好朋友，叶爱伦，竟然想把她哥哥赶出门？这不是你的作风吧！爱伦。”

“小琪，我这是为你……”

“为我？”子琪困惑地皱起眉头。“你是说因为我要来，所以你把你哥哥赶走了？那我不成了大罪人了吗？”她摇摇头。“爱伦，这样一来，我更不能允许让叶大哥离开这里了。现在只有二个选择，要不就是叶大哥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吃饭，要不就是我离开。我实在无法忍受做罪人。”她感到她身边的国人愈发地不自在。

“小琪……”

“别说了！你可别忘了你可是任我差遣的啵”她打趣道。“现在我可以去摆菜了吧！”她放开他的手臂，他仿佛像是被烫到一样，赶紧缩回手臂。

“算了！我还是出去好了！”他轻声道，不想使自己的妹妹尴尬。

“爱伦！”子琪威胁道。

“好吧，好吧！哥，你就留下吧！不过，我可警告你，小琪，你可不能后悔。”

子琪高傲的笑了一笑。“你看过我后悔过吗？”

随后，当菜摆上饭桌时，爱伦几乎食不下咽。

她来回看看刻意坐到子琪左手边以遮微许左脸的大哥，再看看泰若自然的子琪。

她永远也想不到一个男孩争先恐后追求的漂亮宝贝竟然现在会和她大哥一起吃饭。

那就好像是名副其实的美女与“野兽”图。

难道子琪没看到她大哥左脸上有一道划过他眼睛直到下巴的丑陋疤痕吗？不！她不可能没看到的，就算大哥再怎么隐藏，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但子琪怎能无动于衷！她至少也应该惊讶一下，以往她想介绍给大哥的女孩看到大哥后都几乎昏倒，要不就夺门而逃，直到她放弃为止。但子琪？难道她真没看见吗？还是……小琪有深度近视，而她一直不知道。

“爱伦，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小琪大叹一口气，然后放下碗筷。

该来的总还是会来的。爱伦握紧拳头，但她注意到她大哥的脸色更难看。

她不想伤害小琪，但她更不想伤害她可敬的大哥。

要是小琪说出让她大哥难堪的话，她真不知道怎么办？

子琪自顾自的说着，她脸上的无辜心痛的表情突然让爱伦感觉她在做戏。

“既然爱伦你不答话，那就表示默许了？”子琪再叹一口气。“我原以为和自己的朋友吃饭应该开心点，但现在我可不再这么想了，我发现我好像在跟两具木乃伊吃饭似的。”

木乃伊？爱伦从没听过有人把她大哥称之为木乃伊，尤其还把她包括进去……她！她瞪大眼。

子琪竟然把她和她大哥比在一块！

“小琪！”

“我说得没错嘛！”她朝男人笑了下。“叶大哥，希望你不会介意。虽然你后来煮的几样菜比爱伦煮得更好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平常你们两位兄妹吃饭都是挂着一张食不知味的脸孔吗？”

“食不知味？”爱伦差点喷出饭来。她以为子琪嘲笑的不是这个。

“对。而且我发现你们好像吃得非常痛苦。”子琪装出可怜兮兮的模样。“难道是因为我吗？我让你们吃不下去吧？叶大哥！”

男人惊得抬起头看她一眼，但马上又埋头吃他的饭。

爱伦突然有一股想哭的欲望，她发现要不是这几年，她从不准她大哥和她朋友见面，怕吓着了她们，她大哥现在也不会一副尴尬无助的样子。也许她从没发现她大哥的心境。

他是她大哥，她却在无意中流露出与嫌弃他长相的旁人一样的举动。

“爱伦，你怎么了？”子琪注意到爱伦的眼里含着泪，心里开始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难道是因为她说爱伦的菜不好吃？爱伦不是会为这点玩笑就哭的女孩吧！但万一她是呢？

子琪只好垂下睫毛，露出忏悔的样子。“爱伦，我不是有意要说你的菜难吃的。事实上，你做的菜虽然比叶大哥差一点，但比起我的手艺却是要好上千倍。”她眼角瞄到叶大哥似乎露出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

她朝他有趣的眨眨眼，换来他继续低头吃饭。

她皱起眉头。

爱伦摇摇头。“我才不在意这个呢！”

“那你到底是发了什么疯？叶大哥请允许我这样说你这位好妹妹，虽然她在我眼里称不上个好朋友，你应该知道爱伦的个性，在学校疯疯颠颠的根本不像个女孩。但现在我才发现她岂止是疯，简直有点神经。”子琪正经的说着，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小琪！哥，你别听她说。子琪最会装模作样，她上回还在学校演茱丽叶不知道掉了多少女孩的眼泪，结果她一下台就笑得不可开支。我真怀疑当初我是怎么会跟她做朋友的！”爱伦孩子气地抱怨似的。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好。”他首次开口，但声量不大，也不曾抬头。

子琪朝爱伦暗示性的眨眨眼。爱伦怔了会儿，才了解她是想让哥开口。

爱伦虽不知子琪是为何没被大哥吓跑，但她真的感激子琪。

“叶大哥，我还不知你的大名呢？”

他停下筷子半晌，意识到爱伦并没意思替他答话，他才瞪着碗里的菜答道：“叶天杰。”

子琪叹口气，完全不在乎他的不礼貌。“好名字！完全不像我的名字——子琪，横子。我感觉到我人如其名就像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一样。”她听到轻微的男性笑声，和爱伦相视而露出微笑。

她继续说着：“其实在我心里呢，也早想要个大哥。有大哥多好，能疼我。干脆我认叶大哥当干哥，叶大哥你说好不好？”她期待着他的反应。

“爱伦煮的菜也很好吃。”他顾左右而言她。

爱伦耸耸肩。“这可是你第一次夸我呢！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小琪你当了大哥的干妹之后，我们不就成了异姐妹了吗？我可不想有你这种姐妹。”

“你是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吗？”子琪圆着眼睛，姣好的脸孔气得鼓鼓的。她的手一摆，身边的筷子滑落到她与他之间的地板上。

他直觉的蹲下身去拣，他一抬头准备拿给爱伦，再交给她朋友，却发现子琪早就蹲在他面前。

他们彼此打了第二次的照面。

他等待她眼里突升的嫌恶。

许久，他的等待落空。

他只看见她的眼神和初看见他之前一样，甚至她漂亮的脸孔上抹了一层笑意。

“叶大哥，你打算用二双筷子吃饭，而让我当原始民族吗？”她笑着说道。

他愣了一下，才发现他拣起的筷子还在他手里，而她的手正摆在他面前。

他赶紧交到她手里，指尖与她相触，蓦地他想起在书房里，和她仓促握手时，她的手是多么的柔软。

“小琪，别用那双筷子了！”爱伦心有些不安的注视着子琪的表情，未发现她大哥异样的表情。“我再替你拿一双来。”她站起来，走进厨房。

爱伦的话让他清醒过来。他震惊而迅速的收回心思。他不安的坐回椅子，他的双手紧握，在许久以前他就尝到了一张丑陋的脸孔能让自称最爱你的人慌张的逃走，他还在想什么呢?

子琪担心地看着他。“叶大哥，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难道她真没发现他的脸颊上有一道难以见人的疤痕吗？它曾经让看到他的小孩嚎啕大哭，曾经让女人吓得尖叫，难道她一点知觉也没有吗？或许她根本没注意到他脸上的疤痕？或许像她这么漂亮、这么完美的女孩有斜眼?

“叶大哥，把心事藏在心里会生病的。”子琪关心道。“我能帮你吗？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我们纪家人都是乐于助人的。”

是的，他几乎敢肯定她根本没看清楚他，否则她不可能表情如此平常。

“叶大哥！”她走到他身前，正视他，脸上充满纯粹的担心。“你还好吧？”

天杰吓了一跳，下意识的侧过左脸。她总算看到他的脸了吧!

他等待预期的尖叫声。

“叶大哥，虽然我知道我这样说是很不礼貌的。但我纪子琪向来都是直肠子，希望你不要见怪。”她停顿了一会儿，并没发现他闭紧双眼的脸颊正抽动着。“我个人有个癖好，希望我和对方在谈话的时候，对方能直视我，而不是躲来躲去。”

他迅速的转向她，眼里充满愕然。“你没注意到？”

“注意到什么？”子琪大惊，眼里露出他终于期待已久的嫌恶，但她却慌张的看向四周。“难道有老鼠？还是蟑螂？”她的样子像是随时会跳上餐桌。

好半晌，他才意识到她眼里的嫌恶不为他而发。蓦地他的心突然轻松下来，但他仍怀疑她的眼睛到底看见他的左脸了没?

“叶大哥，你看到了吗？”子琪紧张的吴咽着口水。

“看到什么？”爱伦走出来，看见子琪害怕的脸色，她的一颗心倏地下沉。难道小琪终于发现到她大哥的脸吗?

“爱伦，你小心。叶大哥说有蟑螂！”

“蟑螂？”爱伦茫然的看着他们。“你就为它而害怕？”

“当然。”子琪瞪着她。“如果我拿你最害怕的动物或昆虫来吓你，你会不会害怕？”

爱伦失笑。“大哥，你就帮小琪打蟑螂吧！我们的漂亮宝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类的小昆虫类。”

“但这里根本没蟑螂。”天杰淡淡的回答。

“没！”子琪迅速的盯着他看。“你确定？刚才你明明说……”“我并没有说这里有蟑螂。”天杰原本迅速的侧过头去，但一想起先前她的指责，他不得不勉强的看着她回答。

子琪翻翻白眼，松了口气。“我还以为……算了！没有就好。”

爱伦不明所以的看着他们。在几分钟之前，她大哥还不敢抬头正视着她朋友，但现在怎么变了？她再看看回座位的子琪，小琪一定看到了她大哥的脸了，但她什么预期的表情都没有，难道小琪是故意不让她大哥尴尬吗？一定是这样的。改天，她要好好谢谢小琪，这证明她交的朋友不但有一张漂亮的脸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从她大哥一进门来，爱伦首度松口气。

她真正能开始享受这一顿饭了。

而当她看她大哥偶尔抬起头来说几句话时，她更开心了。

这是她首次看见她的朋友和她大哥能和睦的相处。

第九章

当天晚上，爱伦走进天杰的书房，看见他正聚精会神的画画，她敲敲已开的房门。

天杰抬起头来。“爱伦，进来吧！”

“哥，没吵到你吧！”爱伦面露微笑的走进去。

天杰柔柔一笑。“我没事。你有事吗？”

“我也没事，只是想跟你借点东西。”

“什么东西？自己拿吧！”他豪爽道。

爱伦只是耸耸肩。“事实上，这东西挺难借。”她拉了个椅子坐到天杰书桌边。

天杰仍是不在乎的随意画着。“我这里有的，你都可以拿去。”

但爱伦突然放弃这个话题，她看着他专心的表情。“哥，平常你画画，心情不是很坏就是挺好的，你今天……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

爱伦点点头。“就是中午的事嘛！你对我朋友感觉如何？”

天杰停了笔，他答道：“她很漂亮。”

“然后呢？”

“什么然后？”他继续画他的素描。

“我是说，你对她唯一的感觉只有漂亮吗？”爱伦好奇道。

“爱伦，我已经过了那年纪了。”他若有所思的摸着自己突出的疤痕，想起下午她不曾露出个嫌恶的眼光。“再说，你老哥这道疤只有吓女孩的份。”

“哥！别这么贬低自己，起码小琪就没被你吓倒。她还玩得很高兴呢！”

“你不是说她很会演戏吗？也许她只是不想伤你的心，让你难堪。”天杰言不由衷的说道。

“哥，小琪不是这种人。事实上，今天我送她出门的时候，她还要我务必向你借一样东西。”

天杰看着她，好奇于那位女孩到底想借什么东西。“她想要借什么？”

“她想借你。”

“借我？”天杰睁大眼，不可思议的重复。

“没错。”爱伦满意的看着他的表情。“小琪想借你做她的老师教她画画。”

“画画？”他想起下午她赞叹他的素描本的眼神充满真诚与崇拜。

“没错。小琪可不像其他漂亮女孩一样只有外表，她很喜欢学东西的。哥，你答不答应嘛？”

天杰想了想那双乌黑大眼，继而想起自己的缺陷。“不了！我没空。你叫她另找高明吧！”

“少来！”爱伦气呼呼的瞪着他。“你根本有空得很，你只是不敢去而已。小琪又不是其他女孩子，她很好的。”

“我知道她很好。”天杰垂下睫毛。“但她再怎么好也与我无关。”

“哥，难道你对小琪不动心吗？”爱伦细细打量他的表情。

天杰挤出微笑。“动心？她和你一样，根本还是个小孩，我怎么可能对她动心？再说，”她下意识摸摸他的疤，“我是不可能再接触感情的事了。”

“哥！”

天杰低下头无意识的玩着手上的笔。“我想静一静。爱伦，如果你没事，可以出去了。”

“哥！”她低叫道，但天杰仍然继续画着他的古式吊灯，很明显的他下笔的姿势可以说是心不在焉，甚至已经毁了这幅画，他都没注意到。

爱伦注意到了。她只有暗暗叹口气，沮丧的走出书房。

许久，天杰的心思才回到画纸上。

他吓得瞪着桌上初完成的作品，发现那是一双乌黑大眼。

隔天中午，爱伦特地寻遍校园，寻找子琪的踪迹。

最后，她发现子琪坐在草坪上吃着饭盒。

她兴匆匆的走过去。“小琪！”

子琪看她一眼，又意兴阑珊的低头有一口没一口的吃她的饭盒。

爱伦坐在她身边。她很少见到子琪的脸色如此哀愁。

“怎么啦？小琪，发生什么事了？”

子琪懒懒的看她一眼，才说道：“如果你也遭遇跟我同样的情形，你一定也跟我一样无精打彩的。”

爱伦紧张起来。“什么事？”

子琪指指她的饭盒，脸上出现淡淡的忧愁。“这是子菱做的。”

“原来是姐妹情深。”

“要是姐妹情深就好了！她今天早上做好饭盒后，在厨房里沉思许久，才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决定把饭盒改送给我吃。那是她原本要给伟凡吃的，显然她又跟伟凡闹了什么性子了，但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啊！为什么她要把饭盒给我吃！”子琪愈说愈不满，到最后她干脆把饭盒收起来。

爱伦啼笑皆非，她发现她愈来愈不了解子琪了。明明一件小事能让她说得跟天一样大，而一件大事，她又能视若无睹，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啊？

“你笑什么？”子琪漂亮的脸上充满怨愤。“你绝对无法想像吃子菱做的菜简直是一种酷刑，偏偏我们又是异卵双生，这简直太丢我的脸了。”

“那……”爱伦忍住笑。“子菱呢？她在哪里？为什么她不来自己善后？”

子琪耸耸肩。“她被伟凡给拖走了。”

“那你呢？”爱伦小心的导入正题。“你有没有兴趣交一个男朋友？”

“交男朋友？”子琪再度耸耸肩，恢复她一贯的表情，漂亮而冷漠，十足冰山美人的架势。“那对我而言，还太早。再说，我希望我能碰上一个不只喜欢我外表的男孩。”

爱伦转了转眼珠，开始设下陷阱。“那么，你呢？你会是一个只选择对方外表的女孩吗？”

子琪古怪的看她一眼，答道：“你觉得我像吗？”

爱伦摇摇头。“你不像。但，小琪，如果对方大你快十岁呢？你能接受吗？”她的脸色更充满期待。

子琪开始打量起心虚的爱伦，她怀疑的说道：“我是不是错过什么？”

“没。你没错过什么，我只是好奇而已。”爱伦微微脸红道。

“才怪。”子琪双手环臂。“你是不是在玩什么阴谋？我可是你朋友耶，你可是要有道德良心的。”

“冤枉唷！我就是太有道德良心了！我是希望你快乐而已嘛！”爱伦故意停顿会，然后继续说道：“小琪，昨天你看见我哥哥了？”

“看见啦！”子琪开始无聊的看着四周。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此刻的子琪看起来是全然的困惑，让爱伦几乎敢肯定她有深度近视眼，才没看见她大哥脸上丑陋的疤痕。

爱伦小心的措词。“难道你不觉得我大哥……呃，很丑吗？”

“丑！”子琪微皱眉头，努力的想起昨天她见到的叶天杰。她缓缓答道：“你这样说你大哥不是太不敬了吗？”

“什么？哦！”爱伦眨眨眼。“小琪，我现在在问你的看法耶。”

她耸耸肩。“叶大哥看起来是个成熟的男人。”

“然后呢？”

“然后？没啦。”子琪的脸颊上抹上两杂红云。

“少来。小琪，我很少看见你这么淑女，你一定还有话没说。”

“其实也没什么。”子琪盯着地上的草，说道：“叶大哥看起来虽然满沉默的，但我觉得他为人不错，看起来满有吸引力的。”

“吸引力？你没搞错吧！”爱伦尖叫道，在子琪的字典里“吸引力”出现的机率几乎等于零，而现在子琪竟然用在她大哥身上。

“爱伦，你没必要这么惊讶吧！我只是说出我心里的话而已。”已琪朝她皱皱眉头，以显示她的不满。

“我不是有意的。”爱伦喃喃自语着，但又忍不住问道。“小琪，你的视力如何？”

“好到不必戴眼镜。”子琪自吹着。“不过，话说回来，叶大哥有没有兴趣教我画画？我从没看过有人比叶大哥画得还传神，尤其是挂在他墙上的一幅画。我得说，羡慕极了！要是我也能像叶大哥一样，那该多好。”

爱伦的眼神迅速的淡下来。“你羡慕，人家可不羡慕。”她恨恨道。

子琪看了困惑。“怎么啦？爱伦！”

爱伦朝她摇摇头。她始终不了解子琪怎么没见到她大哥脸上几乎有半边脸长的疤痕，但她不敢问，怕一问了反而惊起小琪的注意。

“爱伦，如果你没事了！我可要去上课了。我下午第一堂还有课呢！”

纪子琪从不知道自己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在经过一夜失眠后，又被诗玫拖去连看两场电影，而她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看电影了。若不是诗玫失恋了，爱伦又不在家，只得靠她一个人来安慰诗玫，说什么她都不会进电影院。而现在诗玫呢！看完哭得稀哩哗啦的悲剧后，心情反而大好。分手的时候，诗玫还轻哼着歌回家去，而她呢？却得拖着疲累的身躯赶回家去大睡一觉。

她忍住哈欠，准备拦计程车回家。

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使她惊吓一跳。

她感觉到她的皮包被人扯走，她惊叫出声，等到人跑了一段距离，她才醒悟过来。

她遇到抢匪了！

她才刚准备大叫，身后的一个男人越过她，直追抢匪而去。

这一切不过恍如数秒的功夫，却让子琪觉得像是过了好久似的。她从没想过她竟然会遇到抢匪，而且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四周还来往着人群……她感到自己的心跳急速加快。

没多久，一个男人拿着她的皮包跑到她面前还给她，他的额头上满是薄汗。

“叶大哥！”子琪失声道。“你怎么在这里？不！我应该说，谢谢你。我大概是被吓住了，所以说话有些颠倒。”

她并未注意到四周人群里有些女孩一看见他脸上的疤，就面露惊慌。

叶天杰有些尴尬的笑容。“没关系。女孩子比较柔弱，被惊吓是应该的。”他似乎极度的不自在。

“叶大哥，你这句话有大男人主义的味道唷！谁说一定是女孩子……”她突然看到他左手上流着血，她惊叫一声。“叶大哥，你还好吧？”她慌慌张张的从皮包里找出面纸。

“没事的，只是一点小伤而已。”他话还没说完，就发现她握起他的手，压住他的伤口。他愈发的觉得不自在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在爱伦她朋友面前会如此的不自在。

“小伤也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呀！”她赶紧招来一部计程车。

“你做什么？”

子琪推他进入车内。“叶大哥，你的伤一定要消毒，这里离我家不远，就先到我家去。”她不待他说话，就坐在他身边，告诉司机地址。

“可是……这是小伤，不用这么麻烦了！”他有些不知所措，毕竟他已经很久没跟女孩子谈过话了，尤其是几乎所有的女孩子一见到他的脸就自动退开了。

子琪耐性地看着他，彷如在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叶大哥，我已经说过了。一点小伤也可能引起并发症的。再说你都已经在这里了，你就听我一次嘛！”

天杰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有保持沉默。他从没想到他会再见到他，而且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但他发现这个女孩真如爱伦所说，不只空有一张姣好的脸孔，她还有温暖的个性，当然也有点像个小母鸡一样，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露出个微笑。

“叶大哥，很少看见你笑呢！”子琪跟着微笑。“其实你笑起来，整个人就没那么严肃了！”

天杰马上收敛起笑容。他在想什么？她再怎么样也与他无关……随后当子琪到家之后，她迅速的把来不及拒绝的他推到沙发上，就跑到房里拿急救箱去了！

他暗暗松口气。老实说，他根本没料到会受到这种礼遇，他原本和公司的同事出来散心，结果没想到会碰到她。在他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没有一个女孩能无视于他丑陋的疤痕，但自从遇到了她，他的心里似乎起了些变化……一双熟悉的乌黑眼眸正打量似的看着他，所不同的是她的眼里充满调皮的味道。

他怔了一下，下意识的把左脸侧到另一边去。

女孩嘴角一勾，露出个酒窝，很明显的她也无视于他脸上的疤。

女孩开口："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还是谁的朋友，但，你想喝什么？最近我开始在学调酒，还有调红茶，你喜欢喝哪川？"

天杰愣了会。"你不知道我是谁，还这么热情的招待我？"他不可思议的说道。

"我一睡起来就发现你在这里，我想你一定是子琪或姐的朋友，你到底想喝什么？还有，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请看着我，我又不是丑八怪。"女孩不耐的说道。

子琪从房里拿着急救箱出来，她看见女孩。"别听她的。叶大哥，子菱说话向来没经大脑，听她说话简直浪费时间。"她蹲在他面前，小心的卷起他的袖子。

天杰不自在的想缩回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子琪坚定的摇摇头。"你自己用得不好，叶大哥，我不是有意要轻视你，但我个人以为这种事还是女孩子来做比较熟练。"她在他伤口上涂着消炎药。

子菱好奇的看着他们。"你受伤了啦！为子琪受的伤？"

"子菱！"

"我说的没错。"子菱双手托着腮。"子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带男孩子回家耶！这表示一个意思，你知道吗？"她朝天杰眨眨眼，似乎也没注意到她脸上的缺陷。"你有希望了！"

子琪气恼的瞪她一眼。"子菱，你是吃饱了没事做，是不是？你的任大哥呢？"

"我哪里来的任大哥？"子菱翻翻白眼。"也许将来家里可能就剩我一个人陪老爸了，姐有杜大哥了，你呢？"她瞄一眼天杰。"也许很快就有男朋友了，到时候我可能就独自一人过着悲惨寂寞的生活。"

“纪子菱，你真的是无聊到极点了！”子琪生气但仍轻柔的为天杰缠上绷带。“叶大哥，你别听我妹妹胡说，她这个人就是这样，说话不经过大脑思考。我怀疑伟凡怎么能忍受她？”

子菱不待她回答，就抢先说道：“不是他忍受我，是我忍受他。所以我决定放他单飞。”她得意非凡的说道。

子琪停下手边的动作，瞪着她看。“你的意思是，你已经跟他说了？”

“还没。正打算。”

“子菱！这不知道已经是你第几千次说，伟凡一直很有耐性地忍受你的任性，你不觉得你该收敛一些吗？”

子菱的眼神黯淡下来。“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耐性的对我吗？”她耸耸肩，站起来。“我才不管什么姓任的，我跟安仪约好一起去玩，我先走啦！”她的左脚有些跛的走出去。

子琪的脸孔抹上淡淡的忧愁。天杰看得出来，她的心思早溜到老远的地方。

许久，他轻轻开口：“她是你妹妹？”他想让她眉间的忧愁消失。

“是。”子琪挤出微笑，放下他的手臂。“好了！你可不要随便动啵”“我不会浪费你的心。”他温柔的说道，眼睛一直盯着新上的绷带。

“叶大哥，看不出你也满幽默的。你想喝什么？”子琪站起来。

“不！不需要了，我该走了！”他想跟着站起来，马上被她轻推回去。

“叶大哥，别这么急嘛！你救我的皮包，我理应好好谢你。说吧！你想喝什么，我虽然没子菱那么多方面尝试，但起码最基本的我绝对比她要泡得好多了！”她做个鬼脸。“你绝对无法想像当子菱心情不好时，我们就成了她手下的受害者。”

天杰微微一笑，并不答话。

子琪耸耸肩。“那好吧！既然你不做选择，那只好由我来替你选了。”她马从厨房拿了杯果汁给他，然后她坐在他正对面的沙发上，这让天杰不安。他还无法适应让女孩子，尤其是像她这么个女孩直视他的脸孔。

“叶大哥，听爱伦说你拒绝我的请求。”

“什么？”他回过神。

子琪大叹口气。“显然我个人的魅力不足以吸引你的一点注意力。”

“对不起，我……”

子琪看到他歉然的表情，忍不住噗嗤一笑。她眼闪闪发亮的看着他，说道：“叶大哥，我是开玩笑的。”她皱皱眉头。“不过，你不愿意当我的老师，我真的是满伤心的。”

“呃……”天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跟女孩子说过话，更何况是面对这样的女孩。

显然子琪并没期待他的回答，她继续说道：“叶大哥，我看你就留下来吃饭吧！今天姐大概不会回来了！你想吃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叶大哥，我想我必须事先声明，我的菜单上只有两样菜，蛋炒饭还有青椒炒肉丝，虽然不是很会，但起码还可以吃，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天杰答道，同时站起来。“我该回去了！”

子琪急忙跟着站起来，“叶大哥，你不喜欢吃蛋炒饭吗？还是嫌我不会煮菜？”她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令他吓一跳。

他慌张地回答她：“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子琪立刻面露笑意。“那你是答应了！你再坐坐，我马上去准备。”她眨眨眼。“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在贿赂你。”她说完，就轻快的走进厨房，留下看似颇不自在又急欲答辩的他。

其实子琪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强留爱伦的哥哥，她看得出他对于她的招待十分的不自在，她也知道他似乎不擅于跟女孩谈天，否则他不会连她的玩笑话也听不出来。她迅速的拿出沾板与菜刀，生涩地切起肉来。

不过，话说回来，在过去也许是受到子萍姐的影响，她对于男孩子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尤其当他们追求的是她的外表时，她更瞧不起他们，更甚者她懒得搭理他们；但她对叶大哥似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看起来沉默且有些不擅于和女性相处，而在短短的几次相处下来，她对他似乎有了莫名的好感……了阵剧痛使她尖叫出声。

她放开菜刀，惊觉到自己的食指正汩汩地流出血来。

她紧闭上眼。她一定是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才会没注意到……“你没事吧？”有人握住她受伤的手。

她蓦地睁开眼，发现叶天杰就站在她面前，低头凝视她的伤口，脸上充满关切之情。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毫不介意的靠近她……而且靠得如此之近，近到她可以看清他深毅的轮廓，修长而浓密的睫毛。她突然脸红起来，一颗心如小鹿般乱跳起来。

而后她发现了毕生以来最严重的一件事。

天杰拉着她的手放到水龙头下冲，他解释道：“伤口要洗干净，你还好吧？”

子琪点点头，但意识到他的注意力全在她的伤口上，她低声回答：“我很好。回头我贴OK绷就没事了！”现在在他心里一定认为她是不谙厨事的娇娇女。

“没事就好了！”他惊觉到他们之间如此靠近，他迅速而尴尬的放开她的手，退后数步，他的表现就像青涩的少年般。

她眨眨眼。“叶大哥，对不起，显然我的厨艺没有我想像中的好，但是我敢保证接下来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她想拿回菜刀。

“不必了！我也该走了！”他先把刀移开。

她笑一笑，但笑容没先前的豪爽。“不行！我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再说，我要答谢你救了我的皮包，你忘了吗？”事实上，她还不想让他离开。

他沉默的看了她一眼，然后接过菜刀。“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的话，就让我来吧！”

她睁大眼。“你是说……你要掌厨？”

他微笑地点点头，眼里燃起久不见的幽默。“你不信？”

她勉强把因惊讶而张大的嘴巴合上，她缓缓答道：“我没说我不信，我只是，”她搜寻一个较贴切的形容词。“应该说震惊吧！叶大哥，你真的会做菜？”她又忍不住问道。

“会一些。”他熟练的切起肉丝，比起先前她生硬的手法要好上太多。

她赞叹的摇摇头，说道：“我现在才发现厨房不一定是女人的世界。”

他耸耸肩，显然不太适应赞美。“这也不算什么。只是我一直单身在北部奋斗，一切都得自己来。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三天两头吃焦

肉。”他安慰她。

“真的？”子琪抬了把椅子坐在厨房。“叶大哥，单身的生活如何？”

她的表情写满聊天的兴致，天杰不忍拒绝她，他轻描淡写的回答：“除了三餐自理、衣服自己洗上，倒也没什么差别。”

她皱皱眉。“你的意思是，把女人当作可有可无的工具？”

“我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安的瞥她一眼。“我的意思是，单身生活我过得还不错。”

“真的？”子琪的脸上充满趣味盎然的味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结婚？就这么单身过一辈子？”

他手上的刀停了会，答道：“或许吧！”

“万一有女孩爱上你呢？”她微微脸红。“例如我？”

“你？”他怔怔的看她，而后苦笑起来。“你在开玩笑！”没有女孩会喜欢他的，他在心底默默想着。

子琪睁大眼看他不信的眼神。“有这么好笑吗？叶大哥！”她感觉到她的心受到伤害，她纪子琪这辈子从没被人这样嘲笑过，尤其她……“我没在笑你。”他总觉得他老做错事，他慌慌张张的把肉丝丢进锅里，借着炒菜不回答她的问题。

“叶大哥！”她突然走到他身边盯着锅中逐渐熟透的肉丝，还有极度不自在的他。

“我年纪较轻，所以有很多事都不懂。我想请教你，你能回答吗？”她轻轻的说道。

“呃，”他看她一眼。“我能回答的，我一定回答。”

子琪露出微笑。“叶大哥，所谓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如果身为一个女性，她爱上了一个不解风情的男人，你觉得她应该怎么做？她应不应该明白的跟男方说清楚？”

他想了会，答道：“我想，这得看对方是怎么样的人。”

“如果是个内敛性的男人呢？”

“她可以试试。”他认真道。“不过这必须在对方对她也有好感的情况下。”

子琪依旧带着笑容。“如果我说，是我爱上了叶大哥呢？”

天杰端的盘子正停在半空中，他吃惊的瞪着怡然自得的子琪。“你在开玩笑？”他结结巴巴的说道。

她摇摇头，坚定的眼神让天杰吓住了。

“我没在开玩笑。叶大哥，在前十分钟，你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爱上你了！”她斩钉截铁道。

第十章

沉默迅速的漫延在整个厨房。

一时间，他只能傻傻地站在那里，以混合着震惊、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子琪。

子琪耸耸肩，自顾自的说道：“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虽然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我对男性向来没什么感觉，那是因为我还没遇到命定的对象。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我发现了，我也不会去逃避它。”她看看依然震惊如昔的他，羞涩而不安的笑了笑。“叶大哥，这是我第一次跟男孩子告白，我不太清楚我这样做会不会太大胆，但我可是采纳你的意见，你不会觉得我太无礼了吧？”

他实在太震惊了！不只是因为她说的话，更因为她眼里认真的神情，她真以为她爱上了他！难道她没注意到他脸上的疤痕曾吓退了多少女孩？难道她没注意到他丑陋的脸孔吗？她怎会爱上他！

“叶大哥？”

也许这只是一个误会，一个少女的玩笑……他小心的放下盘子，清清喉咙说道：“呃，纪小姐……”“子琪。”她微笑的提醒他。

“子……琪，我想你弄错了！”他缓缓说道。

“我没弄错！”她激烈的语气让他吓了一跳。“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绝对不可能弄错。”她的脸微微胀红，但她仍气恼的继续说道：“我也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很认真的。或许你对我称不上一见钟情，但我会努力使你爱上我的。”

“子琪，你一定是把感情弄混了！我……我不适合你。”

她立刻反驳他。“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把感情弄混了？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我纪子琪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我说，”她深吸口气，“我爱你。”

他双拳紧握，企图否定她最后一句话。

他否决她。“不可能！我大你快十岁！”他提出显而易见的证据。

她忍不住失笑。“我不认为年龄是我们之间的障碍，我也不在乎它。所以这一点也不成问题！”她满意道。

“可是……”他的手摸着左脸。“你还是不可能爱上我的。”

“为什么？”她耐性的看着他，她并不清楚一个女孩子是否应该含蓄的等待男孩子来追求，但她纪子琪真遇到了命中对象，她是绝不会任他由指间溜去。她会努力争取，除非他讨厌她，否则她是不会放弃的。

他目光落在她身后的橱柜上。“难道……你没看见我脸上的丑陋吗？”他试图以淡然的口吻说道。

“丑陋？”她眨眨眼，走近他。“叶大哥，我不以为你脸上有任何的丑陋！”她细细打量他。

他放下他的手，露出左脸的疤痕。“难道你没看见它吗？”他有些生气的说道。他并不想当着她的面展示他的疤痕，她看起来是如此的柔弱，但她似乎还不清楚状况。如果在这么近的距离下，她还见不到他的疤痕的话，她必定有深度近视才以为他脸上没有丑陋的印记。

他忍住后退及遮住左脸的冲动，任她看个仔细。

同时，他也看见在如此近的距离，她乌溜溜的一双眼眸看起来是多么的温柔。

而他必须接受几秒钟之后，她将流露出来的嫌恶。

这是他早就料到的，但他发现他突然无法忍受她的嫌恶。

他闭上眼。

“那又如何？”她困惑的声音渗进他的神智里。

蓦地，他张开眼看着她。

她的眼里充满着疑惑、不解，但并没有包括他以为的厌恶眼神。

这让他松了口气。

她耸一耸肩。“叶大哥，这就是你要告诉我，我不适合你的原因？”她有些好笑的望着他。“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看见了。但这又如何呢？”

“这又如何？”他不可思议的重复。

她用力的点头。“没错。叶大哥，我不是小孩子，我有自己的思想，我很当事人我自己在做什么！难道你以为随便举出不成理由的理由，就可以让我打退堂鼓吗？”

“不成理由的理由？”他再度傻住了。他突然发觉他完全无法抓住她的心思。

“你以为我脸上的疤痕不算什么？”他无法置信的看着她。

“你认为应该算什么呢？”她耐性道，仿佛就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说我爱你，这关疤痕什么事？叶大哥，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不必找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搪塞我。”她面露痛苦的说道：“但我必须声明在先，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毕竟你还了解我不深，当然没有足够的理由喜欢上我。希望你考虑考虑。”

他哑然失笑。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女孩，尤其她是如此大胆的吐露自己的心声，而他却永远活在沉默之下……“叶大哥？”

他缓缓摇头。“难道你不知道这些话应该由一个男人说出来，而不是从一个气质高雅的女孩嘴里说出。”

她眨眨眼，一时反应不过来。

蓦地，她漂亮的脸蛋飞上两朵红晕。

她不安的瞥他一眼，说道：“对不起！我不太清楚这种事，这是我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所以我不知道在大众的眼里，身为女性应该如何说出她的感受。我知道我可能说得太过火了些，但我保证我是出自肺腑之言，”她顿了会，怯怯地看他。“你不会觉得我太豪放吧！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在你心底留下什么坏印象吧？”

他摇摇头，不想伤害她的心。“没有。但我想你可能误会自己的感情了，你可能把一份兄长之情看做男女之间的爱情……”“我没有！”她大声的宣布，完全不似刚才楚楚可怜的女孩。“你可以去问爱伦，我从来没有看错过这种事，叶大哥，你不是我，你又怎知有没有看错呢？”

他还是摇摇头，看向门。“这只是你少女的梦幻爱情，过几天你就清醒了。”他想走出厨房。“我必须回去了。”

子琪冷眼看着他走出厨房，走向大门。

她跟着出去。“叶大哥，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给我机会了，是不是？”

“我说过，你这只是少女的梦想，过几天……”“依旧。”她答道。“我知道我这样做很过份，但在你尚未了解我之前，就断然拒绝我的爱更残忍，我希望你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但显然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为我为你，只要你不答应我，明天我就到处宣传。”她满意的看见他脸上的警觉，她耸耸肩。“我要到处宣传我爱上了叶天杰，在学校

还有你的公司，我甚至可以让你的左邻右舍发现有一个可怜的女孩爱上了他们的邻居，但却得不到回报，甚至我还可以说，”她迅速的转动脑子。“我还可以说我怀了你的孩子！到时候你可就无地自容，而不得不做出搬家、换工作等等之类的事了！”

他摇摇头。“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还是个学生，不会轻易让自己的名声毁坏。”

“我是不会。但为你，我会。”她嘴角露出一丝紧张。“叶大哥，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你想做什么？”

“没。我只是突然想到你不愿意给彼此间一个机会，很可能是有女朋友了。你没有吧？如果你有，我只好放弃了，虽然我好不容易才遇到你，但，”她脸上有着烈士断腕的表情。“我也只有放弃一途。”

“不！”他停顿一会。“我没有。这太疯狂了！子琪，你现在还年轻，没必要这么执着于我，将来你可以遇到更好的，例如……无论内在、外表均可以配上你的好男孩。”

子琪严肃的凝视他。“我不想遇到其他的男孩，他们再好也不是你。我知道我很任性，但这辈子我从没这么任性过，我也从没这么认真的为某件事这么执着，只除了你。”她突然笑了，笑意中充满着俏皮的模样，这让天杰警觉起来。“叶大哥，我知道今天你可能无法接受我突如其来的告白，所以我让你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我三点下课，我在校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她替他打开门。

“校门口？我……”

她朝他眨眨眼。“你也可以不来的，但你别忘了有时候我也会成为广播麦克风的，天知道我多想演一次这种角色。明天见了，叶大哥！”她微微一笑，当着他震惊的面孔关上门。

她关上门后，一切自信的表情全消失了。她虚脱的靠在门边，讶于她刚才如此大胆的威胁。但她不后悔，如果她不这么做，她就无法争取自己的幸福，尤其当对方是个十足的沉默男人时，她只好一切自己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纪子琪只有厚着脸皮为自己加油了，她大声的告诉自己。

第十一章

天杰下意识地在画纸上涂鸦。

此刻的他毫无创作泉源，他的心思一片混乱，而这全是为纪子琪下午所说的那番话。

他未曾见过这么热情表白而又羞涩不安的女孩，尤其是跟他表白。他甚至还能注意到当她放大胆子威胁他时，他眼里的不确定……一想起她的模样，他就溢不住满脸笑意。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但她并不因为天赐的礼物而骄纵起来，相反的，她是如此的善良，善良到无视于他的疤痕。他微微皱眉，真的是无视他脸上的疤痕吗？她似乎根本没看见它，要不就是她根本就有看不见世间缺陷的本领……他该感谢上苍的怜悯，赐给他一个完美的女孩吗？她完全不似珍娜……他一惊，摔回神智，他在想什么？在拿子琪跟她比吗？不！她根本连子琪都比不上。他下意识的望着墙上的画像，细细打量她，他甚至无法理解当初他怎会爱上这样一个女子，子琪比她好上千倍万倍，但他却再也配不上她了……他再度惊愕的收回自己荒唐的心思，他怎么会想到那上头去了呢？子琪对他而言，只能算是爱伦的朋友，她对他而言太小了，更甚者他还是不以为她会爱上他，毕竟他们相处并没有多久的时间，再加上他脸上的疤痕……不！他不会爱上她的，纵使她有一颗吸引他的心，纵使她是多么的亮眼，他都不会有爱上她的一天，因为他的未来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她却是阳光下最耀眼的女孩，他不能，也不配。

那么，明天他该去吗？

他发愣似的一直坐在书桌前，自始至终他都未发觉在他的涂鸦纸里充满栩栩如生的熟悉脸孔，在她们眼里，都充满着含情脉脉的神色。

爱伦无法相信也不敢相信，当她在校园门口巧遇到满面春风的子琪时，开玩笑的取笑她谈恋爱了，没想到子琪真的承认了，而且对方就是她大哥！

即使是日落东山也不会令她更惊讶了！

她无法置信地摇摇头，吐露出她的心声。“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你竟然会看上我哥？”她一直摇头。“那么多的俊男帅哥让你

挑，你都不屑一顾，反而爱上我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愈说愈大声，引来不少注目。

子琪只是害羞的垂下睫毛。“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她对爱伦诸多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但这并未让爱伦满意，她疑惑的眼神直往子琪身上打转。“小琪，说实话，我一直满纳闷，你怎么可能爱上我哥？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残忍，但你是我朋友，我希望你能做正确而让你幸福的选择。小琪，你真没搞错吧？难道你没看清楚我哥的脸？他的左脸上有一道长疤啊！”她着急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地步了。

“我不懂你们是怎么了？”子琪有些气恼的看着她。“你们以为老把这件事挂在嘴上，我就会打退堂鼓了吗？”

爱伦听了她的话，傻住了。“你……不在乎我哥脸上的疤痕？”

子琪不耐的回答她，眼睛直盯着来往的人群。“我为什么要在乎？如果我在乎，我就不会爱上他了，不是吗？再说，我不以为他脸上的疤痕有什么难看的地方。”她微微一笑。“事实上，我觉得他相当的有魅力。”

“魅力？”爱伦尖叫，再也顾不得来往的眼光。“小琪，这是我和你交朋友以来，你第一次对男性用了这两个字，而我无法想像你竟然是在形容我大哥。你告诉我，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不是在做梦。”子琪平板答道，但她的眼里带着一丝调侃。“你认为我配不上你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爱伦翻翻白眼，整个人似乎快崩溃了。“我的意思是……你这么完美，配不上的是我大哥！”她话一说完，就看见子琪全然的茫然。她开始怀疑子琪虽有美丽的外貌，但她外貌下的东西可就令人怀疑了。

子琪漂亮的大眼一直溜看着四周，她随口回答爱伦的疑惑。“我不允许你这样说你大哥。完美的不是我，是你大哥。”她话未说完，嘴角就挂起一个甜甜的笑容，抛下爱伦走过去。

爱伦顺着她看去，惊讶得微张着嘴巴久久无法恢复。

“你果然来了！”子琪自信的对着穿着西装，看起来颇为正式、却紧张的天杰说道。

爱伦无法置信的跑过来。她简直不敢相信她大哥真的来了。

“哥！”

天杰随意看了爱伦一眼，就直盯着子琪看，他严肃的表情令熟知的爱伦警觉到他不是来赴约的。

她担心的望着眼前她最亲爱的大哥和朋友。

她从没想到会有这一天的发生。

子琪微微一笑，笑意传到她的眼睛煞是好看。她缓缓开口，语调中并没有爱伦的警觉。

“你想到哪去玩？天杰。”

“天杰？”爱伦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尖叫。“你叫他‘天杰’？”

他也是一副惊愕的样子。

子琪笑着耸耸肩，答道：“男女朋友有连名带姓的叫吗？当然没有。”她理所当然的表情令天杰更为难。

他勉强挤出微笑，不知她为何这么容易就露出如此吸引人的笑靥。

“我想，我们必须好好谈谈！”他轻声说道。

“好啊！”子琪开心道：“你想到哪谈呢？不过，先说好，话可是不能谈太久，我不希望我们第一次的约会无法玩得痛快。”

“纪小姐，我想……”

“子琪。”她坚持道。

他清清喉咙，不愿爱伦挤眉弄眼，他冷漠的开口：“子琪，我想你弄错了我的意思，我今天来并不是与你……呃，去约会。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关系仅止于你是我妹妹的同学，至于进一步的关系，我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眼光落到她身后，硬生生的道。

“哥！”爱伦暗暗咒骂她的大哥竟然这么无情。

“你说完了？”子琪出乎意料的不在乎，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决心与自信。“既然你有你的意见，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意见。而且我确信经过一个晚上的更深入的思考后，我更坚定自己的想法。”她顿了一会，直视他略略惊讶的眼睛。“你有权拒绝我，但我也权追求你。再说，你要是真把我看成爱伦的同学，你就不会特别跑来这里见我了，所以你想去哪里玩？”

他对她坚持的答案，震惊的无以复加。

在经过一个晚上的失眠后，他终于决定面对面的告诉她，她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了；虽然他有些怅然所失，但总比换得将来分手的结局要好多了。再说，他发现自己从第一眼开始就对她有些心动、有些好感，她不在此时慧剑斩情丝，将来痛苦的会是她，而更痛心的却是他。

子琪幽幽的叹口气，说道："天杰，想一件事情需要想那么久吗？虽然我不在意，但我想我还是先声明这是我第一次跟男孩子约会，我可不希望等到太阳下了山，你才决定要到哪儿去。"

这简直是霸王硬上弓，爱伦忍不住想道。跟小琪相处这么久的日子来，她发现到漂亮过人的小琪缺之一就是不把别人的反对意见当意见，更甚者她还能视若无睹，但奇怪得很，纵使如此，她却从未把人惹恼过，也许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她大哥虽然平日沉默得过火，但却有像竹子一样的个性，更何况他又和小琪认识不久。

"我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他突然说道。

爱伦惊得目瞪口呆，她不以为她的心脏在一天之内能负荷这么多的刺激，但她更怀疑自己的耳朵。

刚才的话真的是出自她大哥的嘴里吗？自从他脸的疤……之后，他根本就不曾接近过女孩子……她注意到子琪秀气的脸孔一直带着温柔的笑意。

"我也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子琪附和道。

他看她一眼，又将视线定在别处。"我不太喜欢常去一些公众场合。"他的左手在不知不觉中摸着他有疤的脸颊。

"我们可以算是志同道合。"子琪依然是那副柔肠千回的样子。"有时候，我们可以待在家里看些书，听些音乐，这也不错，不是吗？天杰，你同意吗？"

他的眼底跳出微许的讶异。"我以为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都喜欢出去玩一些……较刺激的游戏。"他不知不觉说出来。

子琪只是耸耸肩。"是我这年纪的绝大部分女孩。"她露齿而笑。"但不包括我。再说，我不以为要是天底下所有二十三岁女孩都有同样的兴趣，那不是很无趣吗？"

爱伦赞同的在一旁猛点头，她虽插不上话但依现在这种情形看来，她大哥也许真有望了！

"那么……"

“那么，依我个人之见，你们最好别在这里话家常了！”爱伦迅速的插入他们之间。“也许你们该考虑去哪玩了？”她期盼的等待她大哥的答复。

但她只看见子琪眼里的喜悦和羞涩。他甚至无法相像，他是着了什么魔才答应她的，原本他是来拒绝的啊！

“哥！”

他怔了会，答道：“我想……也许我们到处逛逛？”他有些尴尬的说道。毕竟他已经好久好久没和女孩子在一块了，他甚至遗忘了对待女性的社交礼仪。

子琪温顺的点头。

他清清喉咙，回头瞪了爱伦鬼灵精怪的脸孔，再转向子琪。

“我的车停在街头。”他仿佛生涩不少。

子琪理所当然的勾住他的手臂，抬头朝他一笑。“所以，我们可以走了？”

他点点头，不习惯她站在他的左边，因为他怕吓着了她。

不过，很快的他摇头苦笑，她不以为在她眼里的一点小疤会吓着了她。如果真会吓着她，以前多的是机会让她吓昏，根本也不会等到现在了。现在……他微微叹口气，不知道是否混合着忧虑、紧张还是喜欢的缘故。他自认为原本早已随着脸孔的丑陋而死的心似乎又再度复活起来，而今，它仿佛在为一个女孩跳动着。

她叫子琪。

接下来的数星期，天杰感觉到自己仿佛在旋转马上不停的旋转。

他的生活是梦是幻。他曾以为上帝抛弃了他，给他一副足以吓昏人的脸孔，让他失去了瘟是最宝贝的东西，但那似乎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上帝又重新赐给他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但每当午夜梦回时，他强烈的感受到不安的情绪在他内心滋长。

因为他无法相信曾一度抛弃他的上帝会如此好心的对待他，也许这只是一个玩笑，等时间到了，他就会收回，到那时候他的感情却再也回不来了……不！他知道现在他的感情却再也回不来了……不！他知道现在他的感情已经一点一滴正逐渐抽离他的身躯，奔向另一个他时常想念的女孩。

“我一直以为你在看书，但我观察你很久，我怀疑你其实是在神游。你是吗？”子琪捧着书，不知何时坐在他身边的地板上笑眼望着他。

这是多么漂亮的女孩子，他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他吸引她的地方在哪里？就算他的左脸上没有疤痕，他也称不上英凯…左脸！她正含着微笑坐在他左边。

他立即感到不安起来。虽然过去几个星期她若有似无的时常靠在他左边，但他仍不习惯她如此的凝视他，仿佛她是一个正常人似的看着他。也许是他自卑，也许是曾经吓过人，他始终不愿意以左边的脸来面对她。

“天杰？怎么啦？”她细细柔柔的嗓声唤回他的思绪。

他朝她笑一笑。“没什么。”

“没什么才怪。”她微微皱起眉头，即使是在她生气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但她却不在乎这些似的。“天杰，你公司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吗？说出来听听嘛！虽然我可能帮不上忙，但我可是绝佳的听众，我敢保证你说的话，我一字一句都会听得一清二楚。”她举起手来以显示出她的诚心。

如果那只手的无名指配上一只金戒指就更好看了，天杰漫不经心的想道。

“天杰！”她开始抱怨。“你到底听我说话了没？我老觉得最近你的心思到处游移，你不喜欢我的陪伴吗？”

“不！我喜欢。”他冲口而出，并未经过思考。“我刚才在想，如果你的左手无名指上……”蓦地，他停顿下来，发呆似的瞪着她的手。

上帝助他！他刚才到底在想什么？无名指配上戒指？那不是……子琪并没觉察到他的奇异，她忙不迭的盯着自己的无名指猛看。

“我的手指怎么啦？沾到什么了吗？”她细细打量它，却发现它完好如初。她困惑的看向他。“天杰，我的手指到底怎样啦？你这么惊奇？”

“不！不！”他结结巴巴的低下头。“我只是认为你的手指很漂亮。”

“谢谢！”子琪甜甜的笑了。“天杰。”

“什么？”他依旧处在自我的混乱之中。

“这是你第一次称赞我呢？”她的眼里满溢着开心。

这让天杰颇感惭愧。他从没注意到他对她的外表漠不关心，像她这么漂亮的女孩实在应该让人常常赞美的。

“呃……”他不好意思的开口。“其实……你很漂亮的。”他困难的说道，毕竟他已经很久不曾赞美人了，他几乎忘了该用什么措辞去赞美一个女孩子。

子琪突然噗嗤而笑。“天杰，我并不是要你赞美我。瞧你的样子，好像要上断头台似的。”她停顿会，站起来继续说道：“其实你就是你，别学别人一样。”

“子琪……”

“天杰，这是谁，你的模特儿吗？”子琪走到第一次在他房里看见的巨大画像。“她好漂亮呢！”

天杰闷不吭声的站起来。

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忘了这个地方挂着幅画像。

“老实说，天杰，我有些吃醋呢！”子琪皱起眉头，坦白说道：“在我们认识的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很想问你，她是谁？为什么值得你付出如此多的感情投注笔下。”她回过头看他。“事实上，我一直想不去介意它，但我的心里却忘不了它。天杰，我是不是很小家子气？”

“不！你一点也不小家子气。”他连看都不看画像，就直接拿下来。

子琪惊讶的看着他的举动。“怎么了？天杰，你这是在做什么？我并没有要你拿下来的意思。”

“我知道。”天杰迅速的将画皮转回背面靠在墙上，“我只是不想再看它。”

子琪深思的目光让天杰不安。

“子琪，你想不想到外头走走？”他想转移话题。

子琪勉强的笑笑。“想，但我想先问你一些事。”

天杰的心底掠过警觉。

子琪耸耸肩。“这对你而言，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就我而言，我十分在意它。”她甜甜唇。“你知道，在我们交往开始

时，我就已经先声明我爱上你了，但我从不知道你对我又是何种心态？你当初为什么要与我交往？是因为我的威胁吗？”她极度不安的问道。

“子琪……”

“我并不一定要你回答，天杰。”她稍稍噘起嘴角。“只是在我们二十三次约会中，似乎都是我主动约你的。我从来不在乎你是否沉默，我是真的十分喜欢你，在过去，我从来没和别的男孩子用如此认真的心态交往过，但……”她似乎有些心浮气躁，仿佛多日以来她完美的面具突然破碎。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一点也不介意你的疤痕。事实上，我从来不认为它存在过。我不知道你对我抱有何种想法，但我的心意始终不改。”她拿起皮包。“我想回去了。”她低头着。

“子琪！”他欲言又止，最后他轻声说道：“我送你。”

她默默地看着他，摇摇头，“不必了！”说完，她就转身离去了。

第十二章

子菱躺在沙发上专注的盯着电视看。

在她身边的子琪则心神不宁的陪着她看。

这是第五天。

她已经有五天没见到天杰了。她天天数着日子，才知道爱情是这么痛苦，她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天杰来找她，她不愿意再主动的去找他，她不希望天杰有受压迫的感觉，她一直是单方面的付出，她并不期望天杰有她付出的一半，但至少她希望他能对她有点情，她就心满意足了；但事实似乎不是这样。光由这五天看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天杰根本不爱她，否则他不可能在她说了那么不稳定的话后，还任由她走，甚至连挽留她的意愿都没有。这五天来她一直在等待着，但从头到尾似乎总是她一个人在自作多情，她一直以为只要遇到了命定对象后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如今看来，她中不过是自己在骗自己罢了。

“子琪，你对这部影片这么入迷呀？连播完了都还直盯着荧幕看。”子菱瞥过头看她。

子琪回过神，她朝她妹妹微微一笑。“不！我没在看。”

“我也知道你没在看。是为了叶大哥，是不是？”子菱双手托腮，直盯着她瞧。“这几天我注意到你除了上课外，蓁时间只待在家里，跟过去几个星期完全不同。你跟叶大哥出了问题吗？”她顿了顿。“我先声明，我可不是刺探军情，我是关心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告诉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只看到结果，而不用经历？”子琪轻声说道。

子菱警觉地翻身起来。“子琪，你真的跟叶大哥出问题了？叶大哥除了沉默之外，人还算很好，他没跟你吵架吧？”

“没。是我自己在闹意气。”子琪难过的说道：“在他房里，有个女孩的画像。”

“不是画你？难道他脚踏两条船？混账！要是他真敢这样，我要伟凡去揍死他。”子菱恶狠狠的说道。

“小菱，你不打算和伟凡分手了吗？”

“你别管我，先管你自己吧！”子菱生气地说道。“不过，还好，算你早发现，要是真把感情完全投进去，那时候你可就完了。”

“很不幸的，我早就完全投入了。”子琪低声说着，换来子菱不可置信的眼光。“我知道听来你会觉得可笑，但我相信一见钟情。我对天杰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子菱这下子全没了主意了。“我们招集人马把他押入礼堂，看他敢不敢拒绝！”

“子菱！电视剧看太多了。再说，天杰现在没有别的女朋友。”

“没有？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子菱困惑起来。“子琪，你们到底是在谈什么恋爱？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懂？”

子琪哀伤的耸耸肩：“他过去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就是那张画像上的女孩。他对她似乎难以忘怀。”

“就这样？”子菱惊讶的问道：“子琪，难道你不会质问他？看他要你还是要她，要是他敢抛弃你，那他就太没眼光了。”她愤愤说道。

“我没有问他。我不想使他为难。”子琪闭上眼睛。“我不想强逼他，毕竟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自吹逢唱。他只是不想使我尴尬而已。”

“你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子菱气恼道。“不行！我不准。没有人敢这么欺负纪家的人，尤其是他，更没有权利。既然他不喜欢你，就不应该答应跟你交往。混账东西！我要找他算账！”她话才刚说完，门铃声就突地响了起来。

子菱忙不迭的跑去开门。“要是杜大哥还是伟凡来，我们就多了个帮手了！”她喃喃地打开门。

叶天杰就站在面前。

子菱瞪大眼。“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这里可不欢迎你来。”她本想掩门关上，却被他迅速的挡住了。

“子菱，我想见你姐姐。”他开口道。

“她不在家。”她注意到他似乎像是几天没睡过觉似的。

他失望的表情充分流露出来，这令子菱怀疑子琪说话的可信度。

“那么，”他想了想。“她什么时候会回来？”

“不知道。你找她做什么？也许我可以转达？”子菱想探探口风。

'转达……不！还是我自己亲口说比较好。稍后，我再来找她。“他想退开，但子菱立刻的叫住他。

“也许你跟子琪面对面谈清楚才是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她怒瞪他一眼。”不过，姓叶的，我可事先警告你，你要敢让子琪哭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她打开大门，侧身让他进去，顺眼看见他两手空空。”还有，你不以为来看一个女孩子起码应该带些花什么的。我想那会让子琪很开心的。“天杰一副恍然大悟的愣样子。“我忘了！我太急了，所以我……”子菱笑一笑。“你去对里头的人说吧！”她穿上鞋子，帅气的走出去，以便留给他们谈话的空间。

天杰走到客厅里。

他看见子琪神态娇怜地坐在沙发上，心思不知神游到何处?

她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惹人心怜。

他突然明白她是如此容易的进驻他心，快得让他连察觉的时间都没有。

他轻轻地站在她身后，开口：“子琪！”

几乎是同一时刻，子琪猛地站起来转过身。

她傻呆呆地站在原地。“天杰？”

他迟疑的朝她笑一笑。“你还好吗？”

“你看我像好的模样吗？”她盈盈似水的笑了。“你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好。”

“是的。”他停顿会，思索最恰当的话，但最后他放弃了。

他不善言辞，只能用行动来表示。

“子琪，你愿意来我家吗？”

“为什么？”

“为什么？”他重复，然后不安写在他脸上。他清清喉咙，“我……呃，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如果……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时候你再跟我分手也不迟。”

“你认为我想跟你分手？”她的语气里带点惊讶与困惑的成分。

他点点头。“是的，不然你也不会那天伤心的离去，然后就不再联络我了。”他有些萧索的说道。

但他马上提起精神来。“不过，在你想分手之前，我希望你能先看一件东西。”他的表情充满希望。

子琪迟疑的点头，虽然她不清楚天杰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但她实在很好奇是什么东西能让天杰以为可以让她回心转意。再者，天杰终于主动出击了，这是她最高兴的一件事，至少证明她不是单相思。

“你愿意吗？”他紧张的问道。

她点点头。

随后，当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的来到天杰的家，天杰迅速的带领她到他的书房外。

“你要给我看什么？”子琪在书房外头停下来，不肯进去。

“你进来就知道了。”他的口气微微的兴奋。

“我不要。”她大声的说道：“天杰，我不想进去。”

他呆住了。“为什么？”

她双臂环胸。“不为什么。即使我是一个再明理的女孩，我还是会吃醋。我无法忍受我爱的男人房里有着别的女人的画像，尤其是他深受的女人。”她坦白道。

“深爱？”他再度重复。“你认为我还爱着她？”

“不是吗？”她充满炉意的说道：“如果你不爱她，为什么墙上还挂着她的画像，而且画得如此……有感情。”

他首次露出笑容。“如果我说，那是一幅我早已遗忘的画像呢？”

“什么？”

他突然强拉着她的手，走进书房。

他的表现完全不似以前他自卑的模样。

他让她站定在原先挂着画像的面前。

他看一看挂在墙上的画像，然后再看看她。“你不抬头看看吗？”

“我还需要看吗？那幅画像早就刻在我脑子里了。”

“子琪，我从没见到你有这么不讲理的时候。”他温柔道。

“我也想讲理。”她突然热泪盈眶。“可是我铸不到。我无法面对我爱的男人眼里还有别的女人的存在。我一直希望我讲理，但我真的办不到。”

他急忙递出手帕，小心的看着她。“子琪，你有我？”

“我相信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可是却有人不把它当回事。”她声音有点哽咽。

“我很重视它，而且，我是认真的。”天杰冲口而出，换来子琪惊喜的凝视。

“你……”

天杰尴尬的耸耸肩，两手放在口袋里。他想装出无所谓的态度，却发现自己做不到。

“子琪，抬头起来看看吧！”他柔声劝着。

“我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看？”她有些气恼的抬起头来。“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分手，你就直……”她的尾音曳出。

如此熟悉的脸孔，如此熟悉的神韵出现在她面前。

好半晌，她只能发呆似的看着画像中的美少女，她是如此的美、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冷漠又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她不可置信的缓缓转向他。“是我？”她微微发颤。

他带着笑容点头。“是的，我知道画得不太好，但我一直急着想见你。五天的时间实在不足以表达你特殊的神韵。你还满意吗？”

“不……我很满意。”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她的一颗心如小鹿乱撞起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这幅画永远挂在这里，属于我的地方。”他凝视着她。

“为什么？”

“因为……”他紧张起来。“如果，如果我说我爱上你了呢？你相信吗？”

“信，我当然相信。”她欣喜的停下来，期待的看着他。“你愿意再说一次吗？”

“我爱你。”他困难的说出口后，又开始犹豫起来了。“也许我该告诉你，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欣赏我脸的疤，你跟我在一块可

能……”“我们一定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吗？”子琪心底充满着喜悦。

她的眼底倏忽又黯淡下来。“那么，她呢？你一点也不在乎她吗？”

“是的。我一点也不在乎她。”天杰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冷漠。

子琪怀疑的看着他。“天杰？”

“什么？”他看着她时，又充满温柔的笑意。

“你为什么会爱我？”此时的她，有着女性的不安与不确定。“我是说，当初要不是我强迫你跟我交往，你根本连想认识我都不想认识……”他长叹口气。“真奇怪，以前的你充满自信，而现在却对自己如此不确定。”他忽然不安的瞥她一眼，“子琪，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关于她，还有疤的事情。”

她注意到他的痛苦，体贴的回答：“如果你不想说，不要勉强。我信任你。”

“不！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他抬头看向画像，试图从画里得到一些勇气来减少痛苦。

“在七年前，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女朋友，要好的程度甚至曾论及婚嫁；但有一天，我为了救一个孩子，脸上多了道疤痕。”他的声音变小，手也不自觉的摸上左脸。“一道永远除不掉的疤痕，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怀着紧张心情拆线的时候，心跳得有多快，但后来，线拆了，整间病房充满尖叫，不是我的声音，而是她的。”他闭上眼睛。“她害怕我的脸，那一阵子她很少来探望我，即使来也是匆匆离去。她不敢直视我的脸孔，因为我的脸上有道永远磨灭不去的丑陋疤痕。没几个星期，她托人带来一封信，里头写着分手之类的话，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看完信后，愤怒的将它撕成碎片。那阵子的我完全被上帝抛弃，自怨自艾，若不是在病院里碰到更多可怜的毁容人，我几乎不敢出去面对大众。”

“天杰……”她的泪因为难过他的遭遇而无声无息的滑了下来。

“但我不敢面对的事实终于来了。在餐厅里，小孩子见了我害怕的哭了，每个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他双拳紧握。“我不要别人的同情。我只不过脸上多了道别人没有的疤痕，这没什么好同情的，但日子依然得过，同情的眼光也不曾间断过。我只有藏在自己的保护壳之后。”

“可是，天杰，我不在乎你有没有疤痕！”

“是的。我知道你没有。那是我这辈子上帝惟一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他让你接受我的缺陷，我真的很感激他。但我要你清楚知道我的过去，我不希望将来人怨瞧不起我。那时候，我会很痛苦，比当我知道脸上有一道永久的疤痕还要痛苦。”

“我不会瞧不起你。我获得你的爱都来不及，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她哽咽道。

“所以，我说这是上帝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她轻轻用手指拭去她的泪珠。“可惜我到现在才发觉。子琪，我要你知道那幅画像虽然一直挂在那里，但我从没注意过就如同她在我心底已经留不下一点痕迹了。”他突然笑了。“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不由自主的想画你，想把你留在我的画本之中，日日夜夜的陪伴我。但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爱我。”

“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吗？”她小声的问道。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话。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吗？”他急忙举起手来制止她的回答。“在你回答之前，我希望你能想清楚，我爱你但不想伤害你。你知道以我的外貌完全配不上你，但……”“叶天杰！不要再谈什么外貌配不配得上。我真不懂外貌必须是恋爱的必备条件之一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什么疤痕，我只知道我爱上了个叫叶天杰的男人。他有颗善良的、再温柔不过的心；如果有人问我那道疤痕，我会明白的告诉他，那不是丑陋的疤痕，而是英勇的标帜。”她坚决说道。

天杰闭了闭眼，再张开时，眼里晶亮。“我何其有幸，碰上了你。曾有一度，我以为上帝抛弃了我，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你确定？”她突然笑了。“也许你还不太了解我的个性，虽然平常我大而化之，但有时候我也是满任性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我不在乎，因为我已经爱上你的全部。”他柔柔的说道。

蓦地，她低下头，首次感到害羞起来。

以往的她总是充满自信，但自从谈了恋爱后，她似乎变了不少。而这全是天杰带给也的影响，但她一点也不在乎，毕竟能碰上自己这辈子命定的对象，又能如此幸运的碰上像天杰这样好的男人，她已经够幸运的了。或许她才是那个该感谢上帝的人，毕竟是它把天杰带到她手中，并给他们美满的结局。

她缓缓露出个幸福的笑容。

她想，以后的她还是会有很多机会在天杰面前脸红的。

第十三章

任伟凡不耐烦的再度看表。

十二点四十分。

距离他赴约的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只要他溜到车房偷开爸的车，一定能及时去赴莉儿的约……想到她，伟凡的脸上就不自觉的流露出甜意。莉儿是他第一次交往的女朋友，他想这可能也是他最后的女朋友了，因为他虽然只有十七岁而已，但他却深深爱上了温柔多情的莉儿，而今天是他们相识半年的纪念日，他已经计划好要怎么庆祝，他敢打赌莉儿一定很高兴的……直到她破坏了这一切。

伟凡极度以不满的瞪着眼前玩得不亦乐乎的小邻居。

前辈子他一定跟她相克，他愤愤想道。自从她搬到他家附近之后，她就一直缠着他玩，就像一个八爪章鱼一样。上帝明鉴，她才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他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他母亲每回都把她推到他身上，就像她是他的责任似的。

好比今天一大早纪步叔把她留在他家一整天，他母亲轻轻松松的就答应下来，然后就面带微笑的把她丢给他。

要不是这样，他怎会在爸公司的仓库里陪她玩……他鬼灵精的脑子一转，立即露出微笑。

“小菱！”他把正独自玩跳房子的她叫过来。

她几乎是飞也似的跑过来。

她两边绑着两条大麻花的辫子已经松得差不多了，脸上沾了不少黑点。

她笑起来就像阳光一样耀眼，但却不若她的孪生姐姐一样漂亮。

“伟哥哥，你要一起来玩吗？”她童稚的声音让他感到有些内疚。她这么喜欢缠着他，也不全然是她的错。纪伯母长年住在医院，纪叔又要公司、医院、家庭三头跑，而纪叔领养的女孩如今正忙着联考，至于她的双胞姐姐根本不喜欢户外游戏，自然而然的她就只有找上他了，不过再怎么说，同情归同情，但总不能让他和莉儿的半年纪

念日就这样过了吧……“伟哥哥，你不玩吗？”她眨着眼睛，似乎还意犹未荆毕竟莉儿和这个小不点比起来，不知重要几倍。

伟凡朝她笑一笑。“小菱，你还想玩吗？”

她用力点点头。

他清清喉咙，心虚地不好意思直视她的眼眸。“小菱，是这样子的，你伟哥哥待会有些事情要离开一下，你就在这里自己玩，等我来接你，好不好？”

她睁大眼睛看他。“你要去哪里？我也要去。”

他不安的瞥了一下表，再看看她，心里有丝不耐烦。“你不能去，你乖乖待在这里，伟哥哥很快就来接你了，嗯？”他安抚的拍拍她的头，快速的朝仓库门走去。要不是因为家里都没人，他也不会把她独自留在这里，但他很快就会来接她了，不是吗?

“伟哥哥！”她害怕的想跟上来，却马上被他喝住了。

“小菱，你乖乖的待在这里，等会儿伟哥哥买糖给你吃。”他回头说道，但他的脚几乎是用跑的走向门。

“我不要吃糖。”她撇着嘴，眼眶倏地红了起来，眼看着她就要放声大哭起来。

他狠下心，冲向门。

蓦地，一个声音引起了他不安的注意。

他猛一回头，看见因为害怕而边哭边追着他的小菱勾到一团粗大的麻绳而跌倒了。

但吸引他的不是因为她跌倒的神情……而是麻绳！

他倒抽一口气。

时间仿佛慢动作地推延着。

“小菱，快离开！”他什么也不想地拔腿就向她奔去。

但他的腿毕竟没有两边的货柜倒下来的速度那么快。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箱子朝她倒下。

他及时拖出她娇小的身子，只除了她的左腿。

他的眼睛看见她的左腿被压在里头全是装着电器的箱子下。

他的耳朵听见被压住的刹那，断骨的声音。

他的记忆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

那一年，他十七岁，而她，十岁。

第十四章

扰人的铃声足足响了一分钟之久，才开门。

任伟凡朝开门的女孩感激的笑了笑。

纪子琪叹口气。“伟凡，我觉得也许你该去配一副我们家的钥匙，才不用每天在外面空等那么久的时间。”她把门打开，让他进来。

伟凡走进去。“我不在乎要等那么久，毕竟我都等了十多年了。这点时间算什么？小菱子呢？”他举目四望。

子琪倒了杯水给他，忍住哈欠。“她还在睡吧！伟凡，这点时间对你不算什么，对我可就重要了，虽然我昨天很晚才回家，但我还算比较好心的替你开门。要不是我勉强爬起来，你现在根本就还站在外头。”

伟凡耸耸肩。“我知道纪家算是‘懒起’家族。”他突然倾身向前。“小菱子呢？她昨晚回来有没有不高兴或者其他举动？”

子琪同情的看着他。“小菱又和你闹憋扭了？伟凡，我希望你能让着她一些。你知道的，小菱比较任性一点，但她本性善良……”“这些我都知道。”他打断她。“我也没有怪她。她昨晚没说什么要分手的话吧？”

“这……”

“我是没说什么要分手的话。”穿着短裤、短衫的子菱出现在房门口，全身流露出青春气息，但她的眼里则写满故意装出来的冷漠。“因为我们之间除了曾是邻居的关系之外，根本没什么牵连。”

“小菱子！”他站起来。

“我说的是实话。”她走过来，抬起头直视他。“还有，任先生，请叫我子菱，我不喜欢你叫我小菱子，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声音愈说愈高亢。

“该死！”他抓起她纤细的手腕。“小菱子，昨天的事是你误会了！那个女人是公司里的同事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才瞒着我偷运到家里的，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子菱嘲笑的看着他。“为什么我的朋友就没有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一个午夜牛郎呢？”她突然若有所思起来。“也许我该暗示安仪她

们，今年的生日应该过得刺激一点。”

“小菱！”子琪叫道。

“你敢！”伟凡怒吼。“我警告你，你这一辈子都休想弄其他的男人进来，无论何日何时，你听到了没？还有，我劝你，最好不要再跟你那些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往，要不然总有一天，你会被她们给害死了都不知道。”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跟谁来往就跟谁来往，你是谁？你管得着我吗？”子菱嗤之以鼻道。

“我是谁？我是你的男朋友任伟凡，你忘了吗？”他的目光几乎杀死她。

但她一点也不在乎。她耸耸肩，说道：“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男朋友，我还这么年轻，我会交一个这么老的男朋友吗？我又不是恋父情结。”她不屑的眼光几乎让伟凡为之气绝。

“恋父情结？”他怒火中烧。他早该知道除了她没有一个女孩可以这么轻易就撩起他的怒气。“你的意思是我老得可以做你父亲？如果你没记错的话，我只大你七年而已。”

“七年的代沟。”她不耐的答道。“我没时间跟你在这里闲聊，我要去赴约了！”她想挣脱他的控制，却挣脱不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放手，我就要尖叫了！”

“你尖叫啊！”他瞄瞄在旁观战的子琪。“让我看看谁会来帮你，当然除非你告诉我，你要跟谁去赴约，在哪里？”

“这是我的事，与你何关？”她气呼呼的说道。

“是不关我的事，但除非你不想一直被我握着你的手，我们大可在这里干耗，反正我早有自知之明。今天我没事，我可以陪你。”他得意的说道，一点也不在乎她的怒视。

她瞪了他许久，才不情不愿的说道：“我约了朋友了。”她一直试着抽出她的手。

“什么朋友？”

“朋友就是朋友，还什么朋友。”她气极道。

“这可不一样了！”他慢条斯理的说道：“就好比我和你的安仪对你而言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到底说不说？”

“任伟凡！”

“我个人比较偏好你叫伟凡的时候。”他看子琪一眼。“子琪，也许你愿意再帮我倒一杯水，毕竟我可能在这里待很久的，当然也别忘了小菱子的份，她喜欢喝巧克力，对不对？小菱子？”他故作微笑的说道，同时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让子菱不得不在冰冷的地板和他身边看似舒服的沙发上选择，最后她抬起头高傲的选择地板坐下。

他只是耸耸肩，并没说话。

“这是我家，你没有权利在这里使唤我姐姐！”子菱还没说完，就看见子琪弃她而去，显然她并不想参与他们之间的争吵。

伟凡耸耸肩。“你想聊什么？”

“聊什么？”她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我们怎么可能没什么好聊的。毕竟我会在这里待很久的，也许你喜欢下棋？不！我记得你最讨厌动脑子的事了，也许我们可以看电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看，没人来吵我们，这不也很有情调吗？”

“你闭嘴！”她终于忍不住大叫道。“你说的好像我是个没大脑的女孩。还有现在是早上几点你知道吗？哪里来的电视看？”

伟凡的表情倏的敏锐起来。“那么，你也许愿意告诉我，在‘早上不知道几点’的时候，你跟谁约了？到哪里去？”

她耸耸肩。“说就说嘛！我只不过和安仪她们一块出去玩而已！”

“在早上不知道几点的时候？现在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现在还不到六点，台北市没有什么好玩又正经的店开始营业！你到底和谁约了？”

“我说的是实话啊！”她不满的大叫。“你说过会放开我的，你知不知道手会很痛啊？你当然不知道，痛的人是我耶！”

伟凡略为愧疚的放松些力气，但他还是紧握住她的手不放。“我怀疑你没有说实话，除非你告诉我，你们打算去哪里玩？又和谁？”

她噘起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根据最有力的情报来源，我记得有个女孩刚才还说她和某人有约了，而现在却说不知道，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信不信由你。”她停顿会儿。“昨晚我打电话给安仪，那时候我心情很差，所以她特地为我在今天早上约了一大票

朋友聚会，说要给我看什么很好玩的东西。”她不情不愿的说道。

“你就这样答应她了？”伟凡无法置信的说道。“而你甚至还不清楚是什么好玩的东西？你不怕她害了你？”

“她是我朋友，她当然不会害我。”她理所当然道。

他失笑。“你就这么信她？”而后，他的眼神冷硬起来。“要是今天早上我没来，你岂不是又要被她带坏了吗？你们约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她怀疑的看着他。

“没什么，我只是很好奇，在这么早的时候，她会带着她一大票的朋友约在哪里？”他露出个嘲弄的笑容。

“她家嘛！你可以放开我了吧！”她一直使劲的想摔掉紧握不放的手。

“当然可以，只等我做完一件事。”他看到子琪端着两个杯子走出来。

“子琪，帮我一个忙，好吗？”

“当然。只要你们赶紧解决你们之间的误会，我可要好好补充睡眠。”她瞄一眼噘着嘴坐在地板上的子菱。

“因为你下午和叶大哥有约了，是不是？”子菱朝她吐吐舌。“我真没想到，你对你的妹妹是这么的无情，还帮着外人欺负我，亏我们还是双胞胞呢！”

“原谅我，小菱。”子琪幽默的朝她笑一笑，放下杯子。“谁叫我们相处这么久，而我认识天杰还不到一年，我当然得把握和他在一块的时候。伟凡，你想要我帮什么忙？”

他盯着气呼呼的子菱，答道：“帮我打个电话给那个自称是小菱子最要好的朋友，就告诉她，任伟凡和小菱子和好了，用不着她费心帮忙！顺便告诉她，以后最好不要在我背后玩什么把戏！”他冷冷道。

“任伟凡！”子菱怒视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

子琪一溜烟的跑进房里打电话，她可不想当着他们的面打这通电话，否则她只有被子菱五马分尸一途。

“你太过份了！”子菱恨恨吐出话来。“我交朋友关你什么事，你无权干涉我，你更不能用这种话来伤害安仪！”

“我很怀疑她会被这种小话给伤到一根汗毛。”他喃喃道，而后他严肃的看着她。“你交朋友，我当然不能干涉，但我这是为你好，我不希望你被别人利用。”

“利用？”她干笑一声。“不是她在利用我，是我在利用她。每回我心情不好，她就来安慰我，陪我度过低潮时期。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你认为你可以替我择友，那么我请问你，我是否也可以对你做相同的事，把那些自认到可以把脱衣舞娘送进你家的‘好朋友’自你的生活剔除？”她平静的说道，但眼里却满是叛逆的神情。

伟凡懒洋洋的笑了。“你在吃醋？”他的口气是快乐的。

她别过头，不看他。“我才没吃醋。”

“没吃醋，那你昨晚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的跑回家？”

“我只是看不过去而已。”她微微脸红的说道。

他带着笑意耸耸肩。他放开她的手，亮出他手腕的表。

“我想我还没谢谢你的生日礼物。”他低声说道。

她学他一样耸肩。“没什么，我只是看你的表坏了，临时起意而已。”她古怪的看他一眼继续说道：“当然我的临时起意也比不过那些脱衣舞娘的策划。”她的声音在他听来充满浓浓醋意。

他一笑置之。“我倒不认为小小的脱衣舞娘比得过你的临时起意。也许你愿意让我感激的回报你？”

“回报我？”她好奇的盯着他。“什么意思？”

“总算我有可以吸引住你的地方了。”他自我解嘲着，然后他朝她眨眨眼。“我请你吃早点？你意下如何？”

“可以考虑。”她不假思索的回答。

“考虑？”他站起来，顺手拉她起来。“如果你不答应，也许我会追你到学校，我记得你今天有课吧！或许你喜欢我当着一大堆你所谓的朋友面前，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你在威胁我？”

“不敢。只是诚心诚意的邀请你而已。”他狡黠道。

“诚心诚意？依我看来，你似乎势在必行。”她不满道。

他耸耸肩。“你来不来？我车子还在外头呢！”他走向门几步。

她看着他，突然说了一句话：“我不值得的。”她下意识的低下头盯着左腿看。

他迅速的站在她面前，抬起她的下额。他严肃而平静地望着她。

“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听见了没？”他靠近她的脸孔，说道。

“你以为不说就没事了吗？但是别人还有眼睛，他们看得到。”她无畏于他的怒气低声说道。

“看到又怎么样？这不是你的错。”

“所以你才有罪恶感？”

他震惊的望着她。“纪子菱！”

她耸耸肩，挣脱他的手，退了几步才说道：“我说的没错，不是吗？我一直很纳闷你为什么一直如此容忍任性的我，一个称不上漂亮、没有气质、没有完美的身材，甚至缺点一大堆的黄毛丫头，但最后我归出一个结论，那是因为你充满罪恶感。”

“你……”

她不耐的打断他。“我说得没错。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我再怎么笨也不会连这么明显的事实都看不出来。都因为我的腿，是不是，要不是因为它，你根本不用被我牵绊这么我年，不过现在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大可拍拍衣袖离开，这全是我自己不小心的，所以你请吧！”

“我没有罪恶感。”他生气的说道。“一点都没有。你是从哪里来的歪思想？又是那个安仪，是不是？我早说过了，她不是个好女孩，你跟她来往只会带坏你……”“你不必藉题发挥，这一点都不关安仪的事，就算你没有罪恶感，那就当我烦了，可以吗？”

“烦了？”他为这句话而愣住了。

“对。是我对你这个任伟凡烦了，可以吗？”她反身走向房间。

“我在你心里就值这两个字？”他吼道。

她停了停脚步，说道：“没错，你在我心里就值这两个字，你满意了吧？任先生。”她走进房间，用力的关上房门。

“该死的！”他咒骂着。

“如果我是你，我会暂时离开。”子琪站在门口静静的说道。“在你和小菱如此愤怒的时刻，难怪会说出一些令对方后悔的话。”

伟凡懊恼的看着她。“你说得没错。我是该让自己冷静冷静，我早该知道碰上这辈子的克星只会让自己生气。”

“但有些人还是毫无怨尤的去碰上，不是吗？”

伟凡不情愿的走向门，他突然停下来。“子琪，你曾和天杰吵过架吗？”

子琪想了想，温柔的笑了。“吵过，但不比你和小菱次数那么频繁，也不似你们那么火爆。事实上通常都是我在闹意气，但不到三分钟就结束了。”

伟凡重重叹口气。“不知道那天我和小菱子才会像你们一样。”

“照你这么说，你是不准备放弃小菱了？”

“放弃？”他笑了笑，“你看我这样像是这么容易放弃的男人吗？再说，这次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战争而已，我怎么可能放弃！”他故意把声音放大。

子菱的房里马上传来重重的撞击声，就像是有人把枕头丢到门板上。

子琪微微一笑。“看来，这‘携战争还有待你努力去创造和平了。”

伟凡只有苦笑的份。

当天，子菱在校园里找到了安仪。

在她眼里，安仪一直算是个相当美丽的女子，尤其她四分之一的外国血统更令她显露出不合年龄的成熟与妩媚，对于子菱来说，这并无不好。事实上，她还相当羡慕安仪的外貌，毕竟娃娃脸的她一辈子都无法像安仪那么的令人惊艳。

她坐在草坪上，幽幽的叹口气。

安仪怪异的看她一眼，把汽水递给她。“该叹气的是我吧？”安仪略为不满的说道：“想想今天早上我特地为谁约了那么一大票朋友来消气的，结果呢？竟然告诉我，一切都没事了，我开始怀疑我这个朋友是专门让人耍着玩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子菱再度叹息。“说一切都没事全是骗人的。现在我跟他之间就像是隔了一层墙似的，想打碎它根本是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安仪卟哧一笑，“听你说的，好像你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你们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我听你姐早上说，那个姓任的跑到你那里去了。”

她耸耸肩。“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只是我骂了他几句而已。”

“骂他？”安仪不可思议道。“你竟然骂他？你不怕他打你吗？”

“他敢打我？不！伟凡不会打人，他只会抓着你不放，强逼你听他的话。”子菱点点头。“没错，我再怎么激怒他，他也不会打我。”

“你对他这么信任？根据我对男人的看法，男人的心思可是很不好揣测喔！”

子菱摇摇头。“我了解伟凡，他再怎么生气，顶多只会对着我大吼大叫一番，然后就没事了。我认识他很久，我从没看见他打人过。”

“知人知面不知心。总而言之，小菱，我劝你如果要和那个姓任的男朋友继续交往的话，最好多提防着点，有些人在婚前是一个样，在婚后又是一个样。”

“我是不会再和他继续来往了。”子菱颓丧的说道。“他只是同情我而已，我讨厌别人的施舍，尤其是他的。”

“小菱，他同情你是应该的，如果不是他，你的腿也不会变成这样。如果他不负责，谁负责？”

“安仪！”子菱无奈的大叫起来。“我不要他负责，我又不是不能走。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去接受他根本不喜欢的人？”

安仪低下头，“我只是要他付出代价而已，毕竟要不是他，你也不会这样子，不是吗？”

“但我依然可以过得很好啊！”子菱蓦地停顿下来，因为她的眼睛直勾勾的瞪着前言。

“怎么啦？”安仪顺着她的眼光望去，而后讶异地微张着嘴。

她看见任伟凡朝她们走来，脸上的表情还充满愉快，一点也不像是小菱说的，刚吵过架的人。

子菱缓缓站起来，惊讶地看着他轻松自若的走到她面前。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低叫道。

“没什么。”伟凡露出藏在身后的一朵玫瑰花，他细心的放在她蓝色短衫的口袋中。“我可是问了很多来往的学生才找到你。说实话，来到这里我感觉年轻不少，你还没吃午餐吧？我有这个荣幸请你吃这顿饭吗？”他好似没看见在一旁的安仪。

“我拒绝。”她不屑一顾的说道。

他扬起眉。“不再考虑？”他还是一副愉快的表情。

“没错。难道你没听过说出去的话就等于泼出去的水吗？”她仰起头看他。

他耸耸肩。“既然你这样说我也没法子了。”他边说边退离她身边，直退到小道上，他的表情一点也不像受到挫折的男人。

子菱怀疑的眯起眼。她不敢相信他这么容易就打退堂鼓。

“你确定不再考虑？”他双眼发亮，愉快的重问一次。

“我纪子菱从不说后悔的话。”她斩钉截铁道。

“那很好。我很高兴知道你有这份优点。”他话一说完，就突然放声大吼。“纪子菱，你明知道那是一场误会的，你明知道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他满意的看着她惊愕的表情，他也知道她并不是为了他的表白而惊吓，而是为了逐渐聚集的人群而吓住了。

他双手捂着心，装出一副心碎的模样，对着她叫道：“我这辈子唯一爱的就只有你，难道你为了这么一点点小误会，你就要抛下我，另寻新欢？我的命运有多不幸，好不容易碰上了命定的对象，但因为你一时的不谅解而要抛下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瓶药瓶。“你答不答应原谅我？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服下这瓶安眠药！”他凝视她吓得说不出话的脸孔，再次逼问：“你答不答应？”

“答应他吧！”人群开始发出同情的嗡嗡声，让子菱怔得说不出话来。

而后她瞪大眼，她绝没料到他会想出这种下三滥的计谋，尤其是在那么多人的谴责眼光之下。老天！她一定出名了！

“快答应他吧！他就快吃安眠药了！”又有人开口。

子菱简直无法置信的瞪着他，竟然有这么多人同情他那种可笑的演技。

“你真的不愿意相信我？”他做势欲吞，造成围观的人群惊呼。

她忍不住开口：“够了！”她不敢相信她会开口，但她更不敢冒险那瓶药是否是假的。

他暗自窃笑。“你答应了？”

“没这回事。你要是想吞药，你到别的地方吞药去。”她嘴硬的说道，无视于旁人不满的咕哝声。

“你真希望我们变成阴阳相隔的恋人？”他做势掏出第一颗药丸。“既然你不答应原谅我，我就在这里一颗一颗的吃，直到我失去意识为止。”他在众人的惊呼之后，又吃下第二颗药丸，就在他准备吃第三颗药丸时，蓦地，药瓶和他手里的药被飞奔过来的子菱夺去。

她气喘吁吁的瞪着他，一只手一直摸着她的左腿。

“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耸耸肩，不让自己的心疼流露出来，“只想要你原谅我而已。”

“好吧！你已经得到我的原谅了，你可以去医院了吧。”

“去医院？”他微微一笑。“小菱子，我才吃两颗药而已，还不到去看医生的地步吧！”

她换了一只脚做重心。“那么你回家准备大睡吧！”

他还是摇摇头。“没那么简单，我们还没吃午饭呢！”他突然抱起她。

“你做什么？”她尖叫起来。

“没什么，只是去喂饱两个胃而已。”

“可是……可是我并没有答应和你去吃饭！”

他眨眨眼，抱着她走向他的车，“你嘴里是没答应，但心里可是百般的愿意。”

“你又不是我肚里的蛔虫，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她胀红脸，不服气的叫道。

“我当然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你怎么会飞也似的夺下我的药瓶。”

“我只是不想看一个人死在我面前。”她一脸不情愿的任他放下，然后坐进车里。

“你的意思是任何一个陌生人，你都会仗义相救？”他跟着跨进车里。

“没错。”

“那么我很高兴我未来的老婆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发动引擎，将车开上马路。

“你想到哪里吃？”

她侧头瞪着他。“我不是你未来的老婆。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更不是。”她加重语气的说道。

他随意看她一眼，又转回前言。“现在你还小，当然不能做贤妻良母，但将来的事你可不能预知。”

她眯眼。“我当然可以预知。我记子菱嫁谁都成，就是不嫁你。”

“我让你这么讨厌吗？”

“对！”她言不由衷的说道：“在我未来的生命里，不可能有你的存在。”她低声说道。

“这么笃定？你就不怕伤我的心？”他轻声道。

“你根本没有心了！你的心早被罪恶感吞食了。”她咕哝道。

“你说什么？”

“我说，难道你不怕开车开到睡着了吗？”

“我精神好得很呢！”他得意的从口袋里拿出药瓶丢给她。“送给你。”

“送给我？”她瞪大眼。“我没有失眠的习惯。”

“我知道。那是维他命。”

“维——他——命！”她一字一字不可思议的吐出来。

“没错。虽然我任伟凡是以专情著名，但我还没落魄到用安眠药来折磨自己的地步，”她耸耸肩，“你知道的，洗胃可不好受。”

“不！我不知道！”她喃喃道。而后她想起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竟然为了一瓶维他命出丑。

“小菱子。”他偷瞄她一眼。“你不会介意吧？你要知道我如果真吃了整瓶安眠药，最伤心的会是你。”

“我求之不得。”她皱皱眉，说道：“你可不可以离我远一点？你知不知道你三天两头来找我，我的追求者都跑光了。”

“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伟凡咧嘴笑道。“只要你不要三天两头耍性子，我就不会为了道歉去找你了。再说，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可能都无法跟你见面了。”

“为什么？”她蓦地抬头，紧张地问道，但马上补上一句。“我是因为好奇，没有别的意思。”

他扬扬眉。“我宁可想成你怀念我的陪伴。”

“下辈子吧！你不说就算了，我根本一点也不在意。”她吐吐舌。“就算你再请十个、二十个脱衣舞娘，我都不在意。”

“你不在意，我可受苦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要出差，所以啦！你就算想吵架也找不到人了。你想到哪吃？总不能让我开着车满街跑！”

“我说过，我不要跟你……”她停顿下来，注意到他衣装毕挺，一个念头迅速从她脑子冒出来。

她甜甜笑着。“伟凡，你真要我决定？”

“当然，我是来为昨晚的事道歉的，虽然我并没有错。”他大人大量的说道。

“不后悔？”

“你看过我后悔过吗？”他顿了顿，怀疑的看她一眼。“你又想玩什么花样？”

“我没有。”她得意道。“记得校园前面有家摊子吗？”

“好像有，不过那家店要站着吃……”他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她依旧带着甜蜜的笑意凝视着他。

“我想吃臭豆腐，你不介意吧？”

第十五章

“你来这里干什么？”甫上大学的纪子萍用不屑的眼光怒瞪着站在房门口的伟凡。站在他身后的纪儒文露出个头，让她看见他。在短短的几年里，伟凡长得已经比他高上一个头有余了。

“子萍，他来看看小菱，就让他进去吧！”纪儒文抽着烟半缓缓开口道。

“爸！”她不情愿的退开身子，让伟凡进去。

他第一眼就看见躺在床上的娇小身躯。

浓密而微卷的睫毛、苍白的容颜，细长的眉头微微皱着，露出楚楚可怜的神色，这让伟凡心疼……内疚极了！

他轻声而快速的走近床边，轻抚她的脸。

“她还好吧？”

“托你的福，小菱好得很，她好到得躺在床上休养二个礼拜！”子萍冷笑道。

“休养二个礼拜？”他的眼睛略为茫然。

“没错。”子萍走到他身边。“要不是她想跟其他人一样参加体育课，她也不会又旧伤复发。”她冷笑一声。“你说，这该怪谁呢？”

“子萍！”纪儒文斥声制止她。

“我说得没错嘛！爸，要不是因为他，小菱现在也不用躺在这里，她大可像她同年龄的女孩一样蹦蹦跳跳的到处玩，老天！她才不过是国中生的年纪，就已经背负了四年可怜的命运，要是当年他没急得去赴什么鬼约会，小菱根本不会一辈子都跛着她的脚！”子萍含着泪控诉道。

“子萍！这不能全怪伟凡这孩子。”

“为什么不？小菱现在才几岁？以后她还要尝试多少次像这样的情况，只因为她不相信她无法和别的女孩一样。任伟凡，我警告你，你最好把这份责任扛起来，要不然我纪子萍绝不会放过你。”她低声吼道。

“子萍！”纪儒文挥手示意她不要再责怪他。

“我会负责的。”他轻声但坚定的语调阻止了子萍的谩骂。“在小菱发生事情以后，我就说过了，我绝不会反悔。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反悔什么啊？”躺在床上的子菱微微张开眼睛看着他们。“伟哥哥，你来看我啦？”她带着虚弱的微笑说道。

“小菱，你还好吧？”子萍关心问道。

“我很好。”她费力的说道。“伟哥哥，你来看我，有没有带鲜花？”

“鲜花？”

“当然。难道你没看电视影集里，男主角探病都会带好大一束鲜花。”她略略不满的看着他。“我以为你会带来。”

“我……我忘了。明天我再带来，好不好？”他温柔的说道。

她眼睛一亮。“你明天还要来？”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我的小子菱呢？”他顿了顿，更温和的说道：“小菱，以后别再跑跑跳跳了，好不好？”

“我也不愿意啊！”她皱皱鼻子，流露出孩子气。“要不是思琳那帮人激我，我才不会跟她们赌气呢！”

“你不会不听他们的话吗？”子萍实在忍不住开口。“她们说她们的，不理她们不就行了。”

“姐！你没听过士可杀不可辱呀！”她噘起嘴。“我才不要让她们嘲笑我不会走路呢！再说，我又不是真不能走路。”

一时间，伟凡内心充满内疚。他没想到当年他的一念之差害了她一辈子……不！不是没想到，早在当初他就有所预感了，他将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伟哥哥，你在想什么？”她好奇的盯着他看，乌黑的眼眸里有着孩子气的崇拜。

他无法了解在他那样对她之后，她怎能还带着这种眼光看着他，难道她不知道是他害了她吗？难道她还不明白要不是他一时的任性，她也不会终生残废吗？

“姓任的，我妹妹在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子萍在他身后叫道。

子菱皱皱眉，散在枕头四周的短发随着她的摇头而微微晃动。

“姐！你不要这样对伟哥哥说话嘛！”

“我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她双手环臂，高傲的瞪着伟凡的背影说道。

纪儒文摇摇头。“子萍，你就让他们两个人谈谈吧！你下午不是和你朋友约好了吗？”他半劝着不情不愿的子萍一起离开子菱的房里。

等到他们走后，子菱才笑起来，“伟哥哥，你不要介意姐说的话，她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说的话你就当没听见。”她顿了顿，仔细打量他。“你没生气吧？”

“生气？我怎么会生气？”他强打起笑容。“现在看你的情况，似乎好多了。”

“当然好多了。是爸他们小题大做，这点小问题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甚至还可以走给你看，伟哥哥，你要不要看看？”她想起身，立刻被他推回去。

“你不要胡闹。我相信你就是了！小菱？”

“嗯？”

“答应我，别再跟别的女孩赌气了。她们是她们，你是你，没什么好比的。嗯？”他握紧她的小手。

她耸耸肩，一点也没发觉伟凡语气中的担心。她依旧笑嘻嘻的回答他：“这是面子问题，我不跟她赌，她还当我没用呢！”

“难道你不怕再受伤吗？”

“伟哥哥，我一点都不怕。我受伤了你会来看我埃对了，你明天来别忘了带花唷！我要像电视上那样整间房间都是鲜花，好漂亮的。”好夸张地比了一个大手势的说道。

她一点也不在意她的腿是否与别人有所不同。

但伟凡却极度在意。

他甚至忘不了当年那一场恶梦。

是的。那是一场真实的恶梦，就算隔了十年、二十年都会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啃蚀他的心灵，让他永不安宁。

夜复一夜……

永远的一幕重复上演。

“不！”伟凡喘息的张开眼。

冷汗浸湿了他的睡衣。一切仿如昨日历历在目。

他迅速的打开床边的台灯，让阳光流泄在室内之中。因为他无法再忍受一丝丝的黑暗，他已经受够了定切，他不知道这一场罪恶感要到何时才有休止的一天，他唯一肯定的是，他的内疚显然不允许他再继续熟睡下去，它要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直到还清。

还清？真有还清的一刻吗？

所有的感情似乎已成一团乱丝，理也理不清了……无论是对他，还是她。

他想起当年他拚着命死拉着子菱出来送到医院后，纪叔的震惊与哀伤，子萍怒气腾腾的想杀人，还有他爸百般的赔不是。他忘不了他父亲抓着他的衣领亲自到纪家谢罪，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他父亲就向纪叔百般允诺他会照顾她一辈子之类的话语。他不敢反抗也不能反抗，因为事情是他引发的，如果他不是原凶，那还会有谁呢？他在他十七岁的年纪就平白无故多了个小新娘，她甚至还不是他所爱的莉儿。他不自觉的冷笑一声，他和莉儿之间真的是爱吗？充其量那只能算是少不更事的迷恋吧！否则他不会连她长什么样，他都不记得了。他唯一记得的是，那时候他几乎一放学就往纪家跑，陪着他的小子菱，直到不知不觉中，他把子菱是他的视为理所当然，直到不知不觉中，他微妙的情愫逐渐滋长，罪恶感已不再是他去看子菱的藉口，但也在这些不知不觉中，他的子菱离他愈来愈远，他必须费尽所有的心思才能免费抓住她。

就像今天。

想起今天，伟凡的脸上就露出不该是苦笑还是好笑，子菱为了整他，竟然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他顶着大太阳站在街口接受路人奇异的眼光，一盘接着一盘的吃着臭豆腐。但他不在乎，一点也都不在乎，只要能让子菱留在他身边，这一占小挫折算得了什么呢？

他微微叹口气，为了罪恶感也好，为了另一种理由也好，他这辈子恐怕是跟这个古灵精怪的小菱子耗上了。

也许他应该请教请教凯平，毕竟他能让纪家第一号难缠人物纪子萍爱上他，他必然有不同凡响的计谋，也许他愿意指导他，好让纪家第二号难缠人物纪子菱相离，他不是因为可笑的罪恶感而愿意娶她的。可惜他不能马上付诸实行，不过等到他出差回来后，他的小菱子想再走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子萍一进门，就看见她的妹妹正坐在电话前发愣。

“小菱，怎么了？在等什么重要电话吗？”她取笑的走到子菱身前。“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

子菱看看她，再望向电话。“我在等伟凡的电话。我才不像某人得让追求者搬进家里，才发现自己的感情。”她淡淡嘲弄道。

“子菱！”子萍放下皮包，坐在她身边。“既然你没有我迟钝，那么你就应该清楚伟凡心系何人才对。”

“他心系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她顺口接道。“要不然他不会二天没电话来了。”

“也许他很忙？”

“为女人而忙。”子菱的声音里首次出现不稳定的情绪。“他答应我每天一通电话，现在都第五天了，却只来了三通电话而已，”她耸耸肩，恢复平静的声音。“也许他太忙，忙得忘了我。”

“小菱！伟凡的电话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不。”她快速的否决掉，引起子萍怀疑的目光，她马上补上一句，“我真的不在乎，我只是认为既然他承诺了，他就应该履行他的诺言，而不是让我坐在这里提心吊胆罢了。”

“提心吊胆？”子萍微微一笑。“你很关心他？”

子菱瞪她一眼，“姐！你不用想费尽心思吊我话了。我爱伟凡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但他不爱我的事实你们也清楚，你还想问什么嘛！”

子萍略略张大惊讶的眼睛，她的嘴角露出笑意。“你说的好像是真的似的。”

“我当然是说真的。我真的爱伟凡，可惜……”“可惜什么？一个郎才，一个美女，还有什么可惜？”子萍顿了会，正好堵住她张口欲言的嘴，“小菱，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拿你的腿来谈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妹妹，听见了没？我已经听你说了十多年，我可没兴趣要继续听下去。”

“但这是事实啊！”子菱懊恼道。“姐，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避而不谈，就可以消失的。我的腿跛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事实，光是这点我就配不上伟凡了，再加上我脾气火爆、没有女孩子应该有的气质，没有子琪姐的漂亮，我有好多的缺点，我根本配不上伟凡。”她苦着脸说道。

“你的意思是，你只配替伟凡提鞋？”子萍好笑的说道。

“姐！”子菱怒瞪她。“我不是在说笑，我很正经的。”

“我当然也是正经的。”子萍耸耸肩。“这世间的事没有一件说得准的。再说，没有一个人在这世间是完美的，包括你的伟凡，他也有诸多缺点，但重要的是你不曾嫌弃过他的缺点，而他也不曾嫌弃过你，不是吗？”

“那是因为罪恶感。”子菱怨恨的盯着她的左腿。“我们彼此心知肚明，要不是当年伟凡的不小心，他根本看不上我的。凭我这种黄毛丫头，他连瞄都不愿瞄我一眼。”她突然低声说道：“但我宁愿我是那个黄毛丫头，我宁愿凭自己的努力让伟凡爱上我，但我绝不愿意他是因为罪恶感而不得不爱我，那样的感情我无法接受。”

“小菱……”子萍思索着要如何安慰她，却不知从何启口。

“姐！你知道吗？”子菱突然冲口而出。“那一年，我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但却因为我而使一对相爱的恋人分手，我不想做第三者，尤其是在伟凡不甘愿的情况之下。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她的眼眶倏的红了起来。“你绝对无法想像我对伟凡的歉意有多深，他原本会有一个他深爱的女子留在他身边。而不是由一个跛脚的女孩成为他一辈子的包袱，这对他对我，都不公平，你了解吗？”

“我了解。”子萍喃喃自语，但她仍不放弃的游说道：“小菱，以前伟凡的确是有一个女朋友，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才是伟凡现在所钟爱的人。如果你真不要伟凡同情你，你就不应该再这么自卑下去了，你应该让伟凡真正的爱上你，不因罪恶感，不因愧疚。”

“真正爱上我？”子菱惊讶的重复。她以前从没想过这点，让伟凡真正的爱上她，而不是因为他过去的过失而不得不爱她……子萍看到她一脸醒悟的模样，就忍不住笑了。以往她苦口婆心的劝导全没这次有用，要不是凯平教她这招，她还不太清楚女人的心有多么复杂。尤其当她知道凯平就是用这招对付她时，她才明白当初的她完全是在作茧自缚。

她趁胜追击，“小菱，今年你的毕业舞会还没邀伴吧？”

“毕业舞会？”子菱尚来不及转过心思。“不！我不打算参加。”

“那怎么行！”子萍隐藏得意的说道：“子琪准备让天杰当她的舞伴，你呢？找伟凡吗？如果你不好意思，那就交给我好了。”

“不！”子菱一脸惊慌的看着她，“你不准找他，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参加。”

“小菱，这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舞会，你想放弃它？不！我不接受这个答案。等伟凡回来后，由我来告诉他，他一定会答应。”子萍得意扬扬的说着。

“不！”子菱猛的站起来。“姐！你忘了我的腿吗？我才不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伟凡还有我自己出丑。”

"小菱。“子萍跟着站起来。“你只是微跛，你还是可以走，可以跳，只是没法子比其他人快而已，你不要让自己给自卑感压得死死的，伟凡不喜欢你这样……”“我管他喜不喜欢，我自己高兴就好了！”子菱气恼道。“姐！我警告你，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学校有毕业舞会，要不然我一定……”她话未说完，电话铃声就突然响起来。

子菱立刻流露出微微的兴奋表情拿起话筒。

“喂！纪公馆。”她尽量不显露出高兴的口吻，但当她一听见对方是女声后，她的喜悦之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落到谷底的心情。

“请问纪子菱小姐在不在？我这里是XX医院，有事情找她。”女声公式化的问道。

她略略惊讶的答道：“我就是。”突然间，子菱有种不祥的感觉。

“纪小姐，任伟凡先生昨晚被送进医院，我们在他的电话簿找到你的名字被画起来。”

好半晌，子菱宛如五雷轰顶似的，只能傻傻的、呆呆的站在那里，紧握着话筒不放。她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思考些什么。

“小菱，怎么啦？谁打来的电话？”子萍担心的问道。

子菱张口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好才带着紧张的声音问道：“伟凡……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好吧……”她哽咽的声音让子萍大惊。

“他出车祸了，纪小姐，他现在还昏迷不醒。”女声一说完，话筒就由子菱的手里滑落下去，子萍见状立刻捡起话筒。

“喂！”子萍惊讶但依旧镇定的听着电话。“是的……好……好，谢谢……”她挂掉电话，抬头看着茫然而苍白的子菱。

“小菱！”

子菱缓缓转向她，眼里蓄满泪水，“姐，我还没告诉他，我还没告诉他。”她颤抖的低语，全身冷的似接洽。

“小菱！振作点！”子萍拿起电话。“伟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帮助，我现在先打电话通知子琪，还有凯平他们，然后我们就立刻赶过去。”

子菱愣了会儿，擦擦眼泪。“姐，你顺便叫叶大哥到伟凡家里收拾一些衣服，我想伟凡会用得到的。”

子萍说得没错，她必须坚强，伟凡现在最需要她的坚强，子菱痛苦的想道。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如何紧张？出车祸的是伟凡呀！

子萍点点头。

随后，当子菱到达医院时，看见冰冷的墙，穿梭不停的护士时，她的坚强突然消失了，她一直拒绝想万一伟凡……她该怎么办？她甚至还没告诉他，她真正的心意。而这全是因为她该死的罪恶感理论，该死的任性害了他们两个。

她看见凯平走向她们。

“凯平，情形如何？”子萍迎向他，担心的问道。

凯平握着她的肩，转头看向子菱。“小菱，你别担心，伟凡已经没危险了。”他的口气仍是忧心忡忡。

子萍松口气，微笑的朝子菱说道：“小菱，没事了，你可以放心了。”

子菱看看子萍，再盯着凯平看。“杜大哥，你话还没完。”她强挤出声音问道。

凯平沉默的看她一眼，才说道：“事实上，我也才刚到，对整个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医生说，目前伟凡昏迷不醒。”他示意她们走向前面的病房，而后他打开门。“只要他醒了，一切就没事了！”他缓缓退开身体，让子菱清楚地看见躺在床上的人。

一声惊呼迸出子菱的唇间。

她简直无法相信躺在病床上的男人是伟凡。

那个向来她所深爱的健壮男人如今毫无生气的躺在病床上，细小的针管插着他的左臂，为他输进点滴，苍白的纱布层层包住他的额头，还有右腿……他的右腿裹着石膏，高吊在空中……总之，在子

菱的看见的范围内，除了他的脸奇迹似的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外，其它或多或少都殃及到一些……她忍着泪，走到他身边。两天以前，他还在电话里逗着她说，骗她说有个礼物要送给她，但现在他却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为什么她以前从不曾告诉他她爱他甚于她的生命，为什么她以前老是爱跟他吵嘴，要是他真有个万一，他要她如何活下去?

“小菱？”子萍担心的从背后扶住子菱的双肩。“别哭了！伟凡会没事的。”

“杜大哥，这是怎么发生的？”她轻颤道，眼睛仍望着躺在病床睥伟凡。

“送他来医院的司机说是一辆大卡车撞上伟凡的车，当时在夜里，对方又喝了点酒，所以……”凯平安慰她。“伟凡算是已经很幸运了，卡车是从他左边撞过去，伟凡及时退开了些距离，才没有伤得更严重。”

子菱跪在病床边看着苍白的伟凡。“他会醒的，是不是？”

“当然。”子萍暗哑地回答。“小菱，我们先出去，好吗？”

她摇摇头。“我想陪伟凡。”

“可是……”子萍想说，她怕子菱更难过，但凯平朝她摇摇头，他微微叹口气，拉着子萍出去了。

突然间，子菱的泪水如崩溃的河堤，滑下她的脸颊。

她从没想到伟凡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昨晚当她还在呕气电话没来时，伟凡却在急诊室里与死神挣扎。如果他出差的前一天，她没跟他赌气……她的小手轻轻的放在伟凡没受伤的右掌之中，她感受到其中的微热，忍不住又泪如雨下。

她的任性为她带来后悔，为伟凡带来烦心，如果重新再来一次，她愿意改变自己。

“我爱你，伟凡。”她在他身边耳语。“不是少女的迷恋，也不是盲目的崇拜。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无论你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都不会改变。”

说着说着，她的眼眶又红了起来。

只要上帝肯让伟凡再度有生气起来，她不再在乎伟凡爱上谁，只要他能再恢复以往的伟凡，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一层又一层的浓雾挡在伟凡面前。

他想拨开它，双手却无力的垂下。为什么他会如此虚弱，他病了吗？不！他怎能病了呢？他的小菱子还在等着他呢？他模糊的记得他允诺她要给她一份礼物，他把一个礼拜的选种浓缩成五天，为的就是赶回去见她，因为不敢保证短短的一个星期，他古灵精怪挑战菱子又会出现什么怪思想，他不想费了苦心之后，又让她从他指尖溜走，他更不信任她自以为的好朋友安仪又会玩什么花样带坏小菱子，他必须待在她身边，才能全然的放心；但他现在似乎全身虚弱得使不出力气来，是谁？是谁拿着槌子在他耳边敲着，难道他不知道他现在极度难受吗？小菱呢？他为了她连夜赶回台北看她，在路上他一直想着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在他陷入深思之际，突然看见一辆大卡车直冲着他而来……老天！他来不及改变车道，他会死！不，不，不，他还不想死，他还有那么多的事没做，他还有小菱子没见到，他尽全力的猛打方向盘，他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接近过死亡，他脑子里突然浮现从他出生有记忆开始，幼年、少年、现在仿佛一部电影快速的在他眼前旋转、旋转……最后在他的眼里只剩下小菱子……小菱子……卡车撞上他的车，他突然感到一股剧烈的疼痛，意识逐渐飘离他……“小菱子！”他猛地尖叫起来，他张开眼睛看见子菱在他身边呜的一声哭了出来，还有子萍和子琪相拥在一块。

“这是怎么回事？”他困难的蠕动着唇，发现自己的声带变调。“这是那里？我出了什么事？”

一直跪在他身旁的子菱拭了拭泪水，回答他：“这里是医院，伟凡，你感觉还好吗？需要我去找医生吗？”

“医院？”他闭上眼睛休息一会，然后再张开。“我出事了？”

她点点头，梨花带雨的脸上有着感激的笑容。“你出事了。整整昏迷了二天二夜。”

“二天二夜？”他低啁的重复。

子萍向前一步，让他方便看清她。“没错。整整二天二夜，你应该感激小菱，这二天一直是她不眠不休的看护你。”

“姐！”

“小菱子？”他缓缓看着她。“你一直照顾着我？”他窝心的问道。

她耸耸肩，擦掉眼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以往你也曾在我身边照顾着我，不是吗？”

“但这对我意义重大。”他勉强的说完，就闭上眼再度沉沉睡去。

他最后地意识就是他听见子菱急忙叫唤医生来，他的嘴角不自觉的扬起一个微笑。他的小菱子还是关心他的。也许在关心的表面之下还带着他一直耐性等待着的爱意，只要她肯抛弃那个天杀的自卑感还有她的自以为是。

也许……只是也许，他这次所受的伤能带给他好运，毕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再度醒来时，他环视整间病房整整有一分钟之久，才不满的转向带着满脸笑意的两个男人。或许他该继续睡下去，直到他的等待成真。

“怎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吗？”凯平坐在椅子上舒服的问道。

他皱皱眉，开口道：“小菱子呢？”

“回家了。”脸上有一道足以吓走护士的丑陋疤痕的叶天杰答道。

“回答了？你只想用这句话打发我？”他的幽默感突生。

“没错。”凯平说道：“我们还是劝了很久才让她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去。难道你愿意让她待到你醒来为止？距离上次醒来，已经有一天的时间。你舍得吗？”

“当然不。”他的眼睛看见吊在空中的右腿，还有点滴。他的脸色凝重起来。“我伤得如何？会不会一辈子都……”“你放心吧！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只要你按时间复健，没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活蹦乱跳了。”凯平悠闲的说道。“不过……”伟凡皱眉。“不过什么？你直说行不行？我真不懂子萍竟然会爱上你这个专吊胃口的毛头小子。”

“毛头小子？”凯平狠狠的瞪着他。“你叫我毛头小子？”他的眼神像是要吃了伟凡似的。

伟凡想耸肩，却发现自己的肩胛发痛，他只好放弃。他无畏于凯平的怒火，慢条斯理的回答他，“我和子萍同年，而你小她几岁，你对我而言不是毛头小子是什么？”

“我只小加菲二年零七个月而已。姓任的，如果你要我替你在你的小菱子面前说好话，你最好对我好一点，否则你想追到子菱，根本是在做梦。”

“你在威胁我。”伟凡挣扎的想爬起来，但立刻被天杰推回去。

天杰看着他们。“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互揭疮疤吗？伟凡，你还是病人，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动怒，以免加重病情。”

“我不以为我生气会加重病情，小菱子什么时候会来？”

“大概下午吧！这两天也够她累的了。”

“是啊！”凯平答道。“她为了等你醒来，可是连合上眼睛都没有过，伟凡，看来你的车祸让你得到了一些平常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

“什么意思？”他明知故问。

“看子菱对你这么关心，显然她比她嘴上承认的更爱你，你应该很清楚才是。这十年来我也注意到你们之间分分合合好几次，你应该把握这次机会。”

“我知道。”

“所以？”

“没什么好所以的。”伟凡不耐的答道。“我可不打算跟两个大男人讨论我的爱情生活。”他躺回床上，打算好好休息。

“你这什么意思？这已经不再是你的问题了。”凯平大声的抱怨，似乎不把他当病人看待。“你知不知道，最近我好不容易让加菲跟我来几次罗蔓蒂克的约会，结果整个约会下来，她一直忧心的谈论你们的问题，我几乎都要认为我不是她的男朋友，而是她忠实的听众，虽然我也很同情你，但我还是要发出最后通牒，我警告你最好对子菱认真点，要不然……”他故意停顿下来冷眼看着他，把未完的话当做威胁。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完全不是我的问题。有时候她的自卑感大过她对我的爱，你要我怎么办？她不像子萍坚强，她也不像子琪有一颗乐观的心，她是个外刚内柔的女孩，只要稍有不对，她很快的就会敏感起来，她太脆弱了，而这全是拜我所赐，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她会是纪家最无忧无虑的女孩子。是我害了她一辈子，没有我，她不会遭人白眼，不会遭人嘲笑，她会是大家的宠儿，都是我害了她。”伟凡痛苦的说道。

“这么说，你只是因为充满罪恶感才爱她的？”天杰意味深长的说道。

“我是充满罪恶感。这可能是我这辈子都无法洗刷的罪恶感。”伟凡低声说道。

凯平与天杰对望一眼，凯平的脸上有着警觉。“你为赔罪而爱子菱？”

伟凡愣了会儿，注意到凯平不寻常的口气，他答道：“是小菱子叫你问我的？”他不待凯平回答，就自己先摇头了。“不！不是她叫你问的，我已经跟她说得唇干舌燥，她都不曾相信过我一次。她不是这种人，有什么事她会亲口来问我，而不是叫你们这两个大男人来拷问我，尤其是在我出车祸的情况之下，她根本连想这种事的时间都没有。”

天杰微微一笑，“看来，你颇了解她的。”

“你说得没错。”凯平苦笑的说道：“是子萍她们找我们来跟欠谈谈的，毕竟她们和子菱是姐妹，你不见得会吐露实话。”

伟凡叹息。“难道我表露的还不够明显吗？”

“显然不够。”凯平正经说道：“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干耗了十多年了。加菲跟我说，你以当年曾经有个女朋友？”

伟凡耸耸肩。“我忘了。”

“你忘了？”

“没错。十多年前的事情，我怎么记得？”伟凡闭上眼。

“显然那女孩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及子菱。”天杰替他回答。“既然如此，我想我们都了解你对子菱的感觉了。”

“但她不了解。”伟凡皱皱眉，呢喃道：“我从来都不曾了解女人的心理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明明一件再明白也不过的事实摆在她眼前，她却什么也看不见。凯平，我很高兴你已经脱离苦海了。”

凯平看一眼伟凡裹着石膏的右腿。“需不需我签上大名呢？”

“不必。”伟凡有些生气道。

“那么也不需要提醒你一件我刚想起的事？”

伟凡挑起眉盯着他看。

凯平耸耸肩。“你大概还不知道，子菱今天毕业了。”

“我当然知道。”他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他的小菱子长大了，他怎会不知道？

“你也清楚她们学校有个毕业舞会？”

伟凡困惑的看着他。“我不懂你的意思。”

“让我简单的说，毕业舞会是需要舞伴的，而子萍说小菱子不打算让你当她的舞伴。”他隐藏部分事实。

“什么？”伟凡怒吼起来。“她不要我做她的舞伴，她想找谁？别的男人？我不准！她在哪里？叫她来！我要告诉她，除了我之外，她的小脑袋瓜子里休想有第二个人选！”他大声叫道。

凯平努力掩饰他嘴角的笑意。“你大概忘了你的腿可能要三个月才能复原，在这段期间你是不太可能去跳舞的。”

伟凡转而瞪着他的腿。“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总之，我不准小菱子找别的男人当她的舞伴。”

凯平耸耸肩，站起来。“你可没有权利选择。小菱不是你的什么人，她有权邀她的‘第二人询做她的舞伴，你不能也不该阻止她。我该走了！跟你谈了这么久，你该休息休息，下午小菱来的时候，她可不希望见到她日思夜想的伟凡又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说完，他就和天杰离去了。

留下伟凡一个人。

他根本没有心思休息了，现在的他满腔怒火，虽然他还很虚弱，但因为凯平的一句话，他再也无法安安心心的休息养病了。这次小菱子做得实在太过份了，以往她再任性他都能够忍受，唯独这次他无法接受她古怪的思想。这次她似乎是想一劳永逸的把他甩掉，难道又是那个安仪搞的鬼？总之，他是她的男朋友，她在还没有过问他的情形之下，无权找其他的男人做她的舞伴。突然间，他看到自己的腿，但他能阻止她吗？他的腿现在连走都有问题，更何况是跳舞？

他要想办法，他绝对不允许她最后的毕业舞会是由另一个男人来代替他。

“来！嘴巴张大，张大一点。”子菱细心的把一匙的稀饭送进伟凡的嘴里。

“够了！我吃饱了。”伟凡边嚼边说道。

“真的够了吗？你现在应该多补充营养才对。”子菱皱起眉头。

“然后等我变胖了？谢了。”他微微一笑。“这向天，谢谢你一直来照顾我。你学校的功课还好吧？”他旁敲侧击道，眼睛一直不放过她脸上的任何表情。

事实上，除了头一、两天他有些虚弱外，其他时间他的精神一如往昔，就像今天一样，他的双手只是一点小伤，早就恢复了，但他并没有告诉子菱。因为他享受这种礼遇。

她耸耸肩，收拾起碗筷。“都快毕业了，也没什么重要的课了。你晚上想吃什么？”

“随便，只要你能来。”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望着她。“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什么意思？”她倒了杯水喂他喝。

他喝了几口后，才笑道：“难道你没发觉这是我们这几年和平相处最久的一次吗？”

“是吗？我倒不觉得。医生说，明天你就可以出院了。”她顿了顿，放下杯子。“伟凡，任伯父、任伯母环游世界去了，你一个人在家也不方便，所以我跟爸商量过了，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们家，你说好不好？”

“求之不得，只是怕还要麻烦你。”他别有用意的看着她。

“不会。反正除了上课外，我也没什么事好做。”

“你只有这个藉口？”他小心的说道。

她看他一眼，答道：“不！这不是藉口。”

“那么是事实罗，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吧！你关心我才会为我处处着想，不辞辛苦的天天送饭过来。”

“我当然关心你。”她避开重点，“毕竟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也有一些感情。”她撩起溜到前头的短发。

“如果仅是关心我不会在我身边守候二天二夜，小菱子，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也说过很多次了，我爱你，你呢？”他犀利的看着她。“你爱我吗？”

“我不爱你。”她以令人怀疑的快速回答他。“我把你当哥哥看。”

“当哥哥？”他轻笑。“你骗我。小菱子？”

“嗯？”

“如果我这双腿不能走了，你会嫌弃我吗？”

她怀疑的看着他。“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有缺点，你还会爱我吗？”

她的脸流露出惊讶，而后是震惊。“医生说你的腿会没事的。”她结结巴巴的说道：“他骗我吗？伟凡，你的腿……”他不耐烦的挥手。“我没事。我只是假设。”

她松口气，然后瞪着他。“你敢吓我？”

他温柔的笑了。“不吓你，我怎么知道你的真意呢？”

她抿着嘴，生气的说道：“现在你看出来了？”她的语气中除了怒气似乎还有些别的。

他缓缓的点头，眼睛充满柔情。“是的。我早就看出来函，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而现在正如我所想像的。”

她愣了会，“你看出什么了？”她紧张的问道。

虽然她对伟凡的爱已是众所皆知的事，但对于伟凡她从未说过，他……看出来了吗?

伟凡微微一笑。“保密。”他躺回病床上。

“伟凡！”她低叫道。

“现在突然想休息了。小菱子！你会一直陪我吗？”他闭上眼睛。

“当然。”她不情愿的说道，心里却极欲知道他到底看出什么。

伟凡嘴角不自觉的笑了。“那么，午安。希望我起来的时候，还看得到你，我的小菱子。”

“我不是你的小菱子，我是纪子菱。”她逞强的说道，但伟凡根本没回答她，还发出轻微的鼾声。

子菱懊恼地瞪着他，既不愿意吵醒他却又满怀好奇。

要不是伟凡是病人，她早就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但现在的她只能乖乖等待。

隔天，伟凡在纪家大小前呼后拥之下迁入纪家。

他一手拿着拐杖，一手紧紧靠着子菱，一拐一拐的走进大厅。

“伟凡！你还好吧？”子菱扶着汗流浃背的他坐下。“你应该在医院多住几天的。”

“在家里比在医院好。”伟凡忍着痛把腿抬到桌面前。“起码伙食方面就好太多了。”

“还有人陪你解闷。”纪子琪变烊，同时朝她父亲笑了笑。“爸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的，你来了正好可以和爸作伴，是不是？爸。”

纪儒文微笑的拿起他的烟斗。“我在家一个人是挺寂寞的，但伟凡可能不太喜欢我当他的谈话对象。”他别有所指的看向子菱。

“爸！”子菱胀红脸。“你在说什么？”

伟凡面露微笑的看着她。“我是满可惜没有小菱子的陪伴，但我也不介意和纪叔聊聊天。小菱子？”

“嗯？”

“你有空的时候去我那里拿几本书过来，好吗？我想趁这时候多看一些没时间看的书。”

子菱点点头。“没问题。明天下课后，我就直接去你那里。”

纪儒文突然有所感触的长叹口气。“其实要是当初你父亲没突然决定搬家，到现在我们还是好邻居呢！”

他话一说完，子菱就注意到伟凡的脸色暗了些。

她的心凉了半截。看来伟凡仍为罪恶感而苦，当年任伯父因为无颜再面对爸还有她，因而举家迁移到十条街之外，也就是自那时开始，伟凡每回放学后就骑摩托车来看她，无暇顾及他的女朋友，他们才告分手。伟凡一定是想到这些，他才突然变了脸色，蛤他是因为她而面露罪恶感？还是对当年了喜欢的女朋友感到愧疚？想到这里，她的心情蓦地颓丧起来。

“谈那些往事多无聊。”子琪看见她的表情，赶紧开口：“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喂饱我们家唯一的大食客。伟凡，今天你是客，晚餐想吃些什么？”

“我想吃的可就多了。”伟凡咧嘴笑道。“你要掌厨？”

“显然是。子萍姐今晚不在，自然就轮到我了。也许你愿意让小菱子上场/”她扬扬眉，等待着他的反应。

伟凡立刻摇摇头。“我相信你的托一如你的外貌，但小菱子我可就不敢担保了。”

子菱皱皱脸，她看向他。“你是什么意思？在贬我吗？”

他面露嘲笑之意。“我没有，我只是在陈述一项事实。”他的表情高傲。

她瞪着他，赌气说道：“你别忘了，接下来的三个月你得靠我们纪家，要是你敢说什么让我不顺心的话，你就收拾行李滚出去吧！”

说完，她就生气的走出房里。

留下困惑的伟凡，还有子琪和纪儒文。

第十六章

“你是说，你的伟凡出车祸了？”安仪趁着打下课铃时，抓住子菱问道。

她艳丽的表情上有一丝好奇。

子菱点点头，摔动手上响个不停的钥匙圈。“没错，医生说，起码有三个月的时间，伟凡都必须靠着拐杖走路。”她和安仪一路走向校门。

安仪挑起眉。“你的意思是，再过二个月半的毕业舞会，他是无法做你的舞伴了？”她的声音里有丝窃喜，这令子菱皱起眉头。

“我根本不打算参加毕业舞会，所以伟凡也不用做我的舞伴。”

“这怎么行？”安仪站在她前头，挡住她的路。“子菱，反正你的伟凡现在路也不能走了，谁知道他以后还能不能跟以前一样，不如我为你介绍另一个男人吧？”

子菱生怕的瞪着她。

“你怎么能这样说？伟凡只是暂时受伤，又不是瘫痪，他以后当然能行动正常。就算他不能走了，在这种时候我怎能弃他而去？”她愈说愈气恼，她干脆避开安仪，继续往前走。

她没想到她最要好的朋友竟然对她说这种话，但她更没想到安仪脸上的表情会突然让她如此厌恶。

安仪急忙追上去。“子菱，我道歉嘛！我也是为你着想，你可别忘了你自己也说过，他只是为了罪恶感才追你的，难道你愿意跟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过一辈子吗？那根本是不幸福的。”

“我又没说一定要跟伟凡过一辈子。”虽然她明知伟凡不爱她，但藉由别人的口中听到，她仍是有些不开心。

“所以啦！”安仪继续说道：“趁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认识几个不同的男孩子。我倒认识几个，由我来替你们介绍，说不定你会遇到比他更好的男人，到时候你也就不用跟他死缠烂打了，是不是？”

子菱停下来，她不可置信的看着安仪。“安仪，你今天是怎么了？以前你不都老鼓吹我不要放过伟凡吗？我记得你还告诉我，一定

要逼伟凡负责任，怎么今天完全变了个样？”

安仪耸耸肩。“我是为你好！谁知道三个月后，他的腿会不会瘸了？你总得趁早为自己的未来打算，要不然等三个月后，他真的瘸了，想缠上你，那时候想脱身就难了。”

一股怒气在子菱心中爆发。“也许你忘了，我也是个瘸子。就算伟凡到时候真不能走了，我会很乐意让他缠，就算缠一辈子我都毫无怨言。安仪，我从没想到欠是这种人，难道一个人就一定要这么自私吗？就算我一辈子都得不到伟凡的爱，我也不会为了别人的闲话随便找一个男人嫁了。再说，我们都是知识份子，我从来不知道你的思想这么腐败。”她还想继续说下去，但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干脆推开安仪，跑出校门。

“子菱！”

安仪后悔的呼唤子菱。

子菱使劲地跑着。随后当她到了伟凡的家门前，她仍然十分生气，她没想过安仪的思想会和她相差个十万八千里，但以往她们俩不是都很谈得来吗？

她拿出钥匙，还有伟凡给她的书单。

一看见伟凡上头潦草的字体就令她感到一阵温暖。她打开门走进去。先前她告诉安仪的话虽然是气头上的话，但句句都是她真诚的肺腑之言，她这辈子或许真的跟伟凡无缘，但她还是不会放弃好单恋的心意，一个人一辈子只要有过一次真爱就够了，何秘再为其他流言给左右呢！总之，伟凡爱她也罢，不爱她也罢，在她认识他之初，命运就已经撒下罗网，让爱神的箭射中她，既是如此，她又有什么怨言呢？

她的心情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先前的怒气已化为轻松的愉快。她走近伟凡的书房，虽然她来过伟凡家里几次，但书房里的书她向来是敬谢不敬的。因为她根本看不懂伟凡那些什么建筑、量力学之类的书。

她开始逐列对照摆在书柜的书籍。也许她应该再继续进修，她忍不住想道，在书柜里的书起码有三分之二完全是她看不懂及不感兴趣的书。既然在外表上配不上伟凡，至少在常识上也要勉强搭上边吧！好歹她也是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从书柜里抱出十来本书准备放在旁边的书桌上，但一不小心全滑下去，散落在地上。

她翻翻白眼，蹲下身去一本本收拾。

一本散开的日记本躺在她前头不远的地板上。

显然是原本放在书桌上一起滑落下来的。

子菱顺手想要捡起，突然看见散开的那一页里写满伟凡的字迹，而“小菱子”在上面出现好几次。

她注意到日期正好是她出事后的几个月。

她知道偷窥别人的日记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她忍不住被吸引住了。

她的一颗心突地加速起来。

她怯怯的瞄向上面刚阳的笔迹，上面写着：……这是第三个月了。

我的良心足足受了三个月的煎熬，我不知道这三个月来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我很清楚的知道躺在病床上的小菱子比我还痛苦，她非但要受肉体上的煎熬，还要面对将来终生带跛的命运。我多希望能代表她躺在那个硬梆梆的病床上，我多希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我还是列，过去那个任伟凡，一天到晚不知内疚为何物，疯狂不知天高在厚的小子。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今天，莉儿来找我，她告诉我，分手吧！她唯一的理由是，这三个月来我天天往纪家跑，在我的内心里堆积的愧疚已经高过于对她的爱了。

我以为我听了之后会晴天霹雳，世界将会暗淡无光，但世界仍然在运转的，天空仍万里无云，而我的心不痛不痒，宛如那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点的事。也许我对莉儿的爱没有我想像中的深，也许我已经麻木没有任何知觉了，就像木乃伊一般。

但我想错了！当我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小菱子后，我的心好像被万针穿插而过似的，痛得我说不出话来。突然间，我有股想哭的欲望，是为了一段已失去的迹情吗？还是为了自己的错误？我不清楚也不想深究，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自己的错误要让一个无辜的女孩来为我承受？上苍有眼吗？有眼吗？……看到这里，子菱的眼眶不禁红了，她知道伟凡对她还有浓厚的罪恶感，但她从不知他的罪恶感严重到这种地步，她原本还怀抱着小小的希望，如今看了伟凡的日记后，全都烟消云散了……她不自觉的翻到下一页，日期已经跳到几个月后，内容不外乎还是关于她腿的事情，医生说的话还有她复健的情形。接下来的几页，是她上国中以前发生的事情。他把她发生的事

情点点滴滴定在上头，他仍然重复着内疚之类的字眼，还说着他为她的腿时常做恶梦。但内疚之类的话语逐渐减少许多。

只到最后一页，她上国中后没几个月，那是伟凡最后写的一篇日记。子菱不想再看下去了，除了内疚还是内疚，难道伟凡除了内疚之外，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她想合上日记本，无意间注意到伟凡这一篇日记里的笔迹凌乱，完全不似前面的工整，她怀疑的皱起眉头，忍不住看下去。他写着：……我的心充满怆惶失措，因为我发现一件令我震惊而不知如何启口的事情。

今天，我为小菱子弹着不成曲调的吉他，这是我苦学多日而来的成果，只因为她想听我弹。

而她穿着柔和的粉红色衬衫，配着孩子气的吊带裤，就坐在我身边，两手托着腮，专注的听着我弹。她一双像是会滴出水的大眼混和着好奇与顽皮，小小的嘴角一勾起来，让人心神荡漾。突然间，我的一颗心仿佛像是跑了百米路似的跳个不停，双眼无法直视她稚气的脸孔，因为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就在那一刹那，我终于发现了为什么我不悲不泣的接受莉儿分手的事实。原来，在照顾她的那一段冗长的日子里，无形之中我的心已有所属，而她却还是个不解情事的小女孩……子菱微微张唇，不可置信的瞪着日记本里白纸黑字。她无法相信她所见到的事实，她更无法相信多年以来伟凡的追求竟是……她忙不迭的看下去。

……

我是个塥愚蠢的大傻蛋。

对莉儿，我已经记不清她是什么样了！我只知道占据我全部生命的小菱子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一个赎罪的对象。我不知道是否该感激上苍，是她让小菱子受伤的，但也是她让我发现真爱。我该如何是好？我的心已经慌乱不知该如何做了！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亲口告诉她我的重大发现呢？我没忘记今天我匆匆抛下她离去时，她困惑的神情。她是这么的小，她能懂吗？懂吗？连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男孩都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有所觉悟，小菱子能了解吗？更重要的是……她能回报我同样的感情吗？她是这么的小，将来她还会经历过许多事情，她会不会遇上她的白马王子？不！我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应该坦白的告诉她，但……她细小的心灵是否以为这只是因愧疚而生的补偿呢？我是如此的困惑，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我多希望我的……接下来的几个字全被涂掉。但子菱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她

的泪已经浸湿日记里的字字语语，她从未想过伟凡隐藏在愧疚之下的感情，她只一私营的顾着自己的感受，自以为是的为伟凡付出的感情做解释。她没料想到伟凡的心意竟是她日夜思盼的祈求，只到这一刻她才真正的相信，伟凡对于她的感情，十多年来的宠爱不是因为她所谓的愧疚之情，而是她所期盼的爱情，而她才是那个真正愚蠢的大傻蛋，浑浑噩噩的渡过这些年，把伟凡对她的情意当粪土一样掷回他的脸，她还那么幼稚的跟他吵架，而这些伟凡全都黯然无语的承受下来。

她是个十足的大白痴，不知道维护她和伟凡的感情，一味的作茧自缚。

她抽着气，哭着。把十多年所有的泪水全都宣泄而出。

直到晚上，她才抱着一大堆书，慢吞吞的回到家里。

她才一进门，就听见伟凡大喊："你去哪里了，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你想让我急死吗？"

"我去拿你要的书，你忘了吗？"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她把书放在伟凡面前的桌上。"你要点点看吗？"

伟凡连看书一眼都不看，他专注的盯着她的眼睛，"你怎么了？"他轻声问道。

她挤出笑容，摇摇头，"我没事啊！"

"你不要瞄我。你的眼睛还是红的，是谁欺负你了？告诉我！"

"然后让你去揍他？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她带着顽皮的笑容看着他放在桌面上的右腿。

"真的有人欺负你？"他的声音高了许多，眼里也迅速充满怒气，完全是一副保护者的姿态。"你告诉我，是谁？"

她柔柔的笑了，还沾着泪珠的睫毛闪了闪。"就好像以前，有人笑我腿跛，你就找上对方家长，要他们亲自道歉才肯罢休。"她柔情似水的看着他。

伟凡突然尴尬起来。"你怎么突然说起以前的事了？"

她依旧带着笑容。"没什么，我只是突然很怀念过去，伟凡，我以前有没有说过我爱你？"

他怔了怔，凝视她。"没有，因为你从不相信……"她愉快的打断他的话。"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他迟疑的点点头。“纪叔出去买晚餐了，你两个姐姐都有约了，”他顿了顿。“小菱子，我……”“那好极了！”她仿似没听见他想说话。“我先去洗澡。在这种时候，我唯一不用担心的就是会有色狼偷窥。”她开玩笑的瞄瞄他的右腿。

“小菱！”

他困惑的望着子菱的房门许久，仍不得其解。

而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他仍是一头雾水。

子菱对待他的态度完全和以前判若两人，就连最亲近她的子琪和子萍都不清楚她突来的转变。她似乎变得多情些，完全不似以往火爆、动不动就吵架的那个子菱了，她甚至还会对他的书有兴趣，在他记忆中他的小菱子对于动脑子的事能不动就尽量不动，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她完全改变了。不但对他嘘寒问暖，还时常抛给他柔情似水的微笑。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他的小菱子不再认为他对她的感情只限于她自以为是的愧疚，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有着小小的不满。

因为两个多月以来，她没跟了谈起有关毕业舞会的事情。

难道她真要找别的男伴？就因为他的脚不方便吗？即使不方便，她也应该通知他一声吧！除非她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但他不会就这么算了，距离子菱的毕业舞会只剩一个祖籍了，她可不希望他的计划会前功尽弃。

“喂！你还在吗？”子萍插着腰站在客厅里，瞪着沉浸在思绪里的伟凡。

他回过神来。“子萍，你不是去赴约了吗？凯平呢？”

子萍耸耸肩。“他临时有采访，我只有回来了！你今天复健做得如何？爸呢？”她舒服的坐在沙发上。

他耸耸肩，“纪叔到街头找朋友下棋去了，至于我的腿大致上还好。”他不痛不痒的说道。

“就这么简单？”她倾身向前，故作神秘的说道：“子琪上午打电话给我。她说下个星期六的毕业舞会她准备邀请天杰做男伴，但你也知道子琪是她们学校公认的校花，有很多男孩还不放弃邀她呢！至于小菱嘛！”她皱皱眉头，瞄向伟凡。

“子萍！”伟凡不耐烦的看着她。“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我很明白打从你认识我以来，你不对我有诸多不满，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但因为你是小菱子的姐姐，我可以容忍你的无礼。”

“你容忍我？”她站起来干笑一声，而后她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是很不满意你，但可不是你容忍我，而是我容忍你。要不是小菱爱你，我早就把你这个伤害小菱的罪魁祸首踢出纪家。要不是你，小菱会拥有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笑容。尤其你目前这种不明不白的表示让小菱难过透了，我不讨厌你，难不成还要喜欢你！”

“你就为了这个而看不惯我？”

“当然。我是纪家的一分子，我当然必须讨厌你。”她火爆的说道。

“可怜的凯平必须忍受你这种偏激的个性。”他喃喃道。

“你说什么？”

他耸耸肩。“没什么。如果我告诉你，我对小菱的感情只有一种，你会相信我吗？”

她怀疑的看他。“你认为你的人格足以担保吗？”

他咧嘴一笑。“我什么都没有，就是人格还堪一提。”

她打量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愿意让小菱带着另一个男人走进结束她学生生涯的毕业舞会？”

“你想我会愿意吗？”

她缓缓一笑，突然了解他的作法。“所以？”

他回她微笑。“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菱……小菱！”安仪气喘吁吁的在校园中追上子菱，“小菱，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她的脸上写满怍悔。

子菱抱着书，继续向前走。“不！”她连看安仪一眼也没看。“我没有。”

“真的吗？那你这几天为什么都不陪我去喝下午茶？”她委屈的说道。

“因为我要照顾伟凡。”她一字字清楚的说。

“照顾他？他还没出院吗？”

“出院了！现在住在我家。”

安仪的脸上有一丝惊讶。“住在你家？小菱，难道你不怕他欺负你？”

“欺负我？”子菱失笑。“你看他像是会欺负我的样子吗？他的腿连走都不能走，就算我把房门大开，他也只能望人兴叹。”她开玩笑的说道。

“那可不一定。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

子菱停下来。“安仪，你不要误会伟凡。他是个正人君子。你可不要乱散播谣言。”

“我没有。”安仪眨动她的睫毛。“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你这实话从哪里听来的？”

安仪看了她许久，才慢吞吞的开口：“如果我说……是从我这里呢？”

子菱的眼神迅速闪过惊讶。“你是什么意思？”

“子菱，我们俩一直是好朋友，没必要为那个姓任的闹意气吧？”她突然说道。

她耸耸肩。“我只是认为他一脚踏两条船太不公平了。”

“一脚踏两条船？”子菱傻愣愣的重复。

“傻子菱，你还不懂我说的话吗？你一定要我说明了你才懂，是不是？”

“安仪！”她警告道。

“好吧！好吧！我就跟你说实话好了。”安仪顿了顿，满脸的愧疚看着她。“其实……其实，那个姓任的曾经……该怎么说呢？就是对我感兴趣啦！”

“感兴趣？伟凡？”

“你不相信？你宁愿相信那个曾经伤害你的男人，而不相信一直是你的好朋友所说的真话？”安仪有些生气的说道。

子菱摇摇头，不知该大笑还是大哭。“不！我没有不相信。”她的眼珠转了转。“伟凡，顺，是什么时候对你感兴趣的？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她的声音里有些困惑。

“小菱！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难道你不震惊吗？你以为他为什么一直讨厌我。就是因为我拒绝了他。”她拉起子

菱的手，朝她笑一笑。“瞧！你是我的朋友，我可没背叛你喔。我们还是好朋友吧？”

子菱迟疑的点点头，还是弄不懂状况。“安仪，伟凡他为什么要找你？而不是别人？”

“小菱！你怎么问这种问题！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不找别人！小菱，别谈这个了。反正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姓任的那个男人不是个专情的人，我另外为你介绍一个吧！”

“什么？”子菱茫然的从思绪中恢复过来，“不！我说过我不要别的男人。”

“你只要伟凡？可是……我刚才的话你都没听见吗？”安仪关键的说道。

子菱点点头，微笑的看着她。“我听见了。”

“可是你并不相信我？”

子菱依旧甜笑着，像个恋爱中的女孩。“我没说我不相信你，但伟凡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不是吗？”

“小菱！你是怎么了？你不怕他将来故态复萌吗？这种男人是很不可靠的。”

“不！或许他过去不可靠。”她冷静的态度突然让安仪感觉到她似乎一夜成长了不少。子菱继续说道：“而且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将来只专情我一个。”说完，她就带着满面春风的笑容先走了。

尾声

二年后，三个纪家女儿同时出嫁。分别是纪子萍、杜凯平；纪子琪、叶天杰；纪子菱、任伟凡。

当天，凯平笑得合不拢嘴；天杰不在乎他的容貌是否会吓坏所有的宾客；伟凡则在看见他等了半辈子的新娘一步步的走向他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至于新娘们个个得了婚姻恐惧症，直到见了各自的新郎后才放下心来。

在同时，身为伟凡的伴郎是当初毕业舞会的主持人林孟臣，他在结婚典礼当天初次见到子菱的伴娘安仪，他凡心初动，开始计划如何追求惊为天人的安仪。

而安仪尚犹不知情地为子菱高兴，她丝毫不觉她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猎物。

而他们的故事正开始。